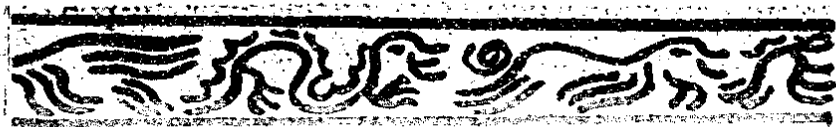


美國 George C, Basil, M. D

錢 士

重慶什譚



文通書局印行

TEST TUBES
and
DRAGON SCALES

•
By

George C. Basil, M.D.

Formerly Superintendent "Syracuse-in-China" Hospital, Chungk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Elizabeth Foreman Lewis



的師醫國美個一

譚 雜 慶 重

譯合聲宏汪 · 士 錢

行 · 印 局 書 通 文

重慶雜譚

譯者序	一
原作者序言	一
第一章 執犁的人	三
第二章 爬上山城	二二
第三章 一朝成名天下皆知	二〇
第四章 把鬼子擋在長城以外	三四
第五章 關山千萬里	四八
第六章 中國之謎	六三
第七章 魯小弟弟	七五

365510

第八章	與軍界人物的交往	八八
第九章	重慶之黑夜與白晝的對比	一〇六
第十章	中國的語言與醫道	一一六
第十一章	中國的法律	一三〇
第十二章	鴉片	一三八
第十三章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一四七
第十四章	成功的失敗	一五七
第十五章	旋渦	一六九
第十六章	鴉片·痢疾與蜈蚣	一八〇
第十七章	乞丐與戲劇	一九一
第十八章	包養兒子	二〇三
第十九章	大漢全席	二一四
第二十章	再會吧重慶	二二三

譯者序

據譯者個人觀察：外人之來中國者，概言之可以分爲三派。第一派人不脫帝國主義者的本來面目，視中國如其殖民地，視中國人全部如其奴役之廉價勞工。這一派人，通常以各國的商人爲代表，他們的氣餒以在五卅以前爲最盛，目前還不脫此種人物的大量存在。世人往往以『死硬派 (Die-hardes)』稱之。第二派人可名之曰『東方迷』，不分青紅皂白，凡是東方的都是好的。他們不希望中國進步，看見了中國之日趨現代化而深深扼腕。日人鶴見祐輔對這派人曾有一番刻劃的描寫：

『他初到北京時，依着生在新的美洲人們照例的癖氣，對於古的事物是懷着熱烈的仰慕的。他首先就尋覓紅漆門的中國房子；於是又以爲房門口應該排列着石頭鑿出的兩條龍；又以爲屋子裏該點燈籠，僕役該戴那清朝的簾笠似的帽子上綴着蓬蓬鬆鬆的紅毛的東西。後來，那一切，都照了他的理想實現了。於是他屈起中國的廚子來；六千年文化生活產物的中國食物，也上了他的食膳了。——並且用了可笑的訛誤的中國語，到各處搜古董。莫名其妙的磁器和書

箱和寶玉，擺滿了他一屋。」

這種人的對中國事物的愛好之情，以本書所描寫的那位重慶女傳教士，遺囑上載明死後採用中國式的大出喪而到達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從表面上看來，中國的文物制度——甚至說整個的文化，大有因了他們的偏愛而有身價十倍之概，可是嚴格說來，中國本身是不須要如此的，中國是須要進步，須要現代化；除了對於一國藝術的偏好尚可有相當合理的解釋外，一味盲目的崇拜，我們只能給他們以『骸骨迷戀』一句考語。

中國所須要的是另一派的人，也就是我們之所謂第三派。而可惜的是，此派人物在數量是少得可憐。這一派人之來中國，不只以中國為他們的市場，不只以中國人為他們廉價的勞動力，而以中國為一個在各方面正求進步正需幫助的國家；中國人則是與世上各國人民相等的世界的友人。本書作者之一的貝西爾先生（George C. Basile）——即是書中的主角貝醫生——雖不是此派中的理想人物，也是距理想不遠的了。他以醫生的資格來到了中國西部的古城重慶，應用他現代的醫學知識，為中國西部人民求醫藥上的現代化——這才是中國所急切需要的。

自從賽珍珠女士著「大地」以來，寫中國的風物的書籍，已經多得難以勝計，

可是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在中國作匆匆一瞥的新聞記者之流，他們的膚淺的報道，我不知道在外國人的心目中發生了何種印象！我相信：本書的作者不是此種人，雖然書中的描寫，仍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

本書的重要點，是在牠的結論；我現在不嫌累贅，再在這裏重述一遍以強調牠，同時作為本序文的結束：

『我的生命，已經被新奇的友情與對另一民族的「心的洞見」所充實。不給將來我的生命之路要引導我到何處去，我總不會忘記重慶。因為牠使我感覺到：人類不分膚色、信仰與國別，將與重慶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一樣的融洽而長久。——』

又，本書譯述完竣以後，譯者適在病中，以致排印後無力校勘，曾蒙大椿兄代為校樣，無任銘感，書此代致謝忱。

譯者

原作者序

本書是敘述一個美國醫師在重慶古城之中的種種經歷，這個城市位於東方深不可測的內地。

依照歷史上的傳說，重慶建立於公元前二二〇〇年，在一個多岩石的半島之上，正當嘉陵江和長江的合流處。它很早就成爲逐鹿者的目標；千百年來，人們爲了要得到這個地方，繼續不停地鬥爭着。經過了四千年的衝突，歲歲的水災，以及焚燬一切的大火，這個四川省繁華的口岸和金融的中心，却依舊頑強地堅守着它那古色古香的生活方式。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後，中國國民政府決定以重慶爲陪都，這個古城方才被逼在它的原始時期和現代生活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道橋梁。

數千年來，中國的幾個傳統的首都，如洛陽，北京，和南京，對於世界上一般的人士，都象戴着神秘的傳奇。可是這個最新的首都，却既沒有什麼美景，也沒有什麼光彩；它簡直是醜陋，醜陋，而且擁擠到無可形容。兩條江水在它的脚下混濁地渦漩不已，大霧遮蔽住它的高岡，使它們一年倒有大半年不見天日。氣候惡劣到不能描寫；可是，儘管有這種種的缺點，重慶却永遠具有一種稀有而神秘的力量，將人們抱在她的懷裏。

本書是貝錫醫師 (Dr. G. C. Bassi) 口述給我的故事，讀者在本書之中，可以看出這個城市所具有的魔力。當他的轎子最後一次從太平門走下山岡，往江邊去的時候，重慶看上去還是和

一千年以前的樣子無異。這幅圖畫在今日是變相了；可是飛機場，廣闊的公路，以及公用的事業，都只能完成浮面的變更。在三和土，彎曲的電線，以及不調和的西方機械的急轉之下，却跳動着同樣的擾人的特性，這個特性，使重慶雖經數千百年，仍舊是中國最富裕，最有力氣，最浪漫的口岸之一。

城市和人類一樣，它們的個性，隱藏在各種微細輕飄的事物之中，因此日本的轟炸或焚燒，都不能將它們毀滅。人們在今日重建一切，其迅速和破壞一樣。即使最後一所瓦房被擊粉碎，最後一個市民逃亡出境，重慶一時還不會與那些埋沒在歷史中的其它城市一樣的從此了結，因為她的腳是屹立於岩石之上，她那活力的根基，已經深入於人們的記憶之中了。

——列易士作

第一章 執犁的人

「重慶今日又遭轟炸。」我在愛那普利診治室中開始診治一日的病人時，我的晨报用了陰沉的例句，報告空襲的情形。據報紙上說，城中的公用事業，雖然時時因受損而停頓，却也時時立刻就恢復常態。當汽笛一鳴「解除！」的時候，工程隊便掃除被毀之物，並且將寬闊的新式汽車路上的洞穴填補起來。軍事或工業的目標是不大受到嚴重破壞的。那些在空中玩着死之遊戲的人們，究竟是購準技術太差，還是心裏禁不住要毀壞學校，醫院，和難民所，實在是一件難以斷定的事。總而言之，變成了斷垣殘壁的，盡是這些慈善的機關，住宅的區域，以及現代五金業的區域；同時神蹟一般未受損害的美國醫院，便擠滿了殘傷的人體，這些人體並不是兵士的，而是一般平民的。

一提到那所醫院，這種遭難和破壞的累積紀錄，使我感到非常的真實，因為那所醫院的每一部份，在我記憶中都極其熟悉，正好像目前在邁羅蘭我手邊的各種診治器具一樣。倒是提到汽車路，現代建築物，和公用事業的時候，我才恍惚起來了。

不錯，我現在距離重慶有一萬哩之遙，可是當我離開那邊的時候，那個城市和其它二千餘年來的樣子簡直沒有什麼不同。人口老是保持着原狀，五十萬的左右。市民對於他們的本鄉被認為中

國大口岸之一，覺得十分滿意；他們以為重慶和三百哩外的四川省會成都比起來，要好得多了。

在那個時候，重慶人在他們的孤立生活中頗為自尊自大，無求於人，因此一聽到和南京國民政府發生密切聯繫的主張，竟會加以嘲笑。對於本省他們也不過口頭上的效忠；對於它疆界以外的任何勢力，他們就公開而叫囂地表示敵意了。至於說到了一九三九年他們人口會增加到一百萬，而且連一百五十萬也不算稀奇，那末他們中間即使最能讓步的人，也不會以為它（這個龐大的增加）是一件可能的事。

那時候（一九三二年）公用事業還沒有存在，只除了新設的自來水廠。可是大多數的居民，都拒絕使用；他們寧願用老方法，雇水夫從長江的泥水中挑了滿桶的水送到他們的門前。這些苦力常常摩肩接踵，為數甚多，其中有些是挑了水去灌溉農田的。

大部份的店屋都是木造或泥灰造的，前門大開，向着街道，賬桌櫃和行人相隔不過一個木製的柵欄。在狹窄的石級的山道上，人們或者步行，或者坐在轎子裏面，上上下下，和數千年來他們的祖先一樣。要將我所認識的這個古城和現代生活聯結起來，似乎近於幻想，彷彿要描寫火星上的生活一樣。可是在短短的七年之中，我明白這個奇蹟是果真實現了。

相信重慶的改觀是困難的，可是更不容易的是想像那個地方竟成了目前整個中國的首都，又是六千萬難民的一個龐大的集散之地。這些男女老幼，他們被逐出數千百年的老家，財產喪失，家庭離散，從沿海區域，從長江流域，和華北平原，跋涉無盡的長途，趕到四川和內地，去開始

新的生活。

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哀莫大於心死，』這些行進中的難民，一定充分了解這句成語的真諦。中國人對於他和他祖先出世的一片土地，總是牢守不離的，唯有在生死關頭逼不得已的時候，方肯和它分手。經過水災，旱災，荒年，瘟疫，和內戰，他始終留守在他所久居的地方；即使被逼逃亡，他也必須回家以後，方才安下心來。這個安土重遷的民族性，對於永不安靜，喜歡漫遊的西方人，是不易了解的，可是它却是漢代子孫天生的風氣。

有一次在重慶看燈會，我聽見一個很有地位的市民說道：『我們家鄉出燈會，有些習慣和這兒是大不相同的。』

說話的人全家都和四川省務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吃驚地問道：『白先生，四川省不是你的家鄉嗎？』

『不，我的家鄉是山東省，』他用極其鄭重的態度對我說道，『我們這一族人遷到這兒，不過四百二十年哩。』

在我寓居中國的時候，我只有過一次實際軍事的經歷；在這一次中，我看見中國人這個特殊的強韌性，很顯著地表現在一個身穿青布衫的老年農夫身上，他驅着水牛去拉動他的耕犁。當時的情形實在最不適宜於注意精神的價值，而我也並不在一種堪稱爲易於感受的情緒之中；可是那一件事情，却給我很大的影響，使我對於中國人的態度，大爲改變。

那時，重慶的職位對我還比較生疏，如工作啦，語言研究啦，以及對於一個陌生世界的種種適應啦，使我日子過得很爲忙碌；其時忽然發生一件重要的事情，須我立即赴上海一行。爲了時間和金錢的兩倍耗費，這個一千五百哩的旅程，從來就是不大愉快的，而在我的情形，則除了上面這種理由以外，還加上了一肚子的不高興。

可是，穿過三峽的旅程，總算是够快的了。我們從早到晚，守在甲板上面，看着急流，漩渦，和矗立的削壁，不停地在我們眼前展開，我們也不肯讓一個鏡頭失去。常常有些小船，像和死神賽跑一般，衝越江面，在我們船首掠過，要搬去跟在它們後面的邪鬼。在所有的急流之下，都有民船擱淺在岸灘上，水浸的貨物，攤在岸上曬乾來。每當我們晚上碇泊在小水灣中，躲在岩石的牆壁裏面，靜聽着江水不住的怒吼，一方面計算這條長江所征收的巨額生命之稅，就不難想像長江舟子所深信的魔鬼，是多麼地具有真實性了。

在宜昌我們遇到了第一次的挫折。有人報告我們有一支軍隊正在由陸路向該埠前進。據說他們所採取的路線就是長江北岸，而我們大概將在前往漢口的第二日或第三日路上遇到他們。

我們的輪船主是一個美國人，他和這一帶的雜色軍隊已經有過好幾次不愉快的衝突，因此他一聽見這個消息，當然不願拿他的船冒險，便通告乘客他要立刻開回重慶去。本來，上江的輪船，對於土匪的突擊，已經司空見慣，因此它們在容易受傷之處，都裝有一層薄薄的鐵板。這種鐵板用以抵擋流彈是足够的，可是對於猛烈的砲火，自然是不足應付。

後來不久，船主又知道有一艘砲艦也將在他公告離埠的時候開航，並且願意保護他的輪船通過那個危險的區域。於是他又改變主意，決定繼續開往上海。『我們倒希望這一次他們再向我們開槍哩，』他對我說道，眼睛裏露出胸有成竹的神氣。『上一次他們使我損失一個中國水手——他是一個好人，跟我作伴了多年——這一次我不望別的，只望他們自己也嚐嚐這個苦頭。』

事情沒有使他失望，因為我們開出宜昌的第二天下午，麻煩就發生了。這一段長江比較狹窄，我們的船在江面航行，離兩岸大約不過三十碼。北岸的長而且闊的堤岸上面，裝飾着許多紅色的小旗，排列得甚為整齊；這個情形，在我看來是非常奇突的。我的美國的背景，使我以為這些紅旗是工人的警號，是他們特地拿來插在堤岸上的。

幸而船上的職員，却認出了這些小小的旗幟是什麼意思，便命令所有的乘客，都躲到裝甲的艙裏去。那堤岸上本來看上去沒有人的，這時候便忽然出現了武裝的軍隊，於是一陣的子彈便飛灑到我們船上來了。

這日整天那砲艦都是緩緩地跟在我們後面，此時消息傳來，說它已經逐漸出現，使輪船上的人心爲之一寬。往常遇到這種槍擊，我們的船主總只有一條路可走——即開足汽力，向前駛行。可是這一次他却並不如此；當砲艦逐漸在望的時候，他故意緩慢下來，儘量向南岸靠近，使砲艦可以開到我們和那支軍隊的中間。軍艦出現所造成的複雜形勢，我想那支軍隊大概事先並沒有想到。不多一會兒，三吋砲彈的雷鳴，便伴着機關槍和步槍的呼嘯而齊作了。

我從一個狹窗裏觀望着這場惡戰。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堤岸後面的田野裏面，有一個年老的農夫，驅着一頭水牛，正在執犁而耕。我的第一個思想是應該有個人迫令這老人找一個安全的所在，可是這個命令究竟如何去傳給他，我却並沒有想到。後來我便看出，這件事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這時候雙方交戰，毫無間斷。許多紅色小旗已經倒在地上，不少插旗的人也跟着倒在地上，因此，看上去那個執犁的人和他的耕牛，也難逃此劫運了。

當第一陣烟幕清除的時候，我不禁又驚又喜，因為我看見那個人仍舊站在他的牲口旁邊，一動也不動，似乎對於人類的愚昧，感到不勝其詫異的樣子。顯然地，他根本沒有想到找尋安全的地方；他的工作是耕種這片土地，此後的時間，他可對皇天后土宣誓，也決不改變他的初衷。甚至第二次烟霧將他和我遮隔起來以前，他又開始有旋律地在同一片土地上走來走去了。據我判斷，他所掘出的犁溝，和他平時所掘出的，一定完全一個樣子，沒有不同的地方。

這個時候他的同種人繼續和一隻兵艦上的外國人作戰。他們作戰的理由，在他是很模糊的。作戰的結局，大概他也不大關心——因為這些同種的軍隊，和他的傳統也都格格不入，正和船上這些粉紅皮膚的蠻子爲他所不了解一樣。他們都犯了好戰的毛病；照古聖人所說，打仗本來是一件最耗費的事情。連他屋裏的孩子，也都知道人類的第一天職是勞動和身體強壯；第二，便是生男育女，以光宗耀祖。除此以外，就不需要別的事了。這個時候唯一使他擔心的，便是土地要遭難——將他和他的鄰人依之爲生的土地炸裂——唉，這使他痛恨得無話可說的惡事了！

此時砲火異常猛烈，堤岸上的軍隊已經不能支持；他們便離開隊伍，在空曠的田野上四散狂奔，如果砲艦不是僅想給這些人一頓教訓，讓他們知道尊重沒有武裝的輪船乘客，那末他們這樣奔跑，簡直就使他們自己成了最完美的槍靶子了。我怕子彈所沒有完成的事情，也許給這些踐踏的脚所完成，可是那個執犂的人一定有一種魔術在身，因為他還是站在我看見他的地方，屹立不動。

會戰結束以後，輪船又慢慢攙着水轉身到江心來，乘客也回到甲板上來了。堤岸上散布着倒下的旗子和靜躺着的彎曲着的人體；堤岸本身也被毀甚大，在夏末的雨水使長江成爲一個威脅以前，必須大大修築一下了。平坦的田野上，被打出許多的洞穴；唯一的樹叢——一個竹林——被削去了它的頭頂。只有那個農夫，那條水牛，那個耕犂，却絲毫沒有改變，還是本來的樣子。

想着關於戰爭造成荒涼景象的能力一些平常的事，我抬起頭來，看見身旁的第一個伴侶。『看上去許多可憐蟲都自食其果了。』我說道。

『這是他們咎有應得，』他斷然地對我說道。『使我覺得奇怪的是這個老農究竟怎麼樣逃生的？』

『這個我也不解哩。你知道他從開始到結局，一直就站在那兒的。』

他點點頭。『他們真是古怪的人物；好像沒有一件事情，能使他們恐慌一般。』他碰斜了他的帽子，用手抓着披在前額的灰白頭髮。『我在這條長江上已經有二十年之久；再以前，我是在

福州開班的。可是我這幾十年來，却一點都不了解他們，正像我初出來的時候一樣。我常常詫異他們究竟在人生中得到些什麼東西。」

「也許他們即使告訴我們，我們也不會了解他們說些什麼東西。」我一半對自己說道。

他停了一停，戴正了他的帽子，狡詭地斜望着我。「也許你這話說得很對。不過，」他結束道，一邊走開去，「無論如何，他們總是爲人生而工作，這是一定的。」

那執犁的人，漸漸離遠，在夕陽中畫出了一個輪廓，我覺得他似乎是他人民的一個象徵，象徵他們雖遭逆境而仍能屹立無恙的能力。他穩定地翻起那些血漬斑斑的土塊，將生命的希望貢獻給他這片被戰爭蹂躪的小小的世界，到了春綠的期間，重行復活起來。

我的地圖告訴我，今日日軍所佔領的狹窄的地面，將中國中部的田野也包括了進去。看來那個老農如果還活着的話，也一定被逼跟着別人一同離去他遭劫的家鄉而逃亡出去。我頗想知道是否他也在趕往重慶去，或者他是否已經到達重慶而被送到更遠的田野去，因爲那邊已經特地準備了等他和其他所有無家可歸的難民，前去工作哩。

一九三一年我還在重慶的時候，中國的國民政府，充分了解日本有意逼使中國一戰，便開始求取四川省的效忠。因爲這個「境內有四條河流」的省份，既有三峽之險作它的屏障，同時本身又佔據着若干人口稀少省份的進出要道。在這些地帶，有取之不盡的富源，數千百年以來，尙未經人動用。一旦戰事爆發，日本憑了她優越的機械化的武力，一定會將海岸封鎖，並且佔領東部

各大城市，那時候，中國的政府須慢慢向西後退，定居在這片內陸上面，然後對日無限期地作戰下去。要使四川省拋棄自己的小利而從事國家的大計，簡直是一件超乎人力的難事，可是後來蔣委員長帶了最得力的近侍，親自赴川一行，盤桓了許多日子，這件工作終於完成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官員和文化人，便有恃無恐地立刻開始向西南遷移。工業的機器，大學的設置，政府的卷宗，藝術的寶藏，以及圖書館等等，都逐漸從危險的區域，搬運到重慶附近的安全地帶去。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該城正式被定為陪都的時候，它在政治上，工業上，和教育上，已經行使着國民政府中心的職權了。

中國的領袖們，除了支持戰局以外，還須開發其它西部各省，以容納由沿海區域而來為數日見增加的難民。古人說所有的道路都通到羅馬，今日則所有中國的道路，都通到重慶；而現代公路的建設，便成了一個最重要的目標。統一的中國人，以無限的人力，以沸騰的熱血，已經完成了許多的奇蹟，而在我執筆的時候，中國正背着中亞的山嶺為陣，以抵拒外來的侵犯。

在這個時候，炸彈繼續下落。在這樣的毀滅行動之中，我不禁自問，那個有一隻腿僵硬搖盪的青年魯弟弟，將如何在適當時間中逃到防空壕裏去呢？那些抬着我來去而使我認識重慶的轎夫，現在怎麼樣了——他們也許在扛抬受傷的人吧？那些曾經使我的日子格外富於糾紛的軍人和官吏，現在又怎麼樣了？那些和氣的商人和街上的叫販又怎麼樣了？凡是曾經在醫院門口熙攘往來的男女老幼，現在都成了我所關心的人物。因為這些人曾經給我不少的好處；他們一同幫我去發現智慧和神祕，這些是數千百年來為重慶所有的東西。

第二章 爬上山城

我個人怎麼會和重慶的風光發生關係，這是永遠也解釋不清楚的。當時，我妻關於這個任命的第一句問話，至今猶在我的耳邊，「爲什麼你不挑選華中或華北的醫院，却去挑選那重慶的醫院呢？」

我的回答是簡單的：「我要在內地工作，不要在沿海的地方。」

關於那個城市，我簡直不知道什麼東西；我只知道它是在離海一萬五千哩的內地，是通達整個華西的一個港口，還有所說的那個醫院是著名巨大的而已。其實說到這件事，則根本爲什麼德和我要到中國去，也是同樣模糊得很的；因爲那時我們滿以爲將在那喬治亞州建築和歷史傳統的混合物中度我們的生涯的；那個地方就是美國海軍所知的「蟹市」，其餘的世界則稱之爲愛那普利。要說因爲三個月以前，我偶而在一輛火車座位上看到一本旅行小冊子，也似乎是一個兀突的解釋。可是能够舉出的原因，却只此一點而已。原來在那本小冊子裏，有一張彩色的插圖，圖中是一個美國醫生，正從一艘小摩托艇上下來，跨到一個中國內地的村莊上；當我細閱的時候，我的心裏起伏着羨妒的怒潮。

我不禁自語道，這個人的機會真好，他能够見識到遙遠的地角，同時，對於那些難得在歐美

的試管中出現的有機體，得以獨手去應付。我將那本小冊子留別在火車上，可是那幅圖畫却深印在我的腦際。後來我走入開向巴爾的摩爾城的火車時，我還記得一條緩流的黃水，芳草蓋的屋子，和耕耘過的田地；赤身的幼童，水牛，和下顎突出的豬豚；在這些中間，是一個不相稱的外國人，穿着白色的便服，戴着拿破侖帽子。

這個思想，直接把我引到當地的圖書館去，而在中國醫藥的題目上所找到的東西，只是更激動了我的興緻。從這些書中，我知道當時行醫在中國往往是父子相傳的。做醫生的並不想將他們所學到的分給其餘的世界；反之，他們秘藏着他們處方的書籍，只將它們傳授給家庭中間係密切的人，尤其是自己的兒子，當他可以開業的時候。學到這些東西以後，這個年輕的「郎中先生」就掛牌行醫了；他不需要什麼別的東西，因為那時候操醫業是無需證件或許可證的。

中國的傳統，對於死後將人體支解是非常反對的；依照鄉僻所在行刑的風俗，罪犯處死以後，每每再加殘害；這種風俗自然格外加強了反對支解人體的態度。爲了這個緣故，醫生便沒有機會從解剖來研究人體。女性的病人，從來沒有我們所知道的體格檢驗。醫生隨身帶着一個玩偶樣的女性人像，長約數吋。有時候，這些小小的女人像是用象牙精雕出來的，雖然普通大概是較賤的原料，刻得也很粗糙。病人就在這個玩偶身上，指出她自己痛楚所在，醫生也就根據這一點，診斷了她的病症。

中國的藥料是極其有趣的，它們常令人驚奇萬分。我從一七三五年法人杜海德(Du Halde)

所著『中國人的醫術』中，知道人參和茶葉，差不多是每一個藥方裏所不可缺少的二味；動物和草類乃是另外兩種重要的東西。巨大的白蟻和茶葉末，碾成粉狀吸入，可以除耳鳴。象肉燒灰調以油類，可以治頭皮痛。象的胸骨燒灰是一種補品，更加令人驚奇的是，可以助人游泳。駱駝下顎之鬚燒灰治內痔；駱駝之糞曬乾碾粉，可以止鼻血，且能殺蟲。

很多的部分討論到生產的題目。其中意見是非常分歧的，有的介紹孕婦在她的長袍內帶一頭死的海馬，以保證平安生產；有的則介紹用黃蘗荷來腐蝕臍帶。

讀了許多這一類的議論，起初，似乎甚為無意識，好像讀着他們的僧道所用以治病的符咒和魔法一般，可是繼續讀下去，却使我格外驚奇起來。我發見中國人知道心臟和血液循環的關係，實在比哈維(Harvey 1578——1657)還早一二千年。數千百年以來，他們早就用瘋狗的腦子去醫治瘋狗所咬開的傷痕——可說開了巴斯德醫法的先路。在癌腫性的皮膚上面，他們放幾片腐爛的豬肉，希望肉裏的蟲去吞食藏在創傷裏的蟲。我不知道這種治療法的結果如何，可是現代的醫學也使用同樣的觀念，譬如在傷處無法治好的時候，便將大蒼蠅的蛆放在它的上面。在牛痘被發現且普遍使用以前，他們早已教其餘的世界如何種痘來防止天花；除此以外，中國還採取肝和豬胃等等用作藥料，這都是西方一直到後來才知道的。

不久我便明白中國當初這些醫生已經建築了很堅固的基礎；可惜迷信却像一條黏滑多鱗的龍，從中國的想像中產生出來，爬過整個的結構，遮掩了其中的光明。一個外國醫生可以從這個

古代的醫道中學習許多的東西，雖然要做到這一點，他首先必須在龍鱗上面多下一番刮削的工夫。在那個時候，我却是充滿了熱情，沒有想到單是把我所學到關於「現代方法」的一些兒東西加以使用，已經是一個需要全部時間的工作。在這一點上，是要重慶和未來，將我弄明白來了。

就是這樣，除了一本旅行小冊子裏的一張照片和關於東方醫藥的幾條項目以外，再沒有別的更健全的動機，我就將以前在本國行醫的種種計劃，完全放棄；在五月某日的正午，經過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旅行，我的妻和我兩人，便隔着熱氣和硫烟的濃霧，望着越江的重慶。

在長江和嘉陵江（當地人稱它們為大江和小江）會流的地方，是一個岩石嶙峋的半島，而重慶便一層一層地建築在它的上面；最下一層是用毛竹撐在泥地上的茅屋，到最高一層則是古代的灰色石塊的牆壁；整個的重慶，顯得傾毀頹壞，非常不整潔的樣子。在我們和河岸之間，是那條湍急而混濁的河流，活躍着骯髒的棚船和舢舨船；那些衣衫襤褸而散亂的舟子，爲了競爭輪船上的生意，狂熱地工作着——推擠着，叫罵着，尖呼着，好像一羣可怕的峯山子突然得到狂暴的生命一般。

在向長江上游航行的途中，我們常常聽人將重慶描寫爲一個「垃圾堆」和「文明的終止點」。可是儘管有這種不利的形容詞，對於這個偏遠內地的城市，我却依舊懷抱着我的幻想。現在當面看見了醜惡的現實，我早先關於這個港口的種種浪漫的觀念，都在薰蒸的烟霧中消失了。回憶起

那本旅行的小冊子，我的心中突然起了一陣尖銳的嫌惡之感。究竟爲了什麼我會讓它說服我放棄「美露蘭」陽光普照的海岸，而到這個一團糟的地方來工作呢？

靠着船欄站在我旁邊的是一位女傳教士，她是在一千哩下游的漢口上船的；這時她竟任她的兩行眼淚滾滾流下她的兩頰，不去揩拭。後來覺得我在注意她，便掉轉身來，向我斷續地解釋道：「每次第一眼看見重慶，總是使我如此的。」

我自以爲很懂得她這句話的意義，可是後來她却又說道：「如此以後，你就不願離開它去換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了。」

這時她應答一個招呼，走了開去，我便睜大眼睛望着她的後影，用平日觀察顯微鏡下一個標本那樣的集中視力來望着她。我的凝視又攝取周圍窒息煩囂的景色，和泥，竹，磚瓦所構成的建築者的夢魘；重慶的外貌。「如果有一個病人需要受一次精神診斷的話，」我嚴肅地自語道，「那末就是這個可憐的婦人了。」

媯德這時正和船上的職員和乘客愉快地互相道別；在一刹那的猶豫中，她向我露出躊躇的微笑。她低語道：「從此地望過去，這地方，實在有些可怕呢。」

一個院中的代表走上船來歡迎我們，指定一個僕人照管我們的行李，便領我們踏上一艘等候着的舢舨，將我們渡到岸上。苦力們帶着轎子衝過來迎接我們。這些轎子在街上出租，各式各樣，四面關閉，骯髒到無可形容。

「你要步行還是乘轎呢？」是第二個問題。

「步行！」我看了這種交通的工具以後，便這樣回答。

在正午一百度的炙熱和力圖超過此一百度的濕氣中，我們開始從臨水的山脚，爬上那數百級的階石，走到重慶的城門口。最後逃避了日光的炫耀而走進入口的陰影，使我們舒適不少。在入口處有守兵來招呼我們，頓時一羣好奇的閒人，就將我們包圍起來，我們得知道在這些人羣之中，大部份本來也是兵士，只因數星期前被當地的一個軍閥所解散了。他們對於炙熱已經懂得如何適應，將他們大部份襤褸的制服脫去，只穿一條褲子，一直擦到大腿，足上穿着草鞋，頭上戴着纏着紅帶的軍帽。

當我們的同伴和守衛城市的兵士討論憑證的時候，我就有空把四周觀察一下，這第一眼所看見的景象，仍舊一點都不能使我安下心來。在前面的大街上，一個人站在街心，能够伸出手去用手指碰到街的兩邊。所謂街道者，乃是一排一排的石級所構成。不久，我便發見這個地方便是重慶的市中心，因為平面的擴充發展受到限制，而人口却又不斷地增加，所以只能用梯形的街道，向天上無限地發展。這些石階數百年來為塵土所積，又被數千百萬的人足所踏，因此有些石塊上的陷落之處，深得可以作一個嬰兒的搖籃。

上上下下，重慶的生命在從不休止的潮流中流動着。這個城市就在這些狹窄的弄堂中發着蒸氣，我們緩慢地向上爬着，和諸色人等摩肩接踵——富人和窮人，老者和少年——其中大部份都

在他們的臉上或身上，帶着營養不良，殘廢，或者疾病的形迹。挑污水的人，他們那沉重的桶子將水濺滴在細長的階石上，發出臭氣，使我們只得避讓到牆邊行走；滿身疥癬和瘡毒的瘋狗，攔住我們的去路。偶而在一家門口，還可看見一隻污黑而蒼蠅滿身的母豬，在嗅着她的瘦瘠的小豬；到處都有拖泥帶水的嬰孩，在他們的圈桶中昏昏欲睡地眯着眼睛。

肺病，天花，顆粒性結膜炎，癩病，皮膚傳染，和許多其它可以傳染的疾病，都在我們周圍這些人的身上留下了痕跡。想到無論是這些階石上的一塊軟泥或者牆壁上一片泥灰，都可以給一個現代醫藥化驗所獲得許多研究的材料，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

千言萬語同時打在我的耳鼓上面，在無法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的時候，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一個獸醫應付他的病者所遇到的困難。我有學會這個語言的一日嗎？如果沒有，我猶疑地自語道，那末我的工作一開始，就要遭遇到失敗了。

在一個叉路上，有一大羣人阻塞了我的去路。我爲了好奇，從人羣的肩膀上窺望過去，便看見一個守兵怒氣沖沖，挺身站着，他的足邊是一個被打傷的人。『什麼事情？』我向我們領路的人打問。

『大概是在打一個竊賊吧。』

幸而這時我的妻恰在人羣更遠的外圍，所以這個情景，她沒有看見；我們的問答，她也沒有聽見。爲了炙熱和疲乏，她已經開始面露蒼白之色，等到我們的目的地終於達到的時候，我的

心不禁爲之一寬。

可是我們却仍舊不能在那兒休息長久。因爲城外正有一個小歡迎會等着我們，使我們不得不再來一次長程而酷熱的步行。當晚最後上床的時候，我們輾轉反側，有數小時不能入睡。媻德對於我們的新居所得的第一個印象，使她精神甚爲頹喪，而我們自己的腦際，也藏着許多的問題。

在離開美國以前，我曾受到警告，說在東方無限的機會中，有兩個危險等候着醫生。第一是要勞作得遠超過他的精力；第二是要降低職業效率的標準，直至效用打一個折扣。即使語言和其他一切的困難能夠完全解決，會不會這些陷阱之一終於將我的工作破壞呢？中國的歷史，證明她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同化外來的人和他們的改革。誰能保得定當這個古國在我身上爲所欲爲數年以後，我自己的試管不會被龍鱗所包住呢？

第二天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們已發覺自己患起腸炎來了。這大概就是重慶給我們的見面禮吧。

第三章 一朝成名天下皆知

我被任爲主任的那醫院所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不大容易忘記的。當我們走進石庫精門的時候，幾隻小雞和一頭豬匆匆打我們的走道上奔過。我有生以來，從沒有看見過像這類的東西會由一個醫院裏面走出來。一條短短的石路通到醫院的正屋，我嗅到和入口處一樣難聞的氣味，雖然那些家畜却不見蹤跡。走廊的牆壁上斑斑點點，污穢不堪，外客走進走出，無人管理，他們隨意把痰吐在地上。

「這個地方，並非老是有這股氣味的吧？」我問道。我的鼻孔尋求着麻醉藥和防腐藥的氣味，可是，它們却受到十多種來源絕對可疑的別種氣味的攻擊。

「如果你在中國多住一時，你就會慣了。」我的同伴牽強地答道。

「我的鼻子不會開慣的！」

「要招引人們來看病，首先必須使他們覺得不受拘束，那就只有妥協一點兒了。」

我默然承認在這個異地有相當妥協的必要，可是我却決定使我的妥協不至於妨礙到衛生的基本原則，這原是什麼職業青年所特有的過分的自信。

從住在重慶的第十日起，我們便開始語言的研究；一兩個星期以後，我們渡江到南岸的山巒

裏去，因為每年大伏的時期，重慶的外國人總是離境去避暑的。南岸的這些山脈，當我們乘着「萬瀘」抵渝的那一天，剛被一股濃霧所遮，因此我們沒有看見它們的面目；現在沒有雲障，它們就擺出令人驚奇的美景。一層層連綿不斷的臺地，斜臥在山坡上面，用以種植花生，大豆和山薯；它們的中間，隨處夾着稻田，好像碧綠的小湖一般。在那較為僻遠而且更爲人跡所不到的地方，長着稀有的花草和灌木，使四季都染上各種的顏色。

從這個地方望到對岸的重慶，在日光中閃耀着，也自成一幅美麗的景象。在晴天佳日，我們能够越過西南的山脈，遠眺貴州和雲南兩省，如果聽憑想像奔馳的話，還可以越過國境，望到越南和緬甸。這些同屬遼遠的省份，數千百年來籠罩在神秘之中，竟能在數年以內成爲先驅的中國青年人的迦南（意即天賜的福地——譯者），實在是當時最富於幻想的人也想不到事情。

我在當地所買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一頂外國人用的藤轎；每星期總有若干次，我乘了這頂轎子到醫院去，甚爲舒適。在清晨搖幌着的新鮮空氣中，聽着轎夫的唱，他們的裸足在田間狹徑上重踏着，我開始爲四川的風景所感染了。渡過急流的江水以後，旅客們就須對付重慶的無窮盡的石級。藤轎的槓子架在轎夫的肩膀上面，爲了不時在斜坡上升降，它和地面總是形成尖銳的角，盪在空中。當我「在斜線上」坐慣以後，我便有充分的機會躺在轎上研究緊擠在我身旁的人羣。爲了和這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發生生理上的接觸，我的興趣便很迅速地增加起來。我逐漸地覺得，這些重慶人士雖然似乎很舊，像醫藥實驗的標本，可是他們却很快地成爲各不相同的

標本，各人都有各人的個性和品質。

到重慶的第一天，從我眼睛裏看出來，那些人的臉上只有愚昧無知和墮落腐敗，可是現在它們却顯露出忍耐，勇氣，或者愉快的表情，有時候且三者俱備。說老實話，那時候對於這些人我還沒有真正的愛好，可是第一次我對他們所發生的全然厭惡之感，却已完全失去了。這些人在我所陌生的外表的後面，在幾乎不可憑信的種種障礙之下，爲了繼續的生存而頑強地掙扎着。

當時我屢次問我自己，這些時時爲疫癘和貧乏所困的重慶人，究竟是怎麼樣能够如此繁殖下來的。數千百年，他們這個種族一直支持着許多的磨難。也許準確的回答，就藏在這個裏面。這些磨難在每個人身上發展了一種抵抗的能力，足以使最鐵石心腸的有機體，雖欲毀滅他們，也自感到無力。當然，中國人吃煮沸食物的習慣，在防止傳染上面也有不少的助力，雖然這一種保險的方法，照我的理論說來，却也有它的危險。在吃飯時候，飯碗總是握得靠近唇邊，筷頭上的一塊一塊食物，都是很迅速地送到口腔的後部。我在重慶，發現喉部患症的人，異常之多，我相信這就是常常用太熱的東西去襲擊那柔軟的上顎所引起來的。

我慢慢地熟悉了醫院的內情，同時偶而也注意到一般中國人所特有的風俗習慣和當地醫藥業的情形。今日想起當時我採取他們某種習慣的迅速，不禁使我自己也咋舌了。能够使我「衝進天使所不敢踏的地方」的，只有年輕時代的一股傻氣而已。

環境使我認識「面子」——即威望，名聲，或隨便你如何稱它——乃中國人所有物中最重

要的東西。才幹和學問喚起他們最大的尊敬，其次便是年齡，因為他們相信歲月是可以倍經歷而增加人們知識的。我是一個新來的人，年齡又比重慶其他任何醫生來得輕，因此在開首的時候，我就遇到一個難題，一方面要克服這些障礙，一方面又要在證實的才幹以外，建立起一個聲望來，這兩件工作，就立即的效用而論，實在是進行得太遲緩了。

事實既是如此，中國人自己却供給給我一些宣傳的武器。在他們語言之中，「規矩」乃是兩個非常有力的字；依照「規矩」，對人要有禮貌，必須時時刻刻貶抑自己，貶抑自己的品性和能力，貶抑他的親族和家庭，同時將對方則贊美到天一樣高。在談話的時候，越是偉大的人物，越貶抑他們自己。於是我也開始模仿他們的做人之道，每逢有人稱贊我，我就說聲「不敢當」。這乃是一句公認爲客氣的話，我便不嫌其過分地應用着。

每當一次圓滿的腹部手術以後，病者的朋友們堅稱我對於「肚子」一定懂得非常之多，我就回答道，「不敢當！對於「肚子」我一點都不懂哩。」這個方法好像蕎麥麵團中放了太多的發酵藥一樣，大生效力，因為我在談話中越是降低我的才幹，重慶人便越是誇大我的能力。不久以後，我就被認爲一個「全能的內外各科的專家」，而處於難堪的地位。起初這個無端造成的名聲似乎並無不妥之處，而我們新生活的奇異之感，和與日俱增的活動，都使我無暇想到樂極生悲的可能性。只有在某次回美而使得以遠眺重慶的時候，我才想到在重慶所以遇到無數的窘境，這個無意識的舉動，實在亦與有功焉。

我的事業之中，第一件麻煩事情是到來得很早的。在一個仲夏的下午，我剛完畢一個扁桃腺割除的手術，正在洗擦乾淨準備回到南岸的山嶺裏去，住院的杜醫生却來找着我，他用他謹慎的英語報告道：「貝醫生，張將軍在診室裏要看你。」

「看我？」我懷疑地問道，「我一向以為所有的官員們，都是在另外那所醫院看病的哩。」杜醫生狡詭地微笑起來：「現在街上常常聽人講起我們的醫院。官員的耳朵是格外長的；也許張將軍也聽到這些傳說了。」

我繼續洗擦着，我的領圈却箍緊得使我很不舒服。「好，我一會兒就出來了，」我簡截地答道。

當我最初的窘迫之感消失以後，我開始覺得這一次的訪問，也許是敲門來的一個機會。我們這所醫院，久已乎差不多成了專門為下層階級而設；我的心裏，以為倘有幾個富有和重要的人，或者可以使我們的預算，不再像現在這樣成為使我們頭痛的原因。

製造一個好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自從踏足上海以後，我就屢次聽人告訴我，年輕的外表，在這個國家是一個嚴重的障礙。為了避免這一點，我已經蓄起一叢短髭。這時候，我走進那小小的眼科貯藏室，取一副透鏡未磨的角質邊的大眼鏡，用以代替我自己不甚引人注意的那一副。中國的學者往往戴這種眼鏡，扮出有學問和尊嚴的神氣。如此武裝以後，我就擺出醫生特有的滿不在乎的樣子，彷彿老於和官員們往來一般，然後堅定地穿過走廊，走到診室裏去。

我發現病者用着和我所選的同樣的工具，用以增進他的儀表，便不禁微微有些慌張，因為架在他的鼻子上的那副眼鏡，連玻璃都沒有。他身高約有五呎七吋，體格肥壯，面貌光滑端正。他的頭髮剪得很短，是中國人的典型。他的衣服品質很好，裁製却很簡單，完全是當地人所穿的長袍，與年輕的官員們的洋服不同。

交換過結構精美的客套以後，杜醫生便担任翻譯，（我只會幾句中國短語，而病者却英語一點都不懂），告訴我這位來客需要診治，可是目前他却不願檢查。會談的結果是未來的星期五早晨，我到南岸將軍的寓所裏去拜訪，一方面爲他診治，一方面做他宴席上的客人。

星期五八點鐘，一頂華麗的轎子，轎夫都穿着官家制服，在我們的平房門前出現。我滿充着自信而出發，準備和中國政界發生第一次的接觸。到達以後，我就被迎進一個巨大的客廳，這時我的病者便帶着一個譯員，將我介紹給他的一羣朋友。大廳的中央，放着幾張宴席的桌子，上面是珍貴的磁碗和銀筷，並且精緻地飾着鮮花。有一隻椅子，幾乎通身都雕着花，放在上座，而醫生又是這個宴會中的特殊的賓客，我就看出，我是佔據着那個令人驚奇的高位了。

「如果張將軍舒齊了，我現在就要把貴恙檢驗一下了。」我對那翻譯建議道。說罷以後，我就等待衆人暫時走出，讓我和病者獨自在一處，然後開始我的詢問。可是沒有一個人走開。

「請其餘的人暫時退一退出！」我對那中間人語道。

他驚奇地抬頭一望：「他們都是將軍的朋友，他要他們留在這兒的。」

這倒也是醫業中的一個妙想，可是我也不再提出反對，就轉向着病者。從外表上的徵象看來，是由於腎臟炎，可是因為沒有實驗室的檢查，我決定看一看眼底來求進一步的證據。我慢慢地仔細地開始解釋，我必須放幾滴藥水在他的眼睛裏，使它們膨脹；並且說，滴了藥水以後，視覺就會模糊起來，他將有幾個小時不能看清楚東西。『你明白我要做的事麼？』我問道。

『明白，明白，大醫生！』這是使人安心的答話。

我却還有些懷疑。『你明白，』我重覆說道，『你看起你的手指來，就看不清楚了；一個手指你要看做兩個手指的。』

『是的，是的！』

似乎那個譯員，並沒有將這個情形解釋清楚，因此使我心裏仍舊有些不安，可是我便逕自在他每一隻眼睛裏滴一些同形顛茄鹼，等候眼珠虹彩的鬆弛，突然，我的病者吞咽一下，露出吃驚的樣子，吐口痰在地上。顯然藥水已經流到他的上顎，差不多立刻他就覺得他的視覺已經模糊，此時記得我所說的關於手指的話，他就伸出手來望着，發現了比我說的更糟的情形。他的臉上充滿了驚駭的神氣，我爲了安慰他，便向他說道：『你別害怕！你的眼光還要模糊起來，然後我才能看得出它們的毛病究竟在什麼地方。』

這兩句話的效果却和我的期望完全相反。那位將軍頓時用命令的口氣說道：『還我的眼光！此時藥性繼續發作，他便高叫道，『我中毒了！我的舌頭嚐得出來，這個外國人毒死我了！』他

站起身來，喊他的寵妾，然後走過大廳中央，在角裏的一個佛龕面前跪了下來。他的太太立刻出現（當男子們爲了正事在一個房裏聚會的時候，只有非常緊急的事情，才可以讓女眷出來，否則便是不合禮的），於是在瘋狂叫囂之中，又加上了女人的哭聲。

譯員將這個令人驚慌的騷動向我解釋一番，我便懇求他道：「請你千萬告訴他們聽，他並沒有遇害；一點危險都沒有的。」

可是這些人已經憤怒不堪，自願自激昂地討論着，因此譯員對他們所說的話，他們一點都聽不進去；將軍的賓客們擠得非常逼近我們，使他們用齒音說話的時候，唾沫都飛濺在我的臉上。

「把張將軍的目光還來！」他們粗暴地命令道。

「這時候我還不能夠。」

「是你拿走的！」

「不錯。」

「那末你爲什麼不能拿回來呢？」

「耐性一點！他的眼睛明天就會好的。」

「明天不行！你得立刻醫好將軍的眼睛，否則我們就可知道你是的確來弄瞎他的眼睛，並且想毒死他的。」

「我到此地來只有一個理由——來幫助一個病家；而且，我是得了他的邀請而來的。如果你

們看來都是一樣，那末我就走好了。」

「無論如何不能走！」

「爲什麼不能走呢？」

「他的目光沒有恢復以前，你就不能走。」

「我已經告訴你們，這要等一天功夫才行，而我在醫院裏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重慶，沒有比張將軍更重要的人。你必須留在這裏了！」

此時僕役進來，把桌上的碗筷都收拾乾淨。一會兒以後，我就被他們領到另外一間房裏，一個人鵝候將軍傳見。最後，那譯員走進來陪我，我便問他：「爲什麼他們將我放在這裏？」

他猶豫地咳嗽一聲——沒有一個中國人是善於粗鹵待人的。「一個人患病的時候，他總喜歡老友陪伴他，貝醫生。」

我不耐地聳一聳我的肩膀：「除了視覺模糊以外，他並不比我未來以前多了什麼毛病。」

「不錯，大醫生，可是在中國我們認爲目盲是非常不幸的事啊。」

「可是他並沒有盲！他只是看不清楚罷了！」

那譯員謙遜地考慮這兩個不同的意見。在這個情形之下，解釋是徒然的；我不禁喃喃怨語起來。

「對不住！貝醫生你說什麼？」

我沒有理他的問話。我只說道：「請你再去告訴他們說張將軍沒有危險好嗎？如果他願意休息一會，我可以使他先睡。睡醒以後，我們就可以完畢檢驗的工作了。」我覺得睡眠可以使病者的神經安靜下來，同時使他對於診治格外聽從一點。

這個意見立刻傳達進去，譯員回來的時候，還帶着對方的一個代言人。第二個問題便是「你用什麼方法，使將軍入睡呢？」

我拿出我的皮下注射的針來。中國的醫藥是常用到針治的，因此這個小小的器械所遇到的反對，比我們本國所可遇到的還要小一些；可是臨到接受以前，那一個又停止了。

「如果這個藥裏面有毒呢？」

「要是你願意，」我打斷他的話說道，「我自己先打一針。」

代言人態度嚴肅地把我端詳一番，然後走出去和他的同僚們擠在一塊商量一下。一會兒以後，譯員和我又被他們請到大廳上面。

「你自己先打一針，讓我們看着，可有什麼變化！」那病者命令道。他發現自己仍舊活着，覺得萬分驚奇，因此又左指右使起來了。

我就注射了十五滴無毒的淨水到我臂膀裏面，然後在廳內走個圈子，口裏吹着調子，表示我身體健全無恙，還裝出漠不關心的態度，雖然我却實在心焦得很。

張將軍將我仔細觀察了一會，方才同意他自己也射一針。我便給他半個西西的嗎啡，差不多

在我還沒有來得及喊『傑克羅賓遜！』以前，這位重慶的首腦，已經鼾聲大作，在陣中豪華的椅子上睡着了。

這病者一定是因為剛才情緒緊張，弄得精疲力盡，所以這點藥水能夠在他一個無疑抽些鴉片的人身上，竟然發生了如此迅速的效果。現在是應該我來表示注射以後的昏睡狀態了。我張大了嘴，打呵欠，然後坐了下來，把背倒在椅上，閉起眼睛，一方面却暗中思量：我得怎樣設法，並且在什麼時候，才能脫身於這個紛亂之中。

經過一個看上去無限長的不活動的時間，我相信我的假眠已經盡了它的作用，便醒了過來，走到病者那邊去。他呼吸均勻，好像一個嬰兒一般。我這個動作，又引起了許多詢問的眼光，於是我便答覆他們道：『你們知道，一個中毒的人，是不會睡得這樣舒服的。』有幾個人指出這個見地很高明，於是嚴肅的空氣略微和緩了一些。『現在我必須走了，』我懇求道，『明天我會再來的。』

『不，大醫生必須等將軍醒來後再說。』禮貌更使他們加上一句話，『將軍要親自謝謝貝醫生哩。』可是我却明白他們真正的用意。

天哪，我內心絕望地自問道，這事情到什麼時候才收場呢？此刻已經正午，而我還只吃過一頓少量的早餐來應付這種經歷，因此我便向他們討碗茶喝。這個請求的本身，就斷然表示出我已經不是座上之客而係階下之囚，因為中國人招待賓客，是一刻不停向客人敬茶的。喝茶並抽了一

支烟以後，我決定冒險將症者弄醒來。果然不出我所料，睡眠以後，他的視覺暫時清楚了一點。他四周一望，口裏吩咐着，於是僕役們又出來，將碗筷放到桌子上來。等到這個工作剛才完畢，照耀在他眼睛上的目光，又做了一個不利的工作，原來他的目光又模糊起來了。我的主人大聲喊出另外一個命令，桌子上的每件東西，便重行收拾乾淨，把我又拘禁到另一間房裏去。

這已經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的內心焦灼之至，可是我當時仍舊力持鎮靜地說道：「請讓我到醫院裏去，那末我可以帶藥來恢復他的目光。」

「不，大醫生，不必你如此費力。我們派一個人代你去好了。」

我滿臉不高興地寫了一張條子，叫醫院送些藥水來，另外又寫了一張條子，是送給史篤培醫師(Doctor Strobel)的，他是在重慶獨自行醫的人，我相信他乃是可以幫助我解除這個困境的一個外國醫生。他來得比送藥的人還早一步。將軍的近侍們都很親切地歡迎他，經過一番禮節上的空話以後，他就走到這邊來，幾句話以後，他便明白了究竟發生些什麼事情。

「要這些人相信你的好意，我們着實要費一點時間。」史篤培鄭重地說道，「此地每一個官員，都一天到晚怕被仇人毒死。你正是一個新來的外國人，而在你手裏幾分鐘，城裏最重要人物的眼睛，却出了毛病。」他住了嘴，因為我插進去說我所做的，除了現代醫術以外，並沒有特別的東西，這自然是他也非常明白的。

「不錯，不錯，我明白，」他同情地說道，「可是這些中國人却不明白——你沒有受到比這

個更粗暴的待遇，還算是你的運氣哩。」

送信的人把藥帶來以後，史篤培醫生便仔細向所有關心的人，說明我要做的事情，並且向他們保證，我若放一點這種新的藥水到將軍的眼睛裏面，他的目光就可以好起來。

「不行！」是一句用力的回答，於是本來僅限於對我的懷疑，現在將史篤培也放在同謀裏面了。

「我自己眼睛裏也放一點。」我建議道。

經過相當的考慮，這個讓步是被接受了，可是在我還沒有能夠動作以前，兩個父母官把史篤培邀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喝茶，非常客氣地堅稱他不必為這些小事麻煩。

「沒有辦法，我不能堅持陪伴着你了，」史篤培低聲說道。「如果你用得着我，你喊我好。」

「不要緊了，」我對他說道，可是我心裏却一點都沒有把握究竟要緊不要緊，然後我滴了一些藥水在我的眼睛裏面。當然，這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因此病者也讓我滴些藥水；一會兒以後，他的目光好起來了。

「現在，」他高興地請求道，「請你繼續檢查吧。」

「大人已經累了。請讓我現在回醫院去，明天再來完成它吧。」

「很好，可是我們必須先吃一點兒。」

桌子上又鋪排起來，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我才吃到早餐以後的第一頓真正的飯。史篤培知道沒事後，便假託有一個重病的人，便不吃飯先走了。雖然我很高興吃，可是我心裏却仍舊不安定，因為我知道藥水的效力，在時間上是有限制的。當將軍重行望着他的兩手的時候，再滴藥水的時間，似乎也已經到了。

『現在應該再給你幾滴藥水了！』

『先在你自己的眼睛裏放一點看。』

我遵命而行，然後在他的眼睛裏滴了數滴。筵席似乎無盡期地繼續下去；雖然我很喜歡中國菜，可是那一天吃了些什麼東西，事後我却一點都記不起來。我不能永遠爲他滴眼藥，因此我一面對他的盛意款待，表示深切的感謝，一面又擬向他告辭。病者說出許多反對的話。

『大人現在覺得很好了，不是嗎？』我問。

『是的，可是我要大醫生再坐一會兒，大家談談哩。』

我設法告訴他，能够和他談談，乃是我最高興的事，可是我已經盤桓太久，只能改日再來領教了。『要使你睡得好，請你還讓我代你打一針吧。』

『你自己先打一針！』病者和悅地微笑着，吩咐下這個命令。

將先一次的手續再搬演了一遍，我終於獲准，得以鞠躬而退。當轎夫們將我搖幌着抬過山嶺的時候，我呼吸到有生以來最令人心曠神怡的夜涼的空氣。我指揮轎夫將我一直抬到我們的平屋。回家以後，那一晚我在睡夢之中，時時看見重慶城外一個竹竿上掛着我的頭顱。

第四章 把鬼子擋在長城以外

次日清晨，我到了醫院，便有人告訴我說，張將軍的一個代表團已經等候了我兩三個鐘頭。病者正像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四點鐘就醒來，立刻便差人來叫我再去看一趟，把檢查的工作做完。

「他的眼睛已經清楚了嗎？」我問杜醫生。

「仍舊是模糊，貝醫生。」

「告訴他們，我今天上午非常忙，沒有功夫再回到南岸去了。」杜醫生吃驚的神氣，使我只得將昨日的檢驗工作，匆匆敘述了一遍。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也許還是順從他的意思爲得計哩，」我的中國助手試探着說。

「你看，杜，引用你自己的話，「聰明的羊，會將頭伸到虎口裏去」嗎？」

他用中國人的幽默來答覆我：「如果他要活命，他就不會伸進去的。」

「好啦，就是這句話。我決不再去望那個病人了，除非他們用鏈條將我硬拖去。」

「他能够做到這一點，貝醫生，你明白嗎？」

「唔！」我哼了一聲。將軍的權力是無可懷疑的。他本是一個殘暴的軍閥，所以才得跳到了

現在這個地位。十年以前，他殺死一個不重要的外國人，還能造成國際間的爭端，現在去不然了。但我自己再放到他手裏去，或者因拒絕他而將他得罪，在我看來，是同樣冒險的事。兩者之間，我還是選了後者。『我不去了，杜。你現在就去告訴他們，那末我們就可以幹我們的工作了。』

可是你要請走那代表團，却沒有如此容易對付。杜醫生仔細解釋，說現在我要診治醫院裏非常病重的人，於是他們的發言人就問道：『那末，貝醫生那一天來呢？』

『再也不來了！』我在杜的耳朵邊低語道。

『貝醫生覺得如果將軍到醫院裏來，我們就可以治療得格外好一點。』

『我也不要他到這兒來，』我用低音抗議道，可是杜却忙於安慰這幾位來客，並不理會我的話。

經過一番商議以後，訪問的人便禮儀周到地鞠躬而退。我好奇地問道：『你怎麼樣勸得他們肯走的？』

『貝醫生，我告訴他們說，你爲這樣重要的人物服務，覺得很是榮幸。不過，你自從到了重慶以後，就一直患着胃病，因此你每天只能從你南岸的家到醫院來回一趟，以節省精力。如果張將軍能够到此地來，那就雙方都便利了。』

『爲什麼你不建議他們，另請重慶更有經驗的醫生去看他呢？』

「貝醫生，你希望我提出這樣的建議嗎？啊呀！」杜抬起眉頭，兩眼露出狡詭的神情，同時接下去說道，「這倒是真的，他們中間不會有人對於一個統率一軍的將軍，敢將他的眼睛膨脹起來的！」

對於這話沒有滿意的答覆，我便不再作聲，接着，他便告訴我說，他們在醫院裏放着一筆巨款，用作我昨天出診的酬報。

隔了一星期左右，將軍又送了許多精緻的禮物給我。「這是什麼意思？」我問杜，「他所付的已經超過正常的醫金了。」

「這是他個人對你的診治，表示感激的意思！」

「我始終沒有能爲他盡什麼力，同時，我也不願對他負有什麼義務。將這些東西送回去吧！」

「退回去是一種侮辱。」

「我不願意接受這些東西，」我固執地堅持道，「這是我最後的意見，不必再說了。」

我的中國助手對於這個爲難的局面，只能聳聳肩膀，可是禮物却不見了。後來我發現它們是附着一張措辭婉轉的條子送回去的。那條子上說，將軍付給醫院的錢，已經遠超出尋常的醫費，如今再送禮物給個人，實在過於厚惠。倘若貝醫生受下了這樣華貴的物品，那末他就要羞愧得像一條真正的蚯蚓，或者至少像蚯蚓的近親。

過了數天，某日上午，我不禁吃了一驚，因為我發見張將軍帶着一個譯員，到我們南岸的平房來找我了。除了轎夫以外，只有他們兩個人。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主意，只能裝出和他們一樣慫恻的親切態度，請他們到我的書室裏來。

經過一陣簡短的寒暄以後，張將軍開始解釋他送給我的禮物，乃是向我謝罪之意，因為那一天在他家裏，他對我太不客氣了。『只知道中國習慣的人，不容易懂得外國的風俗，』他繼續說，然後又接下去說，『我聽說貝醫生認為他被人拘禁——其實是因為我從藥性中恢復過來，萬一仍需要你幫忙，他不過被挽留著救助我這個不幸的病人而已。』

我不得不隨機應變，承認我是一個無知的新來的人，因此完全誤解了他的意思。一會兒以後，我便留著嚴重的眼底不管，完成了我的檢查。這個檢查起初雖然甚為不吉，可是此時我們都非常友好地分手了。

『下次我還要來拜訪你，貝醫生！』他說，一邊跨進他那頂華麗的轎子。

『不敢當！任何時候，大人有用得着我的話，就請通知我好了。』

他又轉過身來：『我的參謀會議中，每一個人都須受一次檢查！』

『這個恩典實在太大了！你以為收取二十五塊錢（註一）的檢查費公道嗎？』我問道。我要

（註一）那時候一塊銀洋等於美金四角——原註

抓住這個機會來增加醫院未來的收入。

『很公道，非常便宜！』

『大將軍知道，此外沒有別的人，受到過這種特別的眼睛檢查哩！』我說道，眼睛一眨也不眨。『這是難得的情形啊。』

他很親切地告訴我，他的身體比幾個月來好得多，他相信這主要原因就是由於他眼睛裏澆的藥水。他希望日後能夠靠著我，使他和他的參謀們的身體，都很健康。

他走了以後，我便無力地倒在椅上，竭力猜測他這次來訪問我的理由。他身體覺得好了一點，當然是一件可能的事，然而我的診治却的確並未有助於這一方面。即使曾經有助，他也不必親自到我家裏來拜訪。逐漸地我對於這位官員生了敬佩之感。他大權在握，而且有着他最強烈的種族特性——自尊心，却能有這樣的氣度，爲了一時間的缺乏自利，不惜屈尊向一個年輕的外國人道款。

也許那逃不了的面子問題，還是這一件事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因爲即使喪失了一個人對於他的敬仰，將軍也須將事情彌補起來，使他自己安心。總之，不管動機如何，此舉本身便有它自己的價值。也許他是一個過去有着曖昧情事的政客，可是我却不禁要懷疑，有多少西方人在同樣的環境裏，而會和他一樣舉動以求縫紉一個不快的局面。從那個時候起，我對於中國人的評價，頓時增高不少，使我不能不承認我原來對於這個民族所抱的觀念，行將遭遇到一個急劇的改變。

腎臟炎是張將軍身上的一個小毛病，真正的問題還是梅毒，不過他暫時入於間歇的狀態罷了。加以適當的診治以後，他反應極好，差不多只過了一夜，這所美國醫院就聲譽雀起，家喻戶曉了。重慶的報紙用着首行大標題說，當地某外國醫生，在一個重要官員的眼睛裏滴了一些藥水，又在他的臂上注射了一二針，竟然治愈了他的疑難雜症。他們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種診治，不是醫生自己先試了以後，再拿來施到病者的身上。頓時到我們這兒來就診的，便成了重慶一班領袖人物的風尚；我個人在我的同事之間覺得自己越像個笨驢，可是這種可笑的宣傳，却使醫院的聲譽和收入大為增加。這話也證明了中國人一句古話的正確性；「要做名醫，只要懂些藥理。」

從我個人的關係上說，則更加重要的乃是一個林姓商人的友誼。在我們第一次職業上的晤面時，我就覺得為這個病者所吸引了。那個時候，林某剛在壯年，大約四十四歲。他和大多數的四川人一樣，身體壯健，容貌清秀，還有一個異常坦白的態度。當我發現他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時候，我真是高興到無可比擬。檢查以後，證明他患的是慢性腎臟炎，比張將軍要深得多，再加上高血壓。這第二種的症狀，在中國人中間是不大發見的，推其原因，我相信這是由於中國人一般的生活優游舒緩的緣故。在答覆他解事的問話時，我將確實的病狀告訴林某，並且將特殊的飲食療養法和復原必要的醫治，說了一個大概。

他第二次依約來就診的時候，很清楚的，他已經將重慶所能得到關於腎病的材料都訪過了。

這一點知識，再加上他年輕時代在一個美國人辦的大學裏面所得到的關於西洋科學的一點皮毛學問，引起了種種的討論。我開始熱切期待他的訪問，引爲樂事。在這種訪問之中，兩個人的思想之間，並無譯員的障礙。不久，我們的談話便從醫藥說到當地的政治，說到租稅，財政，和世界大事。在這各種的思想地園之中，我的新交顯露出一種理智的把握，使我這個年輕的西洋人，在心智上不能稍有一點懈怠。

可是我們的友誼雖然日漸增進，我們却不能真正融洽無間，因爲從這個友誼起，我却第一次和原始的萬里長城碰頭了。這個長城是由家法和孝道建築起來的，並非公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用石頭和泥灰所築成的東西，可是這個傳統的長城，在排斥外國蠻子和他們的改革上，却比秦始皇的偉大工程格外來得有效。原來林某對於一切，雖然有其理智的感應，在生活上却並沒有他所應有的改良。某次他被我追問真相，他便抱歉地告訴我，他家裏的人，認爲這種規定的食物，不近人情，拒絕爲他備食。

這樣的藉口，使我甚感不快，因此我就問道：『你難道不說一句話嗎？』

『當然說的！可是我申斥我們屋裏女人的時候，我的母親就哭起來了。』

一時間，我們兩人都默不作聲，然後林某又說道：『醫生，你是一個到中國來得不久的外國人，對於中國的風俗人情，還沒有熟悉。我的父母相信我們祖傳的方法是對的，他們認爲這種奇怪的食物，最後總會有害於我；而且，一個女子打定了主意以後，』他聳聳肩膀，表示出對於已

定之局只能忍受而已的神氣，『沒得法！』

聽見了這句土話『沒得法，』我不禁把眉頭皺了一下。這是一句用來解決一切爭論的話，對於我的耳朵實在太熟悉了。『那末，你的父母決不會同意你住到醫院裏來嗎？』我慢慢地問他。

林君深思了一下。『也許我能够設法做到這一點。可是你得知道，醫生，他們每逢來望我的時候會，把食物帶進來的。』

『不錯，可是你能和其餘的病人一樣，他們在旁的時候什麼都不吃，等他們走了以後，你的看護會代你照管這些禮品的。』

我始終沒有知道，我們的目的，是用怎樣一番口舌才達到，總之數日以內，林君已經安全地住在醫院裏，由我照管。果然不出所料，凡是來探望的人，沒有一個是空來的。熱氣騰騰的容器裏面，放着甜煮蛋，或者紅燒肉，用四川的調味品把口味加得非常強烈，只須略微嘗一下，嘴裏就辣得像火燒一樣。這些東西接連不斷地送到醫院裏，接連不斷地被我們所充公。差不多一進醫院，他就開始見好起來，而我自己這個皮包骨頭的瘦架子上，也添重了幾兩。姨德沒有知道我在實驗着誘人垂涎欲滴的佳餚，因此研究不出爲什麼我的身體外表，較前健康，而吃飯的時候，我的胃口却又顯然不如從前。

病人住了大約有三星期以後，對我說道：『我覺得完全換了一個人了，我的朋友。要是能讓我再住一個月，多麼好！』

『至少再住一個月！』我不願他借此提出問題，偏獨斷地堅持道，『那末，你回家的時候，你家裏的人看見你這樣健康，就會了解你，並且幫助你了。』我說了此話，禁不住還加上一句，『你家裏當然有很好的廚子啊。』一時之間，這位病家却怔住了，然後他懂得了我的意思，便由衷地大笑起來。

『醫生，』有一天早晨他對我說道，『明天我必須出院了。我的父母知道我情願住在此地而不願住在家裏，心裏很不快活；在他們這樣高年，我不敢使他們心裏難過——還是我自己生病的好。』

對於現代科學這般熟曉，而且在其他各方面都極有理智的人，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真使我無話可說了。在那一瞬間，我真想對於這些用絞繩套住了現代中國頸項的孝道，發一些牢騷，可是我却把話吞了下去。林君的教養和基督教「大頌歌」的主題異常相像，即「從前既然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將來永遠如此，」不論成熟的年齡或外國的影響，都不足以將他從這種教養所責成的「順從」二字中，解放出來。

病者離院的時候，硬使我答應下星期某日到他家去赴宴。這個布置精美的宴會，的確使人感到非常愉快。之後，又接連着不少的次數，足以證明他對我的親切。時光荏苒，林君繼續按時到醫院裏來就診，似乎尚能保持他在醫院中所得到良好狀態，使我極為高興。

在這個時期之中，我每日在醫院中服務的時間，比前增加，而我和重慶人士的接觸，也大為

增加，其中有些是病家資格，有些則是同城的市民資格。那時正是大伏天氣，城中好像是在過度加熱的鑊子裏一樣，可是我因為從前曾經換過美國美羅蘭地方夏季的潮熱，所以對於這種煎熬的氣候，尚能應付裕如。高溫度對於重慶人的生活習慣，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影響。他們極少採用西方取涼的方法，他們所吃所喝的食物，據我所能看到的，仍舊和嚴冬時候一樣的沸熱。

現在我每在街上看見有人丟一個銅元在大餅攤上，抓起一根沸騰的油條，往嘴裏塞，我就禁不住要睜大眼睛望着。我的手指雖因屢經消毒的過程，而弄得非常粗糙，可是拿起這種油裏沸滾的東西，還要覺得燙手，那末他們的舌頭和上顎更柔嫩的表面，又如何能夠忍受這樣的熱度。這是我一直認為不解的事情。此種能力，不能歸之於習慣使然，因為幼童也有和成年人一樣的本領。看來，拉馬克的後得性理論，在這兒是比它在別處格外來得適用一些了。也許他們百年來吃的喝的，都是沸燙的東西，因此唇舌和喉頭的感覺力，已經麻木掉了。

重慶的食物，大部分都暴露於污穢的空氣之中，在這種空氣裏面，微菌自然是非常繁盛的。此外，蒼蠅和骯髒的手，也和食物常常接觸。可是重慶至少有兩種美味，人們却給它們一種原始的保護。油裏沸過的烤雞烤鴨，誘人地掛在熟食店的櫥上，外面披着一層很厚的紫醬色的蟲膠；蛋類的外面塗一層泥灰和精糠，名曰「皮蛋」，可以保藏數月甚至數年之久，依然可食。

我對於這些人的知識逐漸增加以後，乃斷定他們能夠長壽的兩個原因是：幽閒和一種高度發展的幽默感。一個中國人，不管他個人在商界或政界中如何重要，他差不多總能隨時抽出時間來

「要一下子」的。和一兩個朋友坐在城內爲數極多的茶館裏的小方桌子上，他喝着碗新泡的茶，可以將自己完全忘懷於愉快的閒談中。在這片刻的交談裏面，他們所有的心神的鬆弛，是西方人在一日之中，不大體驗得到的。

後來，我也養成了走進中國茶館店喝一杯茶的習慣。我不禁對於我的朋友們那種拋却罣慮和責任的能力，暗中羨妬起來。我在思想的過程中，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因此也即使在說說笑笑的時候，我也要心神不安地想到某個病人尙未見好，或者我還須做多少探討的工作，使我在這方面更有用處。那邊却和我們的習慣相反，他們一般人的生活，雖然是一個絕望的磨難，可是自全的本能，却給他們從每一個可能的時間裏面，偷出功夫來找最大的享樂。有些外國人喜歡將中國人這個性質稱爲「懶惰」，實在是一個很不當的苛評。因爲這個民族每日工作的時間，比歐美人長得多，而他們所得酬報却比歐美人差得遠哩。

我坐茶館的習慣，最初是將它當作一種生意經的。外國醫生和中國病人之間的鴻溝，在我似乎是格外浩闊。我以爲這不僅是由於異國的背景，還由於地位上的不平等。外國人往往站在最優的地位，而當地人却站在最劣的地位。在茶館裏鬆散的時候，人們則以較平等的立場相見，喝他們提神的茶，在每一個想得到的題目上，交換他們的意見。中國乃是地球上最民主的國家，除了講到學術方面的題目以外，在場的苦力，正和商人或學者一樣是會參加一般的討論的。

我的中國語彙擴大以後，對於這種自由參加的談論，也就興趣日漸濃厚起來，因此，每逢有

機會，我總插進幾句話去說到現代的醫藥和醫院對於市民公衆的價值。由於這種媒介，本來決不會想到這所醫院的許多人，現在也對於它發生興趣，並且常來賜顧了。

我自己所得的好處是無限的，因為和這些重慶人們社交，完全出於自然，把民族的特性顯露了出來，這種特性在醫院謹嚴的空氣中，是被遮蔽起來的。這些人的幽默感，真是至高無上。每一件事情，都是中國人的笑料，連我個人也都曾經做過他們的笑料。這是八月下旬一個炎熱的下午的事情，當時使我頗爲沮喪。

那天，我爲了交際，須往南岸一行。我從衣櫥中取出那套最好的白亞麻衣服，和唯一的一條倫敦頸巾來披上了。我的習慣是每逢坐轎，臂下總夾一本書。那一天的書，是深紅布的封面，是奧思勒的「醫藥論」。我的苦力將我搖搖晃晃，抬到商業區的時候，我就發覺那邊正要舉行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

四川本是一個水氣很充足的地方，可是那一年的雨季却遲遲不來，過了時候，田地乾燥，五穀因無情的熱度而成熟太快，枯萎發黃。農人不敢將他們小數的存糧出售，於是城裏的米價便開始飛漲了。結果呢，重慶人便和鄉下合作起來，決定舉行一次禱雨的古禮。

我初看這個古禮，好像遇到美國的救火員大演習一般，無限的行列，曲曲折折，在一層層的街上蜿蜒不已，陪同着巨大的嘈雜之聲。市民們穿了最漂亮的衣服，跟奇異的紙節以及同樣的怪物，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些紙物，佔據着行列的大部。沿着行進的隊伍，隨處都有一股一股的

烟，從小堆燃燒着的紙人和柱香中冒出來。

司祭的和尙和隨從人員，都穿得好似兇猛的野獸，或像冥界裏出來的魔鬼一般。他們的臉上都戴着猙獰的面具，雖在白晝之下，也是使任何人驚駭不止的。他們的頭盔，有的方形，有的橢圓形，懸掛着紅色的長旒，或者在它們的中央豎着七八枝燃着的柱香，向四面成輻射狀。在我看來，好像是一支一支筍的樣子。每一隊和尙之前，總是些舞蹈者和樂人，奏着樂器，放着一串串的鞭炮，或者像大聲叫囂着。一個人穿着一件華麗而晦暗的袍子，頭戴一頂用薄幕遮着的帽子，執一把長刀，不斷地揮着，在狹窄的街道上，從這邊劃到那邊，形成一個曲線。

每隔一定的時間，站在街沿上的苦力，就用大桶將長江裏的混水，直潑在遊行者的前面的路面上，逼使他們敏捷地跳開，以免沾濕。可是他們往往潑得過分準確，總把遊行者的弄得拖泥帶水，而那些明知道自己做了人家的笑料，却也嘻嘻哈哈，極其快樂。我完全爲這個有趣的玩意所迷，被抬着和羣衆一同前進，却忘記了一個外國人實在是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靶子。當一桶水終於擊中了我的時候，我那臉上又驚又怒的神氣，一定是可笑到極點的，因爲兩旁的觀衆，都在轟然大笑起來了。

在一剎那的時間之中，我的漂亮頭巾和紅書！就將五顏六色，流到我濕淋淋的衣服上面。那時候，我不禁脫口說出罵人的話來，這種話，在我幼年就被警告決不是「上等人」所能用的。那些重慶的市民，雖不懂英語，却立刻知道了它的意義，便又高聲叫喊起來。一時間，我的外表弄

稀狼狽不堪，而身上又覺得很不舒服，可是當我向四周瞪視着的時候，他們的歡樂的樣子，却使我的怒氣逐漸消去，不覺也跟着他們笑起來了。我頓時發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覺得我是被這個奇怪的世界所接受了。此後，我回家更衣，重行出發的麻煩，似乎只是一件區區的小事而已。

熟悉中國情形的人，總能說出許多故事，講到中國人的幽默，在解決嚴重或其它的問題時，具有如何的價值。這個爲一般人所共有的品性，乃是友誼的基礎，和事業的機器上所必需的滑油。在許多歷史的事件之中，有些外國人在中國，的確曾經靠了一句幸運的妙語，或者笑話，不但救了他們的產業，還救了他們的賴子。這也許還是「面子」的關係，使這些東方人怕擲揄甚於怕大部份的苦楚。因此，他們每逢爲命運所播弄而成爲別人的笑料時，總認爲坦然接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五章 關山千萬重

在一晝夜以內，過期了數十天未曾下降的雨水，果然落下了，使中國人對於這個歷來相傳的龍王會更發生了信仰。老天似乎要爲了補足以往的不足，每天都是傾盆大雨，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兇猛。九月一日，我們冒了高溫度從南岸遷到城內，希望避免那濃蔭之下的霉氣和濕氣。重慶繼續發生蒸氣，街上石板的隙縫中，冒出年代悠久的污水。重慶人坦然接受他們這種惱人的天氣，可是大部份的外國人却是無論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似乎受罪一般；除了少數幸運兒，他們能夠到遙遠的峨嵋山去避暑，那邊不但因有一萬一千呎的高度而極其涼快，還是佛教聖地的惹人心目之處。

初到東方來的人，聽見外人肆意談論他們國內社交場中所禁止談論的題目，都不禁要大吃一驚。無疑的，這一部份原因是由於中國人向來是喜歡直言的。在中國人看來，人體的生理過程是非常自然的，他不覺得有什麼理由對於這些事情就不能和別個題目一樣自由談論。傳統的禮儀，固然使中國女子在公共場所對於衣以章身之道比別人格外小心，可是她們也和她們的丈夫一樣，將外國人的過於謹嚴，視爲一種做作。

盎格羅撒克遜族實在是最敏感的民族。因爲歐洲大陸上的人，在這些事情上，和東方人是差

不多同樣坦率的。可是，在中國住上數月以後，你時而看見一個中國的長者在路旁的溝渠中小便一下，而並不失去其尊嚴；或者他用極大的禮貌詢問尊夫人是否懷孕，或者何時生產，你就會覺得固守着自己的禮節，委實毫無意義了。

還有一個極大的原因，那就是腸胃傳染病的流行。在重慶這樣的氣候裏面，差不多沒有一個外國人逃得過泄瀉或者痢疾的，於是這種疾病就成了社交裏面閒談時候的普通題目。

唯其由於這些疾病的嚴重性，它們倒反而使患者對於它們能够置之度外。當一個人知道他的腸胃病大概要毀滅他在外的事業，而將他載回到家裏度其長期的床上生活的時候，他就認為他應該有點戰士的精神，不為這種威脅所嚇到；至少在和別人談話的時候，他應該有坦然的態度。像重慶的許多外國人，那樣豪爽地與氣候和疾病在不利的形勢下作戰，確實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這個戰爭往往是失利的；如果他們不信，那末外人墓地和請假回國者的人數衆多，立即可以校正他們的樂觀。

十月裏，我們一個生在長江上游的輪船中當船長的朋友，在抵埠的時候來拜訪我們，邀請媯德赴宜昌——他的妻子處——去小住一月。媯德在重慶的第一個夏天，過得非常苦惱，而宜昌現在的氣溫又不比我們的這樣磨損人的精力，因此，我就竭力克服她對於這個建議的反對，堅勸她接受他們的邀請。

在重慶的醫界裏，我向史篤培醫生請教得最多。有一天早晨，史醫生到我的醫院裏來。『我

聽說你要旅行去了。」他說道。

「不是我！你所說的，大概是指婚德吧；她上星期到宜昌去了。」

「不，你有重要的診務須到中國的西南去走一趟了。」

「呀，這對於我倒是一個新聞哩。」

他微笑起來：「中國人都知道了，你却不知道。我要來給你一個勸告。如果你去的話，必須將你的報酬和費用事先完全講定，否則便莫動一步。這一次你所要對付的是一個政界人物，不是中國的商人。」

在他訪問以後的數小時中，我在院中來來去去，心裏一直奇怪：究竟重慶人是不是比我先知。可是到了下午傍晚，有人告訴我省政府派來的一個代表團，正在大廳上等着見我。那時，我仍舊只能說最簡單的中國話，因此，我還是照例請杜醫生暫充我們的翻譯。事情似乎是南京中央政府的一位長官，在往西南的旅途上，忽然患病而急需診治。在那個時候，到西南去並沒有航空的路線。重慶和他所就攔的地方，直線距離約有數百哩之遙，却是能够得到現代診治的最近的地方。

我雖然天生是一個喜歡跑路的人，可是這次的旅行，却第一次並不引起我的興趣。近來我的時間和思想，已經為日常工作和改組醫院的計劃所全盤佔據了。

「這個邀請，對於我，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榮譽啊，」我請杜告訴他們的代言人，「可是，我

不能接受這個邀請。」

這些中國人，認爲這個拒絕是開始談判時所必有答覆，因此，他們繼續討論這個邀請的細節。

他們建議：供給我請一個翻譯，一小隊的衛兵，一路上全部的開支，以及每天二十五塊銀元的報酬。這「全部的開支和每天二十五元」的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重慶居住六個月的經驗，告訴我賣買場中第一個數目往往不過是最後付出的數目的一個零數罷了。醫院需要現款甚亟，這也許是賺錢進來的一個好方法，只要我能够脫身。我便對杜說道：「告訴他們，這次出診每天要五百塊錢。」這個不近情理的數目，却敲動這個代表團格外認真討論起來。

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同意於第一個價錢的；如果有人竟然這樣做，他就會被列入「老實人」的名單中去了。如果我對於他們所最初提出來的價錢認爲滿意，這個代表團大概就會找到一個很有禮貌的託辭，而到別處去尋醫生了。

雖然我聽說那未來的病人是異常富有，可是我個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並不想欺詐政府或者它的代表，可是從醫院的立場來說，這個交易要抽出一個在醫院中工作很多的醫生，去跋涉危險的長途，並且路上還須帶許多巨值的器械和藥品，它們隨時可以遭遇到損失，那末，這個數目也就不能算不公道了。在重慶，我們並不能夠走到百貨商店去立刻購買到新的外科用具，即使帶有現錢也無用——何況現錢並不常有。如果你打碎了全院所有的唯一的電熨器，那末，你惟有到上

海去定購。如果你的運氣好，需時一二個月；從美國去購買，則需三四個月。

心裏盤算着這些主意，我開始用真正東方的習慣和他們討價還價，拒絕他們所提出的一切數目，一直到後來它抬高到一百五十塊錢的時候，於是我說話了：『兩百塊錢一天我可以去。我並不願意出門；我所以答應，不過是看（四川省政府）主席大人的面子罷了。因此，我要求他也有印子蓋在我們的合同上和沿途的盤費上面。』要本省的政府做後盾，乃是史醫生的勸告；中央政府遠在一千哩以外的南京，那末讓四川省有力的軍人來做這件事情的後盾，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事。

『貝醫生，什麼時候可以動身呢？』這是我二百元哀的美敦書提出以後，立即獲得的答覆。

『立刻就動身；就是這樣，病人也着實要等一等了。』

於是代表團答應我明天早晨辦妥路上一應的手續，省內的通行證，和關於金錢的合同，然後離開了醫院。

我正在醫藥室中挑選路上應帶的藥品和化學製品，我的朋友林某來了。中國的傳播消息，真像有一個驚人的網，原來他也和史篤培一樣，已經知道這次我出診的詳細情形了。

『你在挑選藥品啦！』他微笑着說道。

『是啊，可是無論我帶些什麼去，都是沒有用處，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病人患的是什麼病。』
『爲了我們的國家，我請你挑選適當的一點——他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我吃吃地笑起來：『奇怪的事情不斷而來！一個四川人，竟說南京官員的好話。』

林的眼睛閃爍一下，然後他換一個題目說道：『你要我派一兩個人陪你去，爲你除去路上的障礙嗎？這一路上要經過一個很荒野的區域，同時風景也非常美麗——我簡直妬忌你哩。有一次我的父親走古老的官道到南邊去，他常常說起那邊的風景。你走的路並不通到極甸，可是據說那邊的山嶺也是一樣地莊嚴。』

『我但願你能够和我一道去，』我對他說道，『可是我覺得並不需要你派什麼人來。代表團已經答應我請一個翻譯和衛隊，我還要帶醫院裏的老米做我的隨身僕人。』

『關於衣服，他們可會告訴你什麼話嗎？』

『衣服？沒有，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你真是一個年輕人，一個纔來的，』林某譏諷道，『否則你總知道這些山嶺的名聲！可是你放心！我決計設法使你不凍死。』他站起身來預備走了：『你自己小心些吧，醫生。』

我斜視着手裏一個瓶子：『你也能這樣嗎？』

『當然！』他輕快地允諾一聲，便走出去了。

不多時以後，林的僕人帶了一個包裹來了。包裹裏面是兩件完美的冬衣，藍灰色絨子的面子，裏面鑲的是柔軟的白羊皮。那是十一月的一個下午，重慶的氣溫是華氏八十度。我把這兩件袍子放進我的行囊裏去的時候，覺得這實在是一件很奇怪可笑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又想到這兩件

袍子的主人，我頗想知道他的家裏人，是否又在拒絕和他合作。

按照預定的計劃，第二天早晨我一切都收拾妥當，準備出發，只等老米和預備送到我們水邊的一個醫院中的苦力。一時間我覺得異常地孤單。兩個鐘頭以後，翻譯來了。九點鐘的時候，我的十二個轎夫也來了——四班人分担高山上抬轎的辛苦。午前不久，又加上十個兵士，是我的衛隊。突然，這些人好像他們「影子戲」中的人物一般，一個接着一個都不見了，又剩下我孤零零一個人，「穿着整齊，無處可走。」後來逐漸地每一個人都幹完了私事回來，四點鐘的時候，代表團中的首腦也來了。他曾答應陪我們通過重慶城門到江邊去的。這時候我們才真的出發了。

在水城門口，稅警檢查文件和行李，一切都進行得頗為順利，可是後來他們要揭開我的篋箱子，我却不答應了，這裏面我放着醫藥用具。

「告訴他們不要動它！」我對翻譯高聲喊道，「這裏面每一件東西都消毒過了。」我親自監督消毒的過程，並且將器具都用棉花包好，裝在上過油的綢製袋裏，要用就立即可以拿出來用，因為到了那邊，恐怕不容易做消毒的工作。我的翻譯便向他們抗議，說明這些東西是用以醫治中央政府一位高官的，不可妄動，可是他的話却沒有用處。

「中央政府當然有最高的權威，」那些警吏對他說道，「可是重慶還是重慶，它的稅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不是旁人的事情。我們怎知道你們想偷運什麼東西到貴州去？」那檢查吏憤憤地說完這話，就來把籃蓋揭了開來。

我只得從轎子裏搖擺出來，將籃蓋重新蓋上，並且將身子坐在上面，這倒使眾人吃了一驚。這個動作，固然保護了我的器具，却並不有利於事情的開展，因為檢查吏跟我相對於這個古城之口，構成了一個僵持的局面。最後，那惶惑的代表團首腦總算得到一個保證，說如果主席來個手諭，說明這個籃子不得檢查，它就可以免查。於是這位領路的就急忙出發去設法了。

我的公文弄到，並且為稅吏所接受的時候，天空中已暮色蒼茫了。挑夫們又將那些籃子扣到扁担上去，代表團的首腦走過來向我告別，並且將沿路我得以領取酬金和開支的各個地名，又說了一遍。

『今天的錢在什麼地方呢？』我問道。

『可是貝醫生纔出發啊！』那首腦抗議道。

『哦，那裏話，』我叫翻譯代我反駁道，『我從今天早晨六點鐘起，就出來出診，已經忙了整整一天了。』

『不錯，』他勉強同意道，『大醫生，今天的錢，我給你一個憑據，你回來的時候再拿也不妨，省得路上又多帶這一些銀洋了。』

史篤培關於政界人物的警告，使我想到英諺有云：一鳥在手，勝於雙鳥在林。因此我便對他說道：『不担累的，這個僕人要回到醫院裏去，他一定很願意替我把錢帶回去。』

首腦仍舊躊躇不定，我就接下去說道：『也許我誤解了主席所訂的條款，我們要不要回去看

「看呢？」經我這末一說，首腦立刻將錢付出，我就叫僕人帶錢走了。

我們遲緩地魚貫而走出城門，來到了江邊，晚餐正在預備，我便乘此難得的機會，仔細看看住在重慶城外的人民。背倚着高聳的泥堤，這是一片小地方，其大似乎只能容得下數十個人的居住，可是實際上却有數千人住在此地。這些市民因為過於貧苦而無力安居城內，只得將他們的房屋建築在山壁斜坡上面。屋基和竹柱，只是一層一層上下繫住，單薄的一方方草蓆，構成這些房屋的屋頂和四壁。

垂直的梯子當作走上這些破屋的階步。這些破屋，都是一間房一家，全家的人都住在裏面，只要有食物的時候吃些，只要有什麼工作就辛辛苦苦去做；睡覺的時候，也許常常夢見一碗滿滿的白米飯。

這批人的食物，大部分都來自江流之中；這條長江可說是他們求生的掙扎中唯一的同盟者。因為此處水流很急，來自農村的船隻，往往因為載貨過重，發生危險，每逢有什麼紫色的茄子或者青葉的菜蔬翻在河裏，便有岸上那些游泳極快的孩子，跳下水去爭奪，船上的人，此時休想搶回。因為這些孩子，當船上的所有者還沒有發覺的時候，他們有訓練的眼睛，已經看見掉在水裏的東西了。

長江的水來自希馬拉雅山，每年深冬，希馬拉雅山的冰和雪融化以後便直衝下來，使重慶城前的水頓時增高到三十呎至九十呎，向城裏泛濫進去。一夜之間，城外就變成了修羅場一般。在

潮水的壓力之下，竹竿和草蓆所搭成的茅屋，自然像火柴梗一樣，立刻折碎塌倒；屋內的許多居民，在黑夜裏可怕的潮聲之中，向山上摸索，一個失足，便從此失去了蹤跡。後來接替這些失蹤者的貧民總是很多，他們利用每一樣殘物，又開始搭起他們的茅屋來。

這些黃昏，燭光和鍋下的柴火，却使這些茅屋呈現出一種白晝所決計看不到的美麗景象。在談話的嘈雜聲中，還夾着笑聲，一時間貧民窟中常有的可憎的面目，却完全消失了。當我們渡河的時候，我又想到中國人何以有此忍受極度的苦難而猶不屈服的能力，百思而不得其解。

當我們到達彼岸的時候，已經是黑夜了。我們的行列，帶着許多的小燈，將可怕的黑影照在高築的田地上面，沿着狹窄的石路，搖擺前進。這條路直通到貴州省，再往大西南去，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了。

在整個夏天之中，重慶對岸的第一和第二兩座山嶺裏面，常有小隊流動的兵士互相作戰。此時我們的伏頭，每逢有人住的地方，便打聽繼續夜行是否安全。到了第一個大村莊，他便決定我們已經距混亂的地點極近，不能再向前進了，因此我們就停了下來。我們所看見的唯一居民，只是一個昏昏欲睡的守卒，使我對於夜宿的地方不禁躊躇起來了。

老朱對我說道：『有一個小客棧的，貝醫生，只是他們說太骯髒了。』

『可是我總不能通夜坐在轎子裏面啊。讓我們且去看看吧！』

我們在黑暗中擇路而行，走到一所陰暗的房屋面前，上前打門。起先是含糊的答應聲，後來

便是拖地而走的地步聲，然後前門大開。我們便走了進去。房間裏也黑暗得和街道上一樣，可是漸漸地我辨出有些人睡在那裏，於是我決定在他們中間找個安身的機會。

這個僅有一室的客棧，沒有地板，只有泥地，積年的痰唾和污穢，使地面上滑得好似橡皮一般，使我前進兩步，必須退後一步。在這個不穩定的立足之地，再加上一盞豆油燈火在雅片烟霧之中搖搖欲滅，使人得到一個在海上遇到暴風雨的印象。在那一剎那間，我覺得有一點像那「古代的歌手」，孤立於陌生旅客的中間。

老米很能幹地發現靠牆壁有兩張長櫈，便將我們的行軍床架在上面，舖好了我的床。我只脫去鞋子，爬到被頭裏面，等待晚飯。晚飯是一碗薰豆和一杯咖啡，拿來我立刻就吃光；雖然室內空氣很不好，還有種種的不愉快，可是我立刻就入睡了。

三點鐘的時候，伏頭將我們喊醒，出發趕路。早晨是除了咖啡和第一罐剩下的薰豆外，又加上了紅皮橘子。此地天氣晴朗，比重慶涼快得多。我步行了好幾個鐘頭，使我的驕夫甚為高興。一路上隨時隨地都遇到兵士，在八九點鐘的時候，我們便被阻於中途，不准前進。大概他們的敵人就在山嶺的那一面，如果天氣繼續晴朗的話，下半年無疑的是要開火了。

伏頭和一個軍官高聲討論路程的時候，我注意到這些戰士所攜帶的步槍，大部份的槍管都是彎曲的，便問翻譯這是什麼緣故。過了相當的時間，他來解釋給我聽，說，上一天他們在打靶子的時候子彈發得太多，使槍管熱得融化起來，因此變成彎曲了。我想如果敵人也和他們一樣，那

末對於開火的事情，實在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可是我們却決定繞一個十三哩的半圓圈子，避開他們的火線。

當這多餘的旅程終了的時候，我們走到一個有牆的城市。迎面來了一羣武裝的市民，自稱爲「衛城隊」，將我們阻住了去路。檢查的時候，發現我們的文件上面，並沒有提起他們這個城的名字，因此，他們給我們選擇兩條路走：一是從來的路上回去，一是繳出一筆稅金。當後面這一點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就在城門口徘徊着。在城門口的屋子裏，有一個年老的婦人坐着，正在把棉絮塞到她的衣服裏面，預備度過將臨的冬天。

翻譯來低聲告訴我，說他們願意放棄稅金，只要我們能收納他們隊伍中的若干人加入我的衛隊，以表示我們對於他們的信託。這個建議我不禁覺得對於我是一種「敲竹槓」，可是這些無限的耽擱，已經使我厭倦非常，因此我就叫他們接受這個建議。所謂若干人，結局却是二十個人，於是我們就帶了這些新的隊伍出發了。

那天晚上，天空明朗，甚爲暖熱，使我們能够在繁星之下露營過宿，這對於我第一夜的客棧經驗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補償。在收拾行李的時候，老米一定在廚房的架子上發現了許多罐裝的蠶豆，因爲它們每一餐都出現在我的眼前。這晚我又睡得很熟，一直睡到三點鐘喚起我的時候。

差不多頓時我們就開始爬山了，一連爬了許多的日子。行程異常地緩慢下來。我用步行來減輕驕夫的負擔，而時時呼吸的急迫，使我知道空氣正在稀薄起來了。這時隊伍常常停下來休息，

每次停下來的時候，大部份人就大吸鴉片。我問他們爲什麼緣故，他們說這是在高山上提神最好的東西。在這方面它的效力是很容易了解的。因爲它暫時麻醉了神經系統，使人忘記了身體上的疲倦和不適。

可是血壓上所起的反應却是驚人的，我爲了好奇，曾經試過許多人在吸鴉片前後的不同。稀薄的空氣，使人天然地血壓增高，可是每抽一筒鴉片，它就會降落到比尋常還低。對於這個反常的現象，我至今提供不出什麼理論。

第二天爬山的時候，這些人停頓的時間更多了，我便提議大家多發一點糧食。老米給我吃的是雞蛋，罐頭火腿和土司，使我大爲驚奇。原來他一直將它們秘密收藏着。此時我們在一條從削壁上砍下來的狹徑上行着，路上堆着岩石的碎塊——對於我們立足，實在是一個威脅。從此地下望，在數千呎之下，是一條波濤洶湧的江，一個失足便是死路一條。這些荒野的高山，似乎盡爲我們這一隊人所佔有。因爲此地不像低地上那樣每隔相當的距離，必有一個村落；此地可以一連走上數小時，却看不見一間茅屋。

在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們走到一條比較寬闊的路上，便停下來進食。我們剛吃完，有一隊兵士從轉彎的地方走了出來，聲稱他們是省辦的民團，駐紮在此，專門阻止川貴兩省之間的私運，並且堅持要檢查我們的籃子。我屏着僅有的一點氣，看着他們，可是運氣真好，他們却漏過了那隻裝着醫藥用品的籃子，因此當他們隨意揀去幾件東西（我的照相機也在內）的時候，我只略微

抗諍一下而已。他們乃是一羣面目可憎的人，我想假如和他們發生衝突的話，那末我們這邊的衛隊爲了水土不服，難免要被他們擊敗。此後我每想起那只照相機，總覺可惜得很，因爲跟着它的失去，這一次有趣的旅途上所有的攝影，也都失去了。

前進數「里」以後，我們走到一所茅屋之前，同樣的事情又將我們攔住了。這一批證明確是真正的民團，先前的那一批，乃是偷穿了制服的土匪罷了。他們施行一番非常浮面的檢查以後，便允許我們過去。我乃以稀有的不自私態度，懇請他們收下我們兩罐薰豆，表示我們的敬意。

冰和雪現在增加了路上的危險。我在自己的衣服上面又加上了林某給我的皮袍子，可是還覺得寒冷難受。大部份的驍夫，仍舊穿着本來的棉襖褲，仍舊赤腳穿着草鞋；只是少數比較幸運的人，在薄棉襖上穿着一件羊皮背心。可是他們對於寒冷却一點不訴苦，而且他們少量的雅片吃完以後，也不嚷疲勞。這些重慶人，中間有許多人是從來沒有看見過雪的。現在他們手裏捏着雪，便露出一種天真的歡樂，連說：「好看，好看！」

那天晚上我們住在路旁的一個歇涼亭裏；這是一個很簡劣的蔽身之處，是一個佛教信徒爲了做好事積些功德而建造起來的。我裹在林某的兩件皮袍裏面，對於他的關切深爲感激，因爲天氣寒冷得簡直不能形容。這個天氣再加上了稀薄的空氣，睡覺成爲不可能的事，因此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我覺得比上一夜就寢的時候還來得疲倦。

不久，我便知道其餘的人，和我也一個樣子。他們總是向前猛衝數百呎，然後立即停下來休

息。我自己的心臟震盪得極其痛苦，許多人鼻孔裏流出來的血，使我們一路留下了一條血跡。當我們繞過山峯的時候，那條波濤洶湧的江又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不過它現在比先前更遠在我們的下面，如果沒有它的白浪，我們簡直要辨認不出它是什麼東西。在近黃昏的時候，山路開始向下了。到晚上九點鐘，才走到一個村莊，這時候我們又開始覺得我們是尋常的人類了。據我記憶所及，該地的客棧比先前的更糟，可是那時候我已經疲敝不堪，也沒有精神去注意到這些事了。

一天晚上，我們走到了我將要去第一次領取報酬和開支的城市。我知道帶這些錢在路上走不大穩當，因此一到該城，我就叫老米去打聽有沒有教會的機關，結果打聽到這裏有一個英國小教堂。第二件事情，便是去找到那個付款的人。說了一番客套以後，那人開始藉口種種託辭，不能把那筆應付的錢付給我。後來我不耐煩起來，便叫翻譯警告他說，如果不立刻將錢交出來，我第二天早晨便要回到重慶去。

拿到了現錢，就一直走到教堂的宅地去，看他們將銀洋換成上海教會的支票，小心地藏在一只保險箱裏。這筆款子，到了下江是要略微打一個折扣的，可是我相信小心些總不會吃虧。此事做畢以後，我便浸在熱水裏洗了一個浴，換上一身衣服，再吃了一餐沒有豆子的飯，並且睡在一只真正的床上。

第六章 中國之謎

第二天早晨，我走出這縣城一小時的光景，有一羣武裝的便衣人員將我們攔住了去路，向我們索取昨夜我所領到的那一筆錢。我向他們說明一番，並且將教會裏的支票給他們看過，他們才明白搶不到我的錢了，於是就建議我的衛隊須再添上他們那方面的五個人。我竭力反對，可是毫無用處。

爲了缺乏經驗，又爲了言語不大懂，因此，在這次的旅途上我幾乎一點權力都沒有的。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翻譯和伏頭便成了真正的管事，而我反不得不接受他們的決定。漸漸地我對於每有機會卽行增加衛隊的理由發生懷疑起來。原來在中國這片偏遠的內地，也和世界上其它各處一樣，當地的人們對於旅客總是用盡種種方法來向他們取利的，而對於有政府供給的旅客，當然格外來得起勁。我們苦力代表無疑的就是用雇用失業者的方法，給那些人們一個「揩油」的機會。工錢和食物都是由我這裏開支的——這事情除了當事的政治家和我以外，就沒有人受到什麼影響了。我開始明白，何以中國任何有野心的人，只要他有一點錢，就能够得到一個軍隊，而且在相當的時期內，成爲一個軍閥。

事後我向那翻譯道：「這些人怎麼會知道我領到多少錢的呢？」

他解釋道：「在這個區域裏面，四川省主席的朋友是很少的。可是他乃是一個凶猛的將軍，凡是有所求，聰明的人總是沒有不答應的。昨天晚上他們照你所要的錢給了你，貝醫生，可是他們並沒有理由不能設法再從你手裏奪回去啊。」

「他們以爲錢搶去了我不會通知省主席嗎？」

他眉目間露出一點感到趣味的神氣：「這個城裏的官員會附和你的控訴，而且會說得比你更有力一點；他們會怨天尤人，說他們住在一個盜賊橫行的區域裏面。四川省主席還能夠說什麼話呢！」

我們繼續走下山的路，趕得很快。轎夫抬我也沒有多大的艱難，因此我又坐起轎來了。一路上我飽餐美景，簡直患了審美性的消化不良症；只得拿起一本開伯著的「普通診斷」來一連看了幾個鐘點。這一天我們並沒有停下來吃飯，大家似乎都把水莫來狼吞虎嚥。我吃的是橘子，這是中國西部產量很豐富的東西。我吃得簡直忘記了數目。起初我以爲這樣不停的趕路，是爲了補足失去的時間，後來才知道一個月左右以前，有一個外國人也走這條路的，在中途被人殺死，因此這些人都爲我担心。

第二天的路上，望出去隨處都有人家，使我們安心不少。可是，有一點却使我驚異的，原來這裏的人無論外貌和行動，都和中國人不同，其中最顯著的生理上的一個異點，就是他們的手足都很大，而且長得很難看。翻譯告訴我這就是苗人，是生番的一種，數百年來，中國人想盡種種

方法想把他們從貴州省驅逐出去，可是他們始終佔據着不走。他們的身體強壯堅實，可是非常散亂不潔，而且對於思想方面的東西，毫不感到興趣，因此過去中國人總是輕視他們，將他們當作野蠻人。

我們在他們的村莊上停留下來，使他們得到了很有趣的經驗。此地有許多居民，尤其是兒童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外國人。最初的驚訝過去以後，比較大胆的兒童就冒險走近我的轎子來，結果發現並沒有什麼危險，其中有一二個就伸出手指來碰我的身體，我給他們橘子，可是本能一定會警告他們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禮物，因為他們拒絕了我的橘子。也許在他們和他們長輩的心目中，不知道我究竟在動物中應該屬於那一類，所以對於我特別懷疑。我的中國同伴不會說他們的話，而他們也不懂中國話。

我們的午飯就是在這個村莊中吃的。老米將取之不盡的罐裝黃豆又開了一罐，熬過以後，拿出來給我吃，使他們驚異得無可形容。他們似乎以為這些豆子就是在罐子裏面生長起來的，經過這一次的詫異以後，連我使用刀叉的吃法，也不能使他們覺得奇怪了。以前，我一向對於觀看動物園和馬戲班裏的人深抱同情，可是從今以後，我却並不這樣想了。我覺得被觀看者和其他的人是一樣感到興趣的，即如這一次，我被他們觀看者，心裏也很是高興哩。

不久，向上爬的工作又開始了。這些山巔吹不到猛烈的風，山坡上盡是怒放的異花。奇怪得很，在四川南岸的山巔裏面，野獸和蛇蟲是常見的東西。在這裏却一種都沒有。至於植物，則製

造藥料的麻黃，則恐怕是最豐產的了。枝幹上面垂垂長滿的都是紫紅的漿果，我的同伴們都一邊走，一邊採下來吃。我也嘗了一兩個，覺得其味甚苦。

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到了一個城，這又是我領取酬金的地方。錢領到以後，我仍舊將它放在當地的教會裏面。這時已經入夜，我發現有一個藥材店尚未閉門，就走過去觀望一下。在架子上面，放着許多大瓶，瓶裏蒸着蛇，蛙，以及各種各樣的蟲類，還有許多曬乾的樹枝和草根，掛在牆上和天花板上。翻譯將我還帶在手裏的麻黃的枝幹拿出來，問那店裏的人，它在醫藥上有什麼用處。

那位老者起初解釋中國醫學中一個最常聽見的學說，就是藥物某部分和人體患病的某部分形狀相似，對於治病是很重要的。舉個例子來說，如麻黃的枝幹中榨出來的漿可以退寒熱，因為寒熱起因於血液敗壞，而血液流動所經過的脈管，正和麻黃的枝幹一樣。從植物的結節上取下來的東西，當然是用來治關節炎一類的疾病的。這位藥店主人剛巧並不知道當地人把麻黃當作收斂劑來治黏液膜的——這在美國西部也是極普通的。在中國，無論治寒熱或風濕症，總是以大量出汗為主要的治標方法。

第二天早晨出城以後，又在路上被阻，經證明領來的錢已經放在別處，我的衛隊又增加了幾個人。由這裏起，我們一行人便迤邐下山，來到一條江邊，團體和行李都載上了十數隻小船。這些船兩頭都是尖的，船身狹長，專門製造來航行於急流之中。這一段急流很是著名，駕船極其困

難，離岸還不遠的時候，一隻船就傾覆在河中，損失了所有的籃隻。幸而這些籃子裏面沒有真正重要的東西在內。

這一次航行繼續一日之久，驚風駭浪，風景美麗。每到一個急流所在，舟子便聯合起來怪聲怪氣地唱着。不一會，我們就衝進一個可怕的漩渦裏面，水如滾沸，濤聲震耳欲聾，水沫四濺，令人目眩；衝過漩渦，便達到水平如鏡的境界，然後準備下一次的潛水。在這一日的航行尙未完畢以前，我便覺得坐在琵琶桶裏穿過尼亞加拉瀑布，實在算不得什麼本領；在緊張的時候，我想到媽德事先沒有知道這次旅程中的細情，實在是一件謝天謝地的事情，因為她不能用想像來恐嚇她自己了。

由重慶出發以後，我所一路經過的寂無人烟的地帶，也可算是地球上的一個最壯觀的景色。中國人素喜到名勝的地方去朝山進香，而且不辭勞苦，對於任何行旅的不便，都能忍受不怨，可是在這次的旅途上，我們却簡直沒有遇到一個旅客。顯然的，內戰和盜匪已將這個區域變成旅客視為畏途的地方了。

然而不到十年光景，這個地方却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化；今日和昔日，形成了一個驚人的對照，原來它現在已經為難民所聚居的福地了。成千成萬的人，在此地從事開闢的工作，重建起他們的家來，並且發展了國家的領土。在某幾點上，其情形正和一百年以前美國開發西部一樣。在這些隱僻的山谷裏面，遭劫的人民，至少暫時可以不為怒吼的大砲和呼哨的炸彈所威脅而得到相

當的安全了。

目前這個區域和其它西部各省之間，有一條現代化的汽車路連結着，單是這條路的本身，就是一個超乎人力以上的偉大成就。由這條路經過西南各省，便可以通到越南和緬甸去。在這條大路上面，有一個迂迴曲折的行列，都是些無家可歸的男女老幼，在他們的足跡之旁，擁擠着人力車，獨輪小車，驢子，以及運貨的汽車，裝載着個人和政府的食物和配備。可是當我看見它的時候，一切都還是保持着數百年以來的面目哩。

上岸的地方是一個市鎮，我知道再有一日的行程，便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地。過了一日，果然到達了。我們這一羣包括衛隊，伏頭，翻譯，僕人，轎夫，和扛夫，計共一百二十人。到的時候，給貴定城的守衛軍一個很好的印象，因此他們對待我們非常有禮。他們告訴我，我所追尋的那位病人，到此不過早一二小時，而且曾經停留下來和市長會談許多時候，然而又忽忽趕路往西去了。

除了追蹤，已別無他法。誰知我們出城不過數里，便在鄉間追到了他的團體。他們顯然是在期待着我們，在路旁搭了暫時的營帳，病者學貫中西，是一個文化程度極高的人。他患的是惡性癩。雖經開刀，却沒有完全割去，紅腫的範圍很廣。我建議立刻動手術，他馬上就答應下來；我一路上沒有修面，留了很長的羊鬚，他之所以一見面就非常信託我者，這點，羊鬚恐怕也有着頗大的作用。

我的第二個要求是我們就暫宿於此，明日再動身。他的答覆就沒有第一個那麼順利。經過一番仔細的考慮，他才同意了我的主張，可是，以我先把我一羣人打發了先走爲條件。他對我說道：「我也要到重慶去，醫生，因此我們可以同路走的。至於你這些人呢，讓他們立刻就回去，這樣，便可以又省時間又省銀子了。」

這個安排使我完全滿意，於是我就揀下老米，一二個扛夫，和兩班轎夫，其餘的人如伏頭，翻譯以及衛隊等等，我都令他們先回去了。

下午手術完畢，病人舒適地休息着，我就從防衛得非常嚴密的篋箱子裏摸出化學藥品來，開始檢驗血液和小便。檢驗結果，不甚良好。第二天早晨包紮傷處的時候，我便問病人有沒有時間在重慶醫院裏面住一二個星期。

「目前我不能够住。」他對我說道。

我們回去的路徑，便在我來的那條山路稍西一點。我每日與他同行，漸漸看出這位官員的行動爲秘密所籠罩着。第一點，他的侍從拿一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來講，實在太少；第二點，只要是可能的話，他總是避免城市，單在曲曲折折的田塍中走。每逢高度或天氣逼得我們必須找尋宿處的時候，往往總是遠離慣行的大道，宿在那些小村屋裏面；因爲這一帶的人，「政府」兩字，還是非「京城」的意思，他們以爲慈禧太后還高據着寶座哩。

越過四川省的邊境，我們又走進了火綫。兵士佩槍的很少，不管是彎的槍，或是直的槍，都

很少見；他們的武器差不多盡是小插子，大刀和雨傘。如果天氣暖熱的話，他們大概還要各帶一把扇子。作戰的雙方除了開火的時間以外，保持着非常的睦誼，因為我們曾經在好幾個村落中看見他們一同吃喝賭博。他們一點都不阻攔我們，這實在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因為病人身體雖不舒服，却堅持着必須用最高的速度趕路。

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替病人包紮。那一天離重慶已近，我正在包紮的時候，他幽閒地說一句話，倒使我吃了一驚：「醫生，我們立刻就要分路了，你能將以後的治療方法告訴我嗎？」

「你進了醫院，我仍舊親自為你治療，等你離院的時候，大概可以好全了。」

他嘴角微露一點笑容，態度鄭重地說視着我：「我已經改變計劃，我不到重慶去——沒有法子！」

我皺眉蹙額。施行手術的地方還沒有長好，實在是冒險不得。可是後來一想，在這個情形之下，有橫決定的不是醫生，而是病人，再辯論也是沒有用的了。我工作完畢以後，他便以中國人所特有的好意向我表示感謝，並且出了一張支票給我，款額比原定的酬金大得多了。他知道我這邊的人已經曉得往重慶的路徑，便向我道別，揮手到我們走得看不見人影。我最後的一瞥，是他站在那片四川的田野之中，也就是我們一同吃早飯的地方。至於從那地方他打算往何處去，則他並沒有讓我們一個人知道。

那天下午我進了醫院，杜醫生出來迎接我，他贊美了我的鬍子以後，便問我道：「你在什麼

地方離開你的病人的，貝醫生？」

我將分手時的情形仔細告訴了他，並且表示很想知道那位官員現在的行蹤。

杜將我領到一扇窗口：「你看見停泊在那邊的砲艦嗎？它已經守了有一個星期，專候那位官員上船開回南京去哩！」

「希奇得很！他既然可以舒舒服服走水路，又何必在陸上旅行呢？」

這位中國醫生聳一聳肩膀：「誰知道？也許是南京方面的命令，也許是謠傳重慶有危險。貝醫生總知道四川對於中央政府只有些微的忠誠吧？」

其實，我默然地想道，在歷史上，中國並不是第一個內部分裂的國家；這些四川人無論如何是一羣有獨立性的人民。千百年來許多最凶惡的內戰，都是在這個省境內發動起來的。我將醫院應得的款項計算一遍，杜醫生看見這樣的巨數，爲之咋舌不下。賬目弄清以後，我便回家痛痛快快洗一個浴，吃了晚飯，便上床睡覺。我們從南岸回來以後所遷居的家，現在沒有媻德在內，就覺得百不舒服的樣子。我知道她已經從宜昌搭輪船回來，第二天就可以到達重慶。爲了使我們的會面增加一點奇趣，我連羊鬚都沒有剃去。

從我的立場上看來，或者從經營醫院的立場上看來，這一次的旅行都是成功的。最後一次的開支還待領取，可是這時候，伏頭，翻譯和苦力們都將他們的要求提高不少，因此使這筆款子減少到不像樣子。然而即使如此，醫院在經濟上已經得到很大的好處，更不必說它名聲的增高了。

雖然，我寧願完成我的工作，而不願這樣被逼離開我的病人。可是這並沒有減低我對於這一次旅行的高興，因為我所經過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西方人所沒有到過的。第二天早晨，砲艦果然駛向下游而去，使我相信了杜醫生的話。我知道那位官員，一定是在重慶下游某處上船的，現在已經安然在路上向首都前進，到了首都，他便可以重行就醫了。

不幸，媯德對於這件事情却並不像我這樣感到滿意。她在宜昌享受了一個時期的社交和舒散的生活，在十一月十一日那天，剛在蘇格蘭教會的禮拜堂裏做完了紀念禮拜，才第一次聽到我將旅行的消息。禮拜結束以後，有一個人走過來問她道：「你可曾接到重慶來的電報？」

「什麼電報？」她忙問道，同時確信這電報不是報告我受了傷，就是報告我的死訊。

「你的丈夫打電報來說，他要到西南去看一個病人。」

她透了一口氣。於是一個女伴用受驚的聲調絕叫道：「到西南去？啊，你這個可憐的人兒！」說罷，她便憐憫地搖搖頭，走了開去。

在以後的幾分鐘之內，有人便告訴媯德下面的幾點：

一，我已出發作一個長途而艱險的旅行，而我所帶的却只有些苦力，並無別人。我在鄉間比較上還得算是一個新來的人，又不太懂得中國話，因此這一趟出去，結局如何，簡直是不能想像的。

二，我的使命非常危險，因此政府給我一個人數很多的衛隊。

三，我所必須經過的山嶺中盜匪橫行，無論人數如何衆多的衛隊，決不是這些強徒的敵手。

四，山嶺的高度和溫度，對於一個毫無經驗的旅客，可以致其死命。

五，在過去十年中，共有十二個以下的外國人曾經走過這條路，大部分都是一去不返，杳無消息。

世上急驚風碰着慢郎中，真是常有的事！我的妻子急於要看到這個電報，偏偏電報局却連放了兩天假，使她一直到四十八小時以後才得看到。看到以後，原來却是非常簡單的幾句話，因為我故意說得簡便一些，希望使她只將它當作一件尋常的事情。我却不知道宜昌人會將我的旅行，從頭到尾，拿來戲劇化起來。

我們一同在家裏相聚以後，媚德不禁訴苦道：「我在那邊整整十六天功夫，來來去去還得裝出快樂的樣子，等候下一班開往重慶的輪船。」說了這話，她又從主題跳到別個地方，說道，「到最後看見你的時候，你又留着這樣可怕的羊鬚！」

「那邊又沒有交際，不用討女人的歡喜，」我反駁道，「而且，中國人對於我的鬍子，敬佩得很哩！」

她露出了笑容：「可是我並不敬佩啊！」然後她又繼續說道，「你把我的假期完全破壞了。」

「你既然明知無法追上我，爲何不乘那個機會好好地樂一下呢？」

「這真像是你們男子說出來的話！好好地樂一下，不錯！你如果在後面被人殺了，幾個星期

以後，我還可以不知道已經做了寡婦哩！」

這時，僕人走進來，打斷了我們的話。他說主婦叫洗的帳子和帷幔，都已洗乾淨，請她去看一看。我的妻子跟他到房裏去，却發現他把棉布的刷了，把絲織的洗了，完全跟她的命令相反。一時之間，她便將其餘的事情完全忘記了。

第七章 魯小弟

在中國，天一亮人們就開始活動了。天空的餘星尙未退盡的時候，農夫就下田工作。街道上還是漆黑哩，店家便下排門了；叫賣担子的小風爐是昏暗世界中的第一條溫暖的亮光。中國自有歷史以來，不論貧富貴賤，都生活在這個早起制度之下。官場中的辦公時間，是與北京王宮裏的辦公時間相符合的，玉帝自己在清晨四時左右便上朝，與大臣們會商一天的政事了。

僑寓的外人都竭力想法迎合西方的工作時間習慣，可是醫生總是辦不到，至少在內地是如此。醫務的煩重，往往須要極長的工作時間。重慶地方又是一年倒有大半年炎熱而潮濕，所以一到上半年，醫院的手術室裏已經像是地獄了。照例，媯德和我四點或四點半就進早餐，吃罷早餐，我立即就進外科室。一到，全醫院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病人都已經吃好飯，洗好澡，房屋也已經打掃乾淨。

這一個早市，把朝晨例行事務的準備工作做清爽，這些例行事務之前是手術時間，之後是配藥時間。門診開九時開放，負責工作的人是兩個中國醫生，二十至二十五個看護，再加我自己。因為醫院是普通性質的醫院，男、婦、孺都醫，所以看護也是男女齊備。藥房是儘可能採用現代美國式藥房的辦法。為節省時間起見，藥品、包紮品、以及其他日常必需品，都隔夜預備好，以

待行列排得長長的病人應用。

病人依次走入掛號間付費，所付自幾枚銅元至兩塊大洋不等（視病人的能力與醫治的方法而定），付了費，掣給收條一紙。分文不名的人，另有特別基金支付。第二只桌子上有一個人負責詢問看什麼毛病，然後發給掛號單把病人分類；內科，外科，產科，花柳科，再挨了號次，分別診治。

這種門診，大致是匆忙而不仔細的；因為要在兩三小時內診視數百個病人，詳盡是不可能的。我負責醫治的只限於疑難病症，但是無論我動作如何敏捷，爲了研究與興趣而欲詳加診視，時間總嫌不足。送到我眼前來的，有做夢才想得到的罕見病症，還有各式各樣的損傷殘疾。我有時候對於某種特別病症，在門診時想不出其所以然來，而在下午或深夜裏，忽然會靈機一動，悟出了其中奧妙，這實在是門診時間太匆忙了的緣故。

肺勞、梅毒、瘤、腫脹 天花、肌肉麻痺症、腳氣病、象皮痛；而熱病、痢疾、與泄瀉三種尤爲五花八門，極變化之能事；還有各種畸形，從腳上只生四個脚趾的起，至十餘歲的孩子只具一隻眼爲止。

關於獨眼人的事，我來說得詳細一些吧。一天，我正爲一個病人包紮好了已經爛去了半條大腿的膿瘡，一個駐院醫生跑來對我說：『貝醫生，我有一個病人，你可以來看看！這樣的病症，我們從未看見過，也從未聽見過。』

幾分鐘之後，我和他到了那病人的地方，我一看見，幾乎對我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起來了。以四川人而論，這孩子的個子是算特別小的。他的耳朵比一般的大，其他一切的大小形狀，倒也平常。覺得可怕的是孩子的面部：嘴是小而圓的，露出一排腐爛了的門牙；嘴的上面是一片平，生着兩個鼻孔，通常高起來的鼻骨他沒有；再向上幾寸，在作為額骨的中部，生着一只眼。他當前的痛苦是一種爆裂性的皮膚病。他立即受到了醫治。我們問了他許多關於過去情形的問題，但是他的智力商數太低了，不能有滿意的回答。向旁人探詢，也找不到負責的親屬，他的鄰居見了孩子的怪樣子，嚇也嚇壞了，那裏再肯來參加意見。

皮膚病多得無其數；其中以疥癬為最普通，香港腳與癩麻瘋次之。

重慶江面有一只美國兵艦，意外地給低潮擱淺了。艦上有一位青年醫官，他因為一無實際經驗，並且閒得發慌，有一天，便來問我要參觀我們的門診。我允許了，在我們最忙碌的時候，他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來往參觀。當我稍稍閒空一些，他便要我指給他我所特別感興趣的幾種病情看看。他對我說：『我想看幾種西方醫院裏所不常見的疾病。』

我找了一回，得到了一種符合他條件的病症。『戴上面罩，來看看這個人看。』我說。

『啊喲，這個病人的形狀很有趣，』少年醫官說，一方面提起病人的手來仔細觀察。『我相信，我在美國從沒有見過像這樣的病症。』

『不會，不見得會見過，』我回答說，竭力屏住了不笑出來。那位病人的形狀確乎特別：沒

有頭髮，沒有眼毛，也沒有指甲，皮膚光得發亮，活像一顆打彈子用的彈子。

『這總是罕見的病症了。』

『這裏很多呢。』

『你說是什麼病？』

『麻瘋就是了。』

『麻瘋，你怎麼讓我和他接觸！』

『那有什麼要緊呢！你的呼吸路綫已經保護好了，沒有危險的——患處都沒有生膿。』

他睜着眼向我呆望了一陣。『我現在走，剛好回艦去吃午飯。』他對我說，不再提起那病人了。然後用力洗擦了一番，走了，以後我就不再見他來。

差不多人類所知道的每一種病痛，重慶都很普通，獨有神經病却少得非常。俗語說得好，中國人是兩個肩膀扛個頭，一般人民的身心兩方，只忙着尋飯吃，女人則忙着生孩子，所以神經病很少有發達的機會。梅毒普通得同在美國一樣，但是通常與這個毛病併發的腦病，在中國人中間却很少見。中國人覺得生活不能忍耐了，他的出路是自殺，而不是什麼複雜的神經病。

從配藥處出來到街上去，我有好幾個星期之久，常常遇見一個癱瘓的小孩子，由一個乾癟的老年苦力背着走。有時候，他們站到大門邊來；也有時候，他們倆便在大門對面的小茶館裏佔着一隻靠街桌子喝着茶。那孩子見了我，總是把我從頭到腳端詳一番。一天朝晨，他和那個

背他的僕人在門診間裏出現了，我覺得我們彷彿是老朋友一般。

孩子年約十歲，姓魯。我自己給他診視。從病史卡片上知道他在孩提時跌了一交，傷了一條腿，從此便不會走了。他的僕人又告訴我，這孩子家裏的人，曾經請過好幾位本地郎中醫治過，都沒有效驗，家裏人認爲是沒有希望的了。他們知道孩子不見得會短命死去，所以一切任其自由；到外國人這裏來嘗試，還是這孩子自己作主，而不是家裏人的主意。

把他的褲子和包紮布解去了之後，我問他道：「魯弟弟，你就住在附近麼？我常常在我們的街上遇見你。」

「不是的，大醫生，」他先向我銳敏地看了一眼，然後回答說，「我聽見人家說，生病常常被人家抬進這個醫院，後來却好好地走了出去。我要自己看看是不是真有其事。我看見是真的，所以我來了。」

當我開始察看孩子的病腿的時候，這位老僕人擔心地靠近了我說：「大洋醫生，你是不會傷害他的，是不是？已經有過許多醫生診過，反而把他弄壞了。」

「不要嚷，老二！」小主人命令他說，「我不怕的。」

「不錯，這病人是個大人，不是小孩子！」我揀着中國話說，便看見緊張着的小嘴巴，露齒笑了。

我想，他是沒有什麼可以被笑的了，因為他的臀部已經顯着極重的骨節癆現象，而上面則是

方才這個僕人所說的各種醫治的癥痕。他說話雖像個成年人，可是他的身體却瘦小憔悴，使人不相信他是十歲的孩子。

「你說，他的家長沒有來？」我問我的助手說，「那末，他家裏有沒有錢？」

「不多，這個僕人告訴我；也許只能付他的工錢和這裏的藥費而已。」

「這不是門診所可以醫得好的毛病。他必須住院，施手術，要有好個月的調理。」

我又回頭對這個小病人說：「你到我們的醫院裏來住一會兒，好不好？我們來想法把你的腿醫治完好。」

「今天治不好麼，大醫生？」

「不忙！」我對他說，同時把我的眉毛挺得高高的，「你的腿，已經壞了八年了，你希望我們在十五分鐘內治好牠麼？——啊呀！」

他的眼裏又發着光輝了。他問：「那末要多少時候呢？」

「那我不知道，小弟弟，也許要幾個月。」

他嘆了一口氣，彷彿把他那小小生命過去的痛苦衡量了一下之後，覺得眼前又是新的痛苦來了：「我要問洋醫生一句話：那時候我會不會走呢？」

我冒了險回答說：「希望能如此。」

他伸出手來握住我的手：「大醫生，你意思是不是說，將來有一天我會和別的孩子一樣玩耍？」

『也許將來有一天，你會和別的孩子一樣玩耍。』我用同樣分量的口氣回答他。

『那末我就來，』他堅決地應允着，接着自言自語地說，『魯弟弟會跑路，也許還會玩耍——噢！』痛苦的診察所引不出來的眼淚，慢慢地填滿了他的眼眶了。

我拍拍他骯髒的小手掌，把他包紮好了，便對他的僕人說：『帶他回家去，問他家裏的人肯不肯讓他住到醫院裏來。』

『假使他們肯的話，大醫生，我可不可以和他一同住？』

『不能，不過你每天可以來看他兩次。』

老人憂愁交併，搔頭摸耳地說：『我一直背了這小的到他歡喜到的地方去。便是在醫院裏，他還是需要我的。』

『他要一天到晚睡在牀上的；所以你只要來把街上的事情告訴他聽聽就是了。』他把這個改換工作的提議，考慮了一番之後，也不再有意義了。

他們走了之後，我對我的助手說：『立即去和孩子的家人接洽進院的事，並且看看他們能出多少錢。』

『假使他們沒有錢，貝醫生，那怎麼辦？』

『那麼我們另外想法了。』我回答說，便去照顧另外的病人了。

第二天早晨，魯弟弟進院來了。關於若要和別的孩子一樣活動，必須忍受痛苦的話，我想他

昨天已經明白了。我們對他處理的第一步是增加他的體力。給他吃雞蛋、牛奶和水菓，魚肝油逐漸增加。他一開始便很聽話。在須要吃苦的地方，高度的勇氣往往能得到優良的效果；而一個孩子能有這樣的勇氣，則更是難得的事。

「貝醫生，早！」他天天這樣歡迎我，「你好麼？貝師母好麼？」

「好，謝謝你，魯弟弟今天好麼？」

「我吃飯時吃了兩個雞子，還有兩個桔子。我就要變成胖子了，不是麼？你瞧，大醫生，瞧我的臂膊！」

我把他漸漸在包沒他的骨頭的肌肉提了一把，表示同意說：「是的，你是胖子了。」

他笑了：「並且我很乾淨。重慶地方，沒有人比我更乾淨的了。洗澡洗得太多，也許可以使我瘦一些。」

聽了這一番小小的笑話，我們都笑了：「來，現在來看看你那條腿看。」

他對這件事的反應，是緊緊地握住我的一隻空着的手，等看護換了包紮才放。他的光亮的黑眼睛，不時因了疼痛而顯得呆定，可是從沒有眼淚流下來。

他從開始就常學我和看護對話時用的幾句英國話，這是因為我還不知中國的說法才用的；後來，他把這幾句話譯成四川話教我。我自己請的一位中國話教師，對我很少幫助，這一個小孩子却使我增進了不少對於重慶土話的知識。

差不多每天我們總給他一些新奇的東西——一些兒外國糖或是一小塊雞蛋糕。有一天早晨，魚肝油的分量增加到影響他的胃納了，媽德給了他一條薄荷味的橡皮糖，想解去一些魚肝油的脹氣。

照例說了許多聲的「謝謝」之後，他解開了那條糖的包皮紙，以好奇的口吻問說：「這個叫我吃麼？」

「是的，不過記着：不要把牠吞下去！」

那天下午，他告訴我：「貝師母的心腸真好。她給了我一些甜的東西吃。我很喜歡吃。後來我覺得餓了，把中飯一股腦兒統吃光了。」

橡皮糖，既然解決了魚肝油的問題，我就許他說：「你每天早上下午，都可以吃一條。」

這使他覺得很是過意不起，說：「我是不配吃這種好東西的。」他以真正的中國客氣方法表示反對，然後又指着桌上碗裏的一束花，接着說：「老二從我家裏帶了這些難看的花來。請你把牠們帶給貝師母好嗎？」

三個月之後，他的身體強壯了不少，我覺得手術不妨試試看了。他的柔弱的肌肉，已變得堅強豐滿，皮膚也有了光澤，眼睛與嘴巴所顯示的痛苦線條，也已差不多消滅了。我並不把這個計劃預先告訴他，因為我完全相信他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他從前連士郎中的手法也已經忍受過。

在附近一個地位很顯著的街角上，有兩個這種本地郎中，他們的專長是醫治骨癆、關節炎以

及其他的跌打損傷。我曾有好幾次去觀看他們對不幸的人行施手術。

第一步手續是把患處解開，便在病毒的中心用一只方形的釘，打進肌肉裏去，再用兩手把釘頭絞旋，直至骨骼裂開，創口絞得很大了，然後拔出釘來，儘讓鮮血放流，等血快凝固了，那位外科郎中就吐一些唾沫在創口裏。在中國內地，唾沫被認為是最好的殺菌防腐劑，這正是原始醫術的通例；實在，西洋人禁止孩子把有傷痛的手指含在口裏，還只是數十年來的事。接着，傷口上貼上一方厚厚的黑黑的膏藥——膏藥是中國人的萬能藥，一切創傷疼痛都用得着——再在上面蓋一張粗劣的紙，手續便完了。

中國人對於麻醉藥是很熟悉的，可是這種地方我沒有看見他們用過，所以這種手術對於病人實在是一種苦刑。我有時候設法去調查這些受過手術的人後來的情形，奇怪的是：很少有感染其他疾病的現象。其理由之一，我想是放血的關係；還有一點可能的是：膏藥裏也許含有某種有效的藥性。

魯弟弟臀部上的癢痕，正是這種手術的成績；我一想起這種手術，再要給這孩子一些痛苦，我實在有些不忍了。規定施手術的日期到了，這個小病人沒有預先告知，便被移至手術室，在那裏，他還是照平常一樣握着我的手。我們使用方法使他睡去。

我把他的臀部切開，把所有看得見的腐爛的骨頭鉗出，把剩餘的大腿骨用鋼絲與骨盤接住。這樣一來，病腿比健全的是短了三四吋之譜，但是這是無法可想的。手術之後，經過情形很是良

好，數星期之後，創口合攏了。

那時候他每天上午看見我，總問：『明天我可以走路了麼？』

『明天不能，也許還要隔幾天。』

他對於這樣再三延期的失望情緒，並不有勝於我，因為我在那次施手術的時候，頗有一些自作主張的地方，所以也是急想看看成績究竟如何。並且，我久已想過，假使我在中國，別的沒有什麼成就可言，而只醫好這孩子的一條腿，我的時間已經不是白廢的了。

一天早晨，正在他受了一些按摩治療之後，我帶了兩個看護，跑到他的房間裏去，大聲說：『魯弟弟，今天你可以試試看站起來了。』

當兩個看護把他從床上扶起來的時候，他興奮得臉色也白了，他兩手扶住了站着，我拿一塊木塊放在他短腿的腳下，使他保持平衡。

最初幾秒鐘，他搖搖地站不穩，後來連腰也彎下來了。我扶他起來的時候，他含着羞，輕輕地對我說：『貝醫生，我還不知道如何動用我的兩條腿哩。』

『放心！很快就學會的。』我鼓勵他，於是試了幾次之後，他站得直了。

情形一天比一天進步；但是，正當我要認為成功的時候，施過手術的地方開始發生枯竭現象了。輸入了幾次對琴氏溶液也沒有效，接着是長長數月的失望時期。我越到後來越覺得有重行開刀割除的必要了。每天在創口裏注入兩次結核菌抗毒液。爲什麼我那位小病人在這樣的黑暗時期

中，還不失去他的信心，我永遠不能了解。要自己走路，自己玩耍的決心之火，在他小小軀殼的中心燃燒了。在成人中間，我曾經看見過比他更強烈的火焰，可是，都在反覆痛苦中消滅了。因此，情形好轉了，在他進院之後的一年有餘，魯小弟出醫院去了。

在兩次手術之間的休養時期中，我送他回家了幾次，使他的生活能夠得到一些變化。他的家長，因為無力償付他們孩子在醫院裏的費用，對於我們所做的事情，只覺得感激，所以小孩子每次從家裏回來的時候，總帶一些小小的禮物來給看護他的人們。

在那一年，那位老僕人彷彿那些椅子一樣，成了我們醫院走廊裏的一部份了。有一天下午，他正要背着他的主人到院子裏去晒太陽的時候，魯弟弟問：「貝醫生，貝師母常常到我房間裏來看我，我可以到你家裏去謝謝她麼？」

在這第一次拜訪之後，我們的房子——離醫院只有幾步路——成爲他最常到的地方了。他是他的民族的典型人物，從不空手上朋友家裏去的。在每次拜訪之前，老二總預備一些花，或是兩只桔子，或是幾個柿子。因爲他是由僕人背着去的，他一定要從僕門裏進出，但是在離去之前，總要老二背到前門的椅子上坐一會。他要在那裏沉靜而莊重地坐上一刻至二十分鐘，彷彿在告訴大家，他是和這家人家很熟悉的。

到最後，他可以應用他自己的腳的時候——他的短腿的腳上穿上一只用軟木填高的鞋子——他的軀殼的臀部活動也漸漸純熟了。有一天他竟會跪下來對我點頭了，使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這是中國小孩的通常禮節，但是我却沒有盼望他能够做到這一點。到後來，鄰近一所學校裏的孩子，准許他加入他們拋球，那時他的歡喜可以說是達到了頂點了。那天中午，他在我們的大門外候着我。他看見了我，就說：『我起先只會走路，貝醫生，現在我能和別的孩子一樣地玩耍了。你從前許過我，現在果然成爲事實了。』

我恐怕他和同年齡的孩子常在一起，會意識到自己的缺陷而感到痛苦，但是他一些也沒有這種表示；癩拐的腿與軟木底鞋，不能減低他的快樂，因爲他從前靠着人家才能生活，現在再不須要人家的幫助了。

一兩年之後，在我將要離開重慶的前幾天，魯弟弟形影不離地跟着我：『你什麼時候回來，貝醫生？』當他拿了一些小小禮物來叫我帶到美國去的時候，這樣問我。

『我不知道，小弟弟，也許要等貝師母病好之後。』

在最後別離的一刻，他照過去一樣的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你總不會忘記魯弟弟的罷？』

『不會的，魯弟弟，』我回答他，『我不會忘記你的。當我想到中國的時候，我便會想到了你。』我還想加上一句，『而當我想到你的時候，小弟弟，我對於中國的一切回憶，一定更加豐富了。』

我的話講完了，他的眼眶裏突然滿含了淚水。他回頭對他從小領他長大的忠心老僕說：『我的年齡雖然已經十二歲了，還同嬰孩一般。老二，我們回家去罷！』

第八章 與軍界人物的交往

中國人生了病總是怕寂寞的，我相信這便是從前醫院裏那種散漫狀態的最大原因。病人的親戚朋友，可以自由出入病房間，有時候甚至留院過夜；至於違禁的食品帶進院來，更是司空見慣的事。這些探病的人，大半不知道現代衛生清潔的法則，所以在醫院裏的行動和住在家裏一樣。我是生來就反對依循這種路徑辦理醫院的，所以我一接辦這醫院，就立即着手改革。這種改革須要費數月的時間，才能成功。

把房屋消過了毒，並且上下粉刷了一番之後，其次便是每一層樓創辦一間預備病人食料的廚房。我對於這些廚房的整潔，特別注重。在最初應用的幾天，我常常出其不意地到場檢查。當我發見碗盤裏的殘羹冷飯，依舊拋在地板上的時候，我的血壓高得差不多要爆裂了。我高聲呼斥輪值管理的庖人。

「我怎樣告訴你們的？這幾間房間應該怎麼樣？」我責問着。

「要弄得乾淨，貝醫生。」

「你瞧，地上怎麼樣！」

「不錯，不錯，貝醫生，我知道，」他一團和氣地回答，「但是明天早上就會掃乾淨的，你

放心！看護小姐們來預備早飯之前，地上一定已經掃乾淨了。」

「現在就要掃，不能等到明天，」我說，「你忘了這房間裏有老鼠和蟑螂的麼？」

「也許我可以在這裏邊放一些毒藥。」他自作聰明地回答。

我長長地嘆了口氣：「這裏沒有毒藥！趕快把地板掃乾淨，以後不能再讓我看見這些勞什子拋在地板上！」

和普通的僕人一樣，他馴良地去拿掃帚畚箕了，雖然他還沒有明瞭爲什麼一定要立刻掃去。

無論什麼與食品有關的事總是問題。我們常常把嬰兒室的房間鎖住，目的不單在避免傳染病，同時也在防止產婦的家屬不照規定時候，偷抱了小孩去喂奶。中國人認規定時間給孩子吃東西，是一件最最不忍的事。嬰孩應該隨時自由喂奶，要喂到他自己不要吃了才罷；我常常看見四五歲的小孩，還纏在母親的懷裏吃奶。

困難不只是育兒問題而已。別種病人的家屬，也是不管病情怎樣，總是不注意對於病人食品的規定。在中國人看來，飲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假使一個人不要吃東西了，就認爲是一種重大的病症。一遇到有這種情形，家屬就想盡方法，以各種好吃的東西來引誘他，算是一種責任。我們常常逼得把外面送進來的食品充公，而病房裏仍不時發見鮮活的雞鴨魚蝦，則更是麻煩的事。少數病人還願意和醫院合作，可是大部份，總是想盡方法達到他們偷吃的目的。

下面是一位年輕的中學教員寫給我的一封信，可以代表中國一般人的觀念：

貝大醫師賜鑒逕啓者賤妻自入院以來辱承悉心醫治已日見起色不勝銘感乃二三日來以飲食不慎竟又復見沉重矣賤妻臥病既久日前忽思鮮魚家人不察以爲病人久不進珍味情實可憫乃設計潛山中攜入鷄鴨魚肉之屬今結果如此誠後悔莫及矣伏祈
大醫師再施起死回生之術以全賤妻藥命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專此奉達即頌

醫安

鄙人梅顏山頓首

有一天，我突然去查察一位忌吃蛋白質的病人的食品，發覺有一股強烈的魚腥味。當看護正在整理病人的枕頭的時候，我的雙手就忙着找尋魚腥的來原，忽然我在床墊底下，觸着了醫院床舖裏所從來沒有的東西。我一連拉出了一把開罐頭的刀和四個小空罐——原來他吃的是蕃茄沙甸魚。那個女人以驚惶的目光看着我，我就告訴她，假使她再吃一些，也許要送掉她的生命。我經過仔細考慮之後，覺得有嚴厲處罰之必要，所以我即下令以後不准有人來探望她。這種嚴厲的話，立即傳佈到各處，使得有同樣心思的病人聽了寒心。

在健康理論根本和他主張相反的地方工作的醫生，最爲難的事情是無論鉅細的事必須親自查考，在西洋，這種事情應該是別人做的了。有一天早晨，我適巧站在一個可以望見廚房天井的窗盤口，看見一個小販帶了兩桶魚進來。在中國，會活的活魚才賣得起價錢，而這幾尾已經是賣贖貨了，因爲我們的廚司向魚瞥了一眼之後，就以瞧不起的口吻批評了幾句。

『是的，有些呆了，』賣魚的老實承認說，『可是價錢特別便宜！』

『那還用說！馬上就要死的了。』

『懶惰的人壽長的多，魚也是如此的。』魚販發揮他的人生哲學。

『你當我三歲的小孩子！已經出血了。』

『怎麼，價值是半送半賣呢！』他決然地拿起了扁担想挑走，一邊說，『總有人會買的。』他走了幾步路之後，廚司不勝其引誘了，叫他回來，完成了交易。

我走到廚房裏，找到了廚司責問說：『你爲什麼買壞魚？』

他故作若無其事的样子說，『不壞，貝醫生，我把牠放在水槽裏，看樣子不壞。假使貝醫生要嘗嘗，我可以——』

我打斷了他的話頭說，『我告訴你多少次數，腐敗的食物要殺死人的。立刻把那些壞魚拋去！』

『但是我出了錢買來的啊，貝醫生！』

『那是你的事情。你這樣不當心，醫院裏也許要另請高明啦！』

我回頭就走，知道這些魚的價錢一定還是要在賬簿裏出現的，不過變做了肉或者菜而已。大司務決不會如此自重，只爲了要使一個外國人感到滿意而自己賠出錢來的。

在家裏，嬌德也會遇到過這種情形。有一天晚上有客人來，便叫燒一些湯。偶然跑進廚房

去，她忽然看見大司務正在用抹布濾湯。從此以後，他在中國的時候總是吃罐頭裝的湯了。

飲水是由苦力們從河裏挑來的，外國人家的水，總是經過一種很複雜的過程才喝的。先用明礬把揚子江的泥土沉澱，再在沙土、石子和樹葉做成的濾缸裏濾過。接着沸煮二十分鐘，然後再濾一次。

醫院用水還得蒸濾過，放在消過毒的器具裏。經過這種手續之後，水裏的礦物質與其他氣體都已去除淨盡，成爲純粹的「氫二氧」，可以供靜脈注射之用。可是中國人總不能了解其中的危險性，時常暗中省去這種麻煩的手續，以至非有外國人監督不可。

我想世上最難的事情之一是把細菌的作用解釋給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聽。這班人多半還伶俐坦直，很容易輕信，連最荒唐的事也會相信的。可是，當你對他說在一點沒有煮沸過的水裏有千千萬萬的小害蟲，他總是要搖搖頭說：「難以相信！」並且他還要同你辯駁，說汗濁的水裏保存着元氣，一煮沸，元氣就消失了。

有一次我對一羣重慶的中學生講飲水殺菌的重要，一個學生突然起來問：「貝醫生是不是喝撇去乳脂的牛乳的？」

「當然不！」我很爽直地回答說，不料却上了他的當了。

他把兩肩一聳，同時把眼光對大眾一掃，問道：「那麼爲什麼一定要喝撇去水脂的水呢？」說完了，就坐下。

我除了要處處注意醫院裏的日常事務之外，還要逼得費更多的時間與軍事當局相週旋。

張將軍會說過他那參謀會議裏的人都要來檢查，現在果然來了，並且帶了家屬和親友同來。中國俗語說得好，『若要麻煩，結識個軍官。』這次雖然是軍官自己上門來的，可是結果是相同的。軍官一進了醫院，總是要隨帶一大羣親戚朋友，外加一隊衛兵。即使我好容易說明了醫院裏只收病人的，衛隊還是不免要在走廊裏逗留，妨礙大家的工作。

自古以來，中國的人民大眾只要求一件事：讓他們安靜過活。只要地方官與本村的豪紳爲人過得去，老百姓就能盡心各謀衣食，對於再高一級的政府裏所做的事，就懶得去顧問了。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使自己成爲有權力慾與指揮慾的軍政人物的魚肉。重慶雖然是一個較爲富足的商埠，人民的態度也非例外。爲使城區不受軍事影響起見，敵對團體的戰爭總是在離城略遠的鄉村裏交綏的。

軍閥的地位常常因迎拒禍福而轉移。大權在握的督軍把在城區裏收括來的捐稅揮霍在賭博與娶姨太太上面，他的僚屬們則在料理政事。至於軍隊呢，姦淫虜掠，無所不爲，苦的是老百姓而已。兵士都是迫於飢寒而應招募的人，真要叫他們捍衛地方，就一點兒用處也沒有了。

那時候四川省的大部份，包括重慶在內，是在一位姓鄧的軍人手裏。他是手腕靈敏、才能超衆、軍政兼長的人物，所以能够連續多年安於其位。他的主要政敵是他的一位同姓的姪子和另外一位姓王的將軍。這鄧王二人頗能合作，正統治着川省的其餘部份，他們不像其他的軍閥，倒真

能以地方人民的幸福爲重的。

蔣委員長正在從事國家統一的工作，竭力想把四川省真真歸入中央統治，他授意三位將軍卻除前嫌。王將軍與小鄧將軍商量了一番之後，先表示接受勸告，親自命駕到了重慶。

真使我大吃一驚，他一到重慶，就逕到我的醫院裏來，說他的身體須要調養。我爲他祖祖檢查一過，找不出什麼毛病。我們雙方決定，住幾天醫院也許會有一些益處，所以他馬上就佔據了我們最好的房間。

化驗與更詳盡的查問——他對於疾病的徵象殊爲模糊——並沒比那次粗略的檢查有什麼新的發見，我有些進退兩難了。本省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自己知道身體不佳，而我這位醫生却同樣地肯定這位病人的身體是良好的。爲了保持雙方的「面子」起見，我開了一劑無關緊要的補藥，同時老實承認此外並無別的法子了。他對於我的處方的聲明，表示接受，然後說他在醫院裏休息，覺得很舒服，還想再住幾天。

王將軍之蒞重慶而入醫院，重慶的報紙上最初就有記載。那時謠言很盛，說他此次之來，是帶了不少慰從人員來的。大家知道王鄧之間，雖然保持和平已有一兩年之久，他們還沒有醜面相見過。

一天早晨，王將軍告訴我說，他現在體力已經復原，預備出院了。他走後，我聽說鄧請他在重慶多住幾天，以便商討大計。於是整個疑團頓然冰釋了。原來王確乎是一個有愛國心的人，很

想造成川省的統一局面，所以先示讓步，親到鄧的勢力範圍重慶來。但是他不願彰明較著地壓迫對方。於是便取了進醫院的辦法，並不是真須要醫治什麼毛病，實在給鄧一個決定走第二只棋子的機會而已。他的親駕重慶城使重慶的軍人非決定態度不可。鄧是反對任何削弱自己權力的舉動的，曾經告訴南京說王不願合作；現在事已如此，爲保持自己的顏面計，非與王晤面不可了。

更奇怪的是他們得到了諒解了；王與小鄧完成了他們爲人民謀福利的願望；而大鄧則保持了重慶的海關稅與鴉片稅。

王將軍在重慶住了好幾個星期，我後來又遇見了他一次——這一次是在一種悲慘的場合之下。城裏擁護他的人很多，老百姓們也比對其他軍人更爲尊敬他。這是有理由的：一、他的軍隊從不欠餉；二、他注重維護老百姓的利益。

有一個盛夏的下午，我偶然踏進大街上的一家茶館喝茶。在我鄰近一隻桌子上，坐着兩個下級軍官，我正坐着等茶涼的時候，他們站起來了，很響地打了個嚏，便旋轉身子走了，對急急拿着賬單前來的堂倌置諸不理。堂倌跟在他們後面叫說，「先生，你們還沒有付賬呢！」

這兩個丘八太爺只裝着沒有聽見。我的從人倒頗有一些惹氣的，走出去幫着堂倌抗議，並且拉住一個人的袖子。他們對於這種不敬的態度感到憤怒了，便把手臂一揮，狠狠地拍在堂倌頭上打了一拳。「這是教訓你以後對大爺們應該客氣一些！」他咆哮地說，重又向着大門揚長而去。

這個糾紛使店主和其他堂倌都走了出來，門口又擠了許多看熱鬧的人。有一位穿着綢緞衣服

的中國紳士，和幾個朋友坐在一只不受人們注意的桌子上，看見了這番情形，便趕到了糾紛的中心，大聲呼叱說：『把錢付清！』

他打我面前經過，我就認出來這一位紳士不是別人，原來就是我們那位最近出院的王將軍。他的含有威權的口氣，使那兩個丘八怔住了，但是還沒有回頭看清楚，那打堂倌的一個還要大聲說：『不關你的事！』

他的同伴看清楚是什麼人了，駭得臉色發白，便一面摸錢袋，一面低低地對他的同伴說道：

『是大帥！是大帥！』

這一來，兩個人都陷入了惶駭之中了。錢付清之後，王將軍繼續以鎮靜的態度說：『你們身為官長，總知道欺侮老百姓應該怎樣治罪？』

『知道的，大人！』

『你們叫什麼名字？』

回答是從乾枯的嘴唇裏發出來的。

『轉過去對牆壁站着！』他指着一處空地命令說。當這兩個彷彿催眠了的人服從着的時候，他們的長官便從綢長衫裏抽出一把手槍來，對着他們的腦袋一人一槍！

這種乾脆的維護公道的方法在西洋人看來無論覺得怎樣的可驚，中國的軍界中人認為是最足以警誠傲尤的好辦法。有一次我對一個無辜的人的被殺，拔出抗議，那位負責的官吏回答說，事

情是確乎悲慘的，可是無法避免。『像這種罪案，非殺一儆百不可。假使因了找不出證據而判他無罪，對付後來就難了。這樣對這一個人似乎有一些兒不公平，却可以減少不少事情。』

我個人第一次和軍人發生衝突是和一位營長職位的軍官。他有一天到我醫院的辦公室來要我診察。告訴他要預先付費的，他表示不肯。『我不能給醫生二十五塊錢（那時合美金十元）！』他直截了當的說。

這個診例是包括特別看護與優先診察，是特爲官場與上等階級中不願在門診間挨次求診的人而設的。『那麼請到門診間，先生，』職員很客氣地說，『那裏只要付兩塊錢好了。』

『那麼我付外國醫生兩塊錢，在這裏看。』

我是知道我們的中國職員對付軍人是頗爲祖小的，所以我突然到場了。『你要同我講話麼？』我問。

『你是貝醫生麼？我是來請你看病的。』

『我可以立刻同你看，費用是二十五塊錢。』我說，把他拒絕付給的診費單給他看。他一言不發地照付了。

剛要踏進我辦公室的時候，他站定了，咳了一聲，向地板上吐了一口痰。『假使你還要吐的話，邱營長，』我很客氣地說，『我想，你總不嫌麻煩吐到廁所裏的痰盂裏去的。』一面我就請他看我們醫院內部的整潔情形，並且稱道我們的病人和來客都能够尊重合作。

他對我這番話的唯一反應是瞪着眼對我看，表示奇怪。所以我繼續解釋給他聽：「在美國，吐痰在地上是認爲有礙健康的，因爲有許多病菌是這樣傳佈的。」然後開門請他進去。

他不走。「我常常隨意吐痰的，」他笑了說，「而現在還活着！」說着故意又吐了一口痰。

「假使你不願意遵守醫院的規則的話，營長，」我靜靜地說，「賤房裏是可以把錢如數退還給你的。」

「我在家裏的時候，」他反唇相譏的說，「我把痰吐在地上。我在街上的時候，我就吐在街上。我現在在醫院裏，我就吐在醫院裏。」

「在你府上，營長，你可以吐在地上。在街上你也可以隨便吐。不過在此地醫院裏，你不肯把痰嚥下去，就得離開這裏。」

「不能！」他反駁說，「這個醫院是在中國地方，我可以隨我的意做事。你不過是一個外國人；現在既然來到了中國，就非照我們的辦法做不可。」

我走到近在身旁的窗口，指着在旗杆上飄揚着的美國國徽說，「你看見那面旗麼？」我問。

「看見的。」

「這就是說這個醫院的地方是中央政府特許我們稱爲我們的地方的，只要我們服從法律。」

「真的麼？」他又吐了，這一次向着窗外。

其時適巧有一個看護走過，我就叫她說：「對賤房說，把這官長付的二十五塊錢拿來。」

那位客人臉一紅：「你不肯診治我了麼？」

「在這個機關裏，所有的病人都要遵守規則。」我回答他說。等錢拿來了，我就交了給他，再領他向大門而去。

他走得很慢地跟着。走到門口，又強硬地說：「假使我不走——怎麼辦？」

「一樣還是要你走的，邱營長。」

「什麼人叫我走？」

「是我！」我憤極了，大聲地叱喝，並且把他一推。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一位穿着厚厚的制服的人向前踉蹌了一步，一個傾跌，便從有六七步之多的階石上慢慢地滾了下去。我立刻想去扶持他，可是明白他這種表演是自會當心的，不見得會有什麼傷害，所以欲扶又止了。他賴在地上呻吟了好一會，然後慢慢的自己爬起來，開始發洩他的怒氣了：「你胆敢殺害軍官，外國畜生，你幹得好事！你分明是個共產黨，想殺害我國的人民。我要去告訴督軍，他一定會給顏色你看。」這樣地恐嚇了一番之後，他昂然地走出大門，大聲呼喊他的轎夫，最後在熱鬧的街市中不見了。

這是一樁很大的糾葛，我返身進醫院的時候，心裏很是煩悶。他這一次的傾跌雖然沒有受什麼傷，可是我使他踉蹌確是事實。我很是自悔孟浪，心緒頗為不安，因為看來那個營長是不會立即忘却這樣的仇恨而不思報復的。

共黨一詞，是潛伏着最重大的危險性的，因為在重慶這種人物的名譽最壞。加入這種政治組織的人，有殺頭之禍，已經有許多無辜的人冤枉死了。

甚至於和共黨來往也有死罪。一兩個月之前，我到鄭家岩去，看見城牆外面有一大羣人，我的好奇心是很重的，便過去看熱鬧。只見三個兵士站在一塊空場上，把一個垂頭喪氣的人像一個陀螺似的旋轉着。

這個可憐的男子越旋越快了，我莫明其妙地問旁邊一個人：『究竟什麼一回事？』

『殺共產黨。』

『他不是共產黨，』一個鄉下人從田裏過來不平地說，『他實在因為哀憐一個人窩藏了他。』

實在是冤枉的！』

近旁有幾個人懷疑地對着那鄉下人看，有一個說：『你也許是同黨。』

『不是這麼說的！』他熱烈的說，『中國規矩，是不是一個人有了好心腸就要殺頭的？』

一種新的激動起來了，這一位貌小的自由黨護者再不受人注意了。一個兵士提起一把大刀來，只是這麼一揮，犯人的頭便落地了。這可憐的人對於這最後的歸宿不知預先有沒有想到，因為他的過於沉重的心，實在不能思想的了。後來，割下來的頭又用竹竿挑着遊街，最後再掛在重慶人所引為自豪的公園似的廣場上示衆。

一星期之後，我又下鄉去，看見那個腫大了的無頭屍還和先前一樣躺在那裏。蟲蛆與狐犬已

經把他侵蝕了不少，可是沒有人敢去動他，因為唯恐牽累。後來聽人說，死者的關係人在屍身上放了兩塊錢，當夜便有人趕去把他掩埋了，大概是什麼窮漢實在落魄到極點了，貪圖這一些銀子，連自己的性命也不顧了。

通常共產黨是成了羣殺戮的，先遊了一回青，然後才一個一個地槍斃，這一種方法使除了第一個死的人以外，都要在同伴身上嘗到好幾次死的况味。這樣的大批屠殺之後，常有苦力們拿了銅板去浸在血泊裏，說佩在人身可以驅邪的。

至於對於外國人呢，攻擊往往從共產黨徒方面而不是反共方面發出來的。有好幾年這些革命家到處造成慘痛流離的現象，把『西洋帝國主義者』的血，公正不偏地和他們的同胞一同流。

後來，中日戰爭爆發了，一度顯赫而無情的紅軍殘餘，與其他各政黨一同宣誓效忠中央。於是贊美共產黨著名的長征與批評蔣委員長勳共之徒耗國力，成了一時的風尚。抱這種見解的人，是完全忘了共產黨暴動時期的幾個苦楚的年頭了，那時，共產黨無故誣無數的私人生命與財產爲革命進展的障礙物而加以毀滅。

現在是的確的了，就是那些以前被稱爲赤黨的，都在爲民族解放而努力；並且他們從前主張的那些純粹的俄國理論，現在也都變成了淺淡的粉紅色了，以至中立的觀察家們說，他們與民主主義的理想，無甚差別。但是事實還是事實，不久以前，紅旗在中國就是恐怖的記號，而那時還年青的中央政府，爲要完成建設計劃，不得不把這些目無法紀的叛徒征服，否則自己便要傷在他

們的手裏。

重慶本身就經驗過共產黨的恐慌的。我住在重慶的時候，城裏是沒有美國領事館的，只有一只美國兵艦常川泊在江面，作為美國人危難時候的庇護所。登記、護照等事務都由在下流千里的漢口美領館通訊辦理；此外有什麼與「山姆叔叔」的國民有關的事，「海軍」代表了華盛頓。

一天大清早，兵艦上的信差送了下面的一封信給我：

美國僑渝公民鑒：

本司令頃得情報，謂共產黨徒將於四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各處舉行暴動，目的在攻擊外人及其財產，而使中央政府窮於應付。

地方當局對於此舉早已探悉，並謂業已完成一切準備，局勢不至嚴重。唯仍勸告外僑採取預防措置，力避與華人發生糾紛情事；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此四日內尤須注意。中國當局並勸外人之居住南岸離江面過遠者，應於四月二十日以前，暫遷較安全之地帶。

茲因美人在渝寓處分佈各地，本艦殊難以兵力登陸保護，用特通告：凡美國僑民如欲來艦暫避者，本司令甚為歡迎。

據本司令觀察，渝地不至發生重大變故，即有動靜，亦必限於輕微事件。

美國亞洲艦隊揚子江巡邏隊××號發自中國重慶 一九一×年四月十九日

後來是有一些騷動的，不過沒有產生什麼悲慘的結果。可是，這在政府當局對於這種活動的

怒火上添了油，於是這種事情所不免的，當處刑的時候，有許多無辜人民遭了厄運。

不出我之所料，邱營長是不肯干休的。此事發生之後的幾天，我們醫院的空地上發生了幾次小紛擾，並且有人叫罵『洋鬼子！』『共產黨！』可是除了打碎一塊玻璃之外，沒有什麼重大損害。我便與官方保持接觸，因為謠言紛紜，說邱營長在想盡方法要把我驅逐出境。

最使我感到困惱的是上海的報上有一條消息，說重慶有一個同情共產黨的外國醫生，把一個軍官從醫院裏打出來，使該軍官負傷甚重，已經發生了幾次以該醫院為目標的暴動，房屋也被搗毀，有許多病人受了池魚之殃云云。我懊惱極了，因為這一則捏造的消息，誇大得比我向嫡德承認的還要厲害。但是，數星期之後，緊張的局面平定下去了。說也奇怪，這種不愉快的宣傳反而使醫院增加了惠顧的人，竟有震於非但常人不准吐痰，連丘八吐了也要逐出去的大名而專誠來參觀的人。

三個月之後，我又遇見了營長。其時我正借着一位美國女教師的知己朋友到一個病人的家裏去。中國的善良風俗，不准男女在街上同行走談話的，爲了觀瞻起見，普通的外國人也常遵從這種規矩。可是我和我的同伴正在熱烈談論將要受診治的病人的病情，所以行動上稍稍隨便了一些。突然，有一個人靠近我的同伴囁聲叱道：『洋婊子！』同時吐了一口痰。

這正是邱營長在放肆。他後面跟着一個同伴，是一個中國女人，從她濃裝艷服滿身珠飾這一點上看來，一定是個上等妓女。我立即用同樣的中國詞句回罵他。我的敵人向我惡狠狠的看了一

眼，走了——分明是一時吐不出痰來。

我的美國女友見我採用了邱營長的方法，覺得很是驚奇，便問我：『你以為這是好辦法嗎，醫生？我恐怕你只是結怨成仇而已。』

『你等着看好了！』我告訴她，『他知道我們外國人不准那樣侮辱女性的——爲什麼他倒可以隨意那樣做呢？擦鞋氈是不配受尊敬的，而這種人更爲不配。』

又過了幾個月，有一天一位青年軍官自己介紹着要我診察。『邱營長叫我來的，』他說。我怔住了；『誰叫你來的？』

『邱營長，』他重又說一遍，『我是他的部下。他說，你會知道我生的什麼毛病。』我不說什麼話，只不過告訴他，他患的是程度很深的白濁病。以後不時有其他的病人來，用同樣的介紹說。我奇怪那位營長不知是不是受了舊式的宗教感化。

有一天邱營長竟親自駕臨了，拿着一張預付了二十五塊錢的收據，我覺得世上不再會有更大的奇蹟了。

『我想請你診察一下子，醫生，』他說。我很客氣地同意之後，他又加上一句含意頗凶的話，『今天，貝醫生；請你成就得多一些。』我懂得他話裏有因，便相與大笑。

他解開衣服的時候，我好奇地問他：『你爲什麼叫了這許多人來看病？一定不是什麼好意吧。』

『的確不是好意！』他說，『我叫他們來的原因，也就是我自己的原因。中國的醫生怕三件事——一是風水，二是病人的家屬，三是病人自己。你怕什麼，外國醫生，我不知道，可是一定不是這幾種。所以我現在來了！』

後來，他很老實的告訴我，說他是不喜歡外國人和外國人的生活習慣的。他第一次來，實在是爲了自己的毛病，沒得辦法。那天，我對於吐痰的固執的態度，在他看來，這是很孟浪很可笑的。爲報復起見，他自己也孟浪起來了。那天在街上的重逢，他見我胆敢回敬他的侮辱，他才開始改變起態度來。

我對於這樣坦白的自陳很感興趣，所以從這天起直至他離開重慶爲止，我們的感情很不錯。

第九章 重慶之黑夜與白晝的對比

我是醫院裏唯一的外國醫生，我的遊息機會，只限於頗為特別的時間與地點的。在醫院裏，二十四小時內我都有工作的可能，所以官方特別發給我一張通行證，准許我半夜裏隨時上街，這一個特權，普通人民是得不到的。

每個醫生都知道而引為憾事的，是產婦臨盆往往發生在半夜與黎明之間。一經接了一回生之後，通常總是不能再睡的了。逢到這種時候，我總是不回寓處，而去領略與白天的紛亂擾攘成對比的重慶之夜，牠的神秘而漆黑的寂靜，吸引我去做渺見新事物的工作。

我的橡皮跟的皮鞋，在街道的石板上發出沉濁的脚步聲，在黑暗中蹣跚行來，有時使在大街上倦眼惺忪地巡邏着的丘八吃驚不小，彷彿我是從陰間來的鬼物一般。雖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以前曾經遇到過我，他們仍舊不免要報復我給他們所吃的小小驚嚇，向我討派司，並且站着翻來翻去上下左右地驗着，一方面還要盤問我：

『你是美國醫院裏的醫生，是嗎？』

『上面寫着的。』

『你上那兒去？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街上來跑跑。」

從他們的小燈籠裏所發出來光綫照在我們的臉上，反映出古怪的面容，我常常在暗中觀察他們的顏臉以爲樂。

「現在已是深夜丑時，依照中國規矩是不准在街道上跑的。」

「真的麼？不過這是我的規矩。」

這一句話的肯定語氣常能使他們滿意。他們一定如此決定：對付這樣古怪的一個人，唯一的方法是去。『可以！』他們中間突然有人這樣說，於是我便取回了派司，繼續前進。我想他們在我走了之後對我所發的議論，一定很有趣的。

「希奇得很！」一個說，「那位醫生的戴家巷的家裏有軟和的外國床，却這麼睡在街上。並且他有的是洋錢，也有自備的出色的轎子，却自己跑路。究竟什麼道理？」

「誰知道？他一天到晚在醫院裏做事——難道他從來不睡覺的？」

「真叫人難以相信！我們晚上查夜的人，白天總要睡覺的，是不是？」

「當然，我總要睡到申刻起身，才上溫家茶館去着棋，不到時候鬧醒了我，就得發脾氣！」

「外國人都是怪物，不過這個美國人更怪而已——啊喲！」

這樣地散步的時候，我總是備着電筒和手杖，在重慶這個老鼠殖民地地上做了不少殺戮的工作。這種老鼠大得像貓一樣，差不多每走一步路總可以發見一頭。在這個時候打老鼠是有一些賦

獵奇味的，因為夜間的露水與霧氣使街道的石板滑得比白天還要厲害，所以行動頗為危險。濕氣黏着我皮鞋的橡皮跟，摺成膠水一般，所以打老鼠時候的機敏動作，成為我保持身體平衡的技術測驗。至於老鼠也有牠們的苦處的，電筒的光芒使牠們的眼睛耀得張不開；牠們的行動一遲疑，我的手杖就把牠們打入了鬼門關。

狹小而灣曲的街道兩旁，接連着排得緊緊的店面，在住宅區裏，則是高高的粉牆，隔一段有一扇作為出入口的黑暗の木板門。每隔相當時候，近處有更夫搖着粗笨的木拆報告平安。這樣，差不多與世隔絕似的，不論貧富的重慶人睡着、做着好夢；直到天亮才醒來，做他們預定好的悲歡離合的事。

遠處幾聲犬吠，近處的關緊的門窗裏傳出一聲癆病鬼的咳嗽。時或在門着的木板門縫裏透露出一線燈光，在對街的牆上映着一條黃色的光痕。這樣的時間發出這樣的燈光來，是表示這家人家正忙於方城戲，假使停步靜聽，便可以清楚地聽出骨牌劈拍的聲音。雖然如此，重慶的夜大致是安靜的。

每逢這種時候，我常常自己問自己，西部中國的人民們，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無憂無慮地睡着的？會不會在我左近或對街的屋子裏，就有因疾痛慘苦而張眼等天亮的人？我在這個社會中，已經親身遇到過不少這種不幸的人們了。

一家黑漆牆門的人家，深夜來請我，為一個十八歲的女兒灌胃除毒。這位小姐正是一節哀情

故事中的犧牲品。這種故事是與生命的歷史一樣地久遠了。這位小姐一方面正和一位年齡彷彿的青年戀愛着，而一方則她的父母正迫她嫁給一位年老的丈夫，於是她寧願死了。她自殺不成回復了健康之後兩星期，婚禮仍舊依照預定計劃完成了。這件事情雖然過去已久，但是這一位女子的失望的情態，仍不時縈繞在我的腦際。

在一處貧民區裏，一個女人生育了幾次孩子總是夭折，她也厭世了，採取了另外一種求死的辦法。她的丈夫把她帶到醫院裏來說：「她吃不進東西。我想外國醫生也許有藥可以醫好她的毛病。」

梅毒是屢產不育的最通常的原因，所以實行了發塞曼氏檢查。可是結果，只查出她只患着貧血與營養不良症，所以我開了一方補藥，並且要她吃些滋養豐富一些的食物。

「爲什麼要我耗費洋錢在吃物上呢？我已經死了四個小的了。四個，一個也不活。醫生，你不明白的。」病人反覆地說。

「那是當然的——你的身體很弱。培養一些體力，你的運氣會好起來的。」

她的嘴唇痛苦地一扭，「菩薩都把耳朵塞住了，不要再聽我的祈求——連觀音菩薩的耳朵也聾了。我生頭兩個的時候，身體很強壯，也都死了。我自己的老娘也是如此的；我是她唯一養大的孩子。」

我暗暗地問她的丈夫：「你的妻子要尋死，爲什麼不領一個孩子？」

「我也想到這個法子，可是不行，她說一定要親骨血的。我假使有錢，我要再娶一個妻子——可是，真了不得！她太好了，」他雙眉一皺，這樣說，「所以我不想再娶別的人了。」

我後來又看見過這病人一次，那是偶然相逢。顯然她的願望快成功了，因為她看上去確乎就要進入她自己掘好的墳墓裏去了。越到後來，我對於東西兩方人民的思想方法之不同，越是不明白。情緒的原料我想是全世界一律的——神秘是在刺激這些情緒的思想過程中。

孤零零地，在城市的中心近處作此夜巡，我感覺到重慶所特有的風味，像外衣一般地包裹着我。自他有史以來的大部份的時期裏，沒有外國人曾經踐履過這些古老的街道；甚至於到現在，外人來此居留，也只是容忍的而不是歡迎的。可是我有一種感覺，覺得這慣於過着被征服生活的古城，自己却有贏得外人與「夷人」歸向的魅力。我自己問自己，這魅力的秘密究竟是什麼呢？懷着這種難以解決的疑團，我踏上歸家之途，一到家裏，我立即酣然入夢了。

重慶與重慶的人民，固然漸漸吸引我的興趣，而寄居的外國人中間，也另有其應予注意的地方。各式各樣的個人與國家的代表構成傳教士與商人兩個集團，起先，我對於爲什麼這兩個外國人集團中間有這許多屏障間隔着的問題，總是很難了解。後來，對於他們相互衝突的意識與目標較爲熟悉了之後，我就明白有些意見不同，是無可避免的；但是，我又相信也有可以免去的非必要的誤會存在着。大部份傳教士來重慶的動機，無疑的是在爲他人謀福利；至於商人之來，除了商業活動外無他動機，也是事實。但是這種簡單的前題，不足以成爲雙方對立的理由。

行醫的人所特有的機會，使我發見出這兩箇陣營中的人，各有好壞兩方面。因為外國人久住東方是品格的測驗——要在反常的環境裏保持常態是很難的，所以做事情少成功的機會，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重慶有兩個外人我最為尊敬，一個是沉默寡言的英國老教士梅敦博士，是人人欽仰的人；第二個是史篤培博士，是雙方陣營都認為非我道中的人。

每隔相當時期，人們總會遇到一個『靈氣兵』巴納爾，他曾經在我們家裏住過幾個月。洋式房屋在中國內地是很少的，所以外國人家裏有蘇屋可住，總是借給客人寄寓的。巴納爾便是根據這種辦法住到我屋子裏來的。他方屆而立之年，生平經歷過不少次數冒險；最後一次的冒險，是在華北經歷的。

他所幹的事業雖然並不偉大，却也已經得過三四次大財。他的風度類似水銀，送信的差役常常拿着各種請帖追蹤着他。最奇怪的事請是巴納爾不懂中國話，可是靠着勉強五六句簡單的詞句，他能在四川全省應付各種事情，成績很是不錯。

那時候重慶的街道都是石級，是地球上最不適合於開汽車的地方。但是巴納爾不但能在難得平坦的地方開車，連我們醫院外面的九級街上，他也能把汽車開上開下地開。

他在幹這種冒險事情的時候，總是圍着許多好奇的遊手好閒的人。有一次，汽車轉灣的時候，把一個孩子撞倒在牆上。其他無論那箇外國人碰到了這種事情總是要倒霉的了，可是他不。

他把車子放在那裏，雙手抱着那一條腿已斷了的孩子一逕上醫院裏來。我立刻看出孩子的腿一定要鋸斷的了；隔了好幾個星期孩子才醫好回家去。那時，巴納爾忙着安慰他的家屬，說也奇怪，這一家連賠償損失也沒有向他要求，雖然他們的兒子是要終身殘廢的了。

時常鬧出這種事來，巴納爾差不多成了寓言中的人物。每逢有什麼不平常的事情發生，總是要問「巴納爾是不是在內？」他沒有做過罪大惡極的事。女人特別喜歡他，因為他做事情很是流利灑脫。喝酒有節制，一杯下肚，談話起來便風采橫飛。

便在我們醫院後面的城牆下面，有一個兵工廠，製造烈性爆炸物的。中國是善於做最複雜的鞭炮一類的東西的，可是要做造現代西洋的放射彈藥却成了問題。那時候重慶兵工廠裏是沒有分辨火藥爆炸力量的辦法的，同樣大小的兩顆炸彈，爆炸力量可以相差幾倍。要避免這個缺點，軍火工人採用一種東方所特有的試驗方法。拿一些兒樣品，放在一個小彈壳裏，便在工廠的泥地上用火線點着使牠爆炸，工人站在只有幾碼遠的地方觀看。爲了事先的估計完全靠精度，所以難免要闖禍。果然，這一次連整個兵工廠都炸起來了。

那天，我將黃昏時才回家來，正坐着看幾頁書等吃晚飯。四川省內打仗的事情是很普通的，聽見大砲的回聲是不作爲奇的，所以覺得窗戶有些兒震動，我毫不注意，後來有個僕人急急忙忙的奔進來報告說：「貝醫生，軍隊衝突，醫院裏滿是傷兵！」

這個消息，告訴我又要和軍界裏的人打交道了，使我感到頭痛。放下了書，我懶洋洋地站起

來，叫僕人告訴貝師母我馬上就回來的，便出去了。走到大門口，巴納爾剛進來。「喂，」他說，「吃飯啦，還到什麼地方去？」

「去看看幾個傷兵。」

「我和你一塊兒去。」

我們一同踏入了醫院的場地，一看不得了，滿坑滿谷都是受傷了的人，哭着叫着。有少數坐在轎子裏，大多數躺在地上。有許多已經死了。當我看見了那些還活着的可怕的情形，覺得死去的還算是運氣好的，醫院屋子的走廊裏，傷者比場地上更擁擠。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遇見第一個看護就問，「他們是不是在我們的場地上開火的？」

「沒有開火，貝醫生，」她回答說，「兵工廠爆炸了。」這位小姐臉在發抖，我想她若是暈了，事情更多了，便向她發下一個緊急命令：「每一層樓暫時派一個僕人照顧，叫其餘的每一個人，馬上都到這裏來！」

需要立即行動恢復了她的勇氣，便跑去執行命令去了。事情是突如其來的，我呆站在那裏想用什么最好的方法來應付這一個緊急事變。有一個中國醫生，代表醫院到北平去出席醫學會議去了；另外一個則遠在南岸過夜。要到城裏去另外找醫生已經來不及，並且他們那邊一定也在看顧受傷的人。我叫在走廊裏按排好了許多急救站，便指出幾個最緊急的傷者叫他們抬到急症室。

急症室是一切都準備好的，有兩個手術臺。我洗好手，穿上白外衣之後，回頭看見巴納爾還

在。我就慢慢地說，「老巴，有十幾條手臂和腿要鋸呢。我一個人看顧不了這許多；你看着我做了，便可以照樣做了。」

他瞪着眼望我，彷彿發了瘋一般，可是他沒有呆好久，咬着半枝雪茄烟，就捲起衣袖去洗手了。沒有多少時候，他自己開始動手了，在傷者的身上很難看地鋸——他是用左手的，我不時回頭過去給他一些簡單的指導。不久，我們兩個人就裝滿了好幾竹筐的割下來的肢體，地上的血流得站也站不住。

我隔一會總要對我這位助手偷看一眼，看他在這樣的新奇事變之下，神經有沒有反常。他雙眉緊鎖，滿臉是汗，可是對於工作很是專心，口裏咬着那段熄了的雪茄，這外科醫生所不常有的財產。在一個手術完了而一個還未動手的時候，總是從另外一個口角裏哼出一聲：「我做得怎麼樣，老貝？」

我一面工作一面在覺得很痛苦，因為我知道救活這許多可憐悽慘的不幸的人，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因為給予斷臂殘肢的人以生命是否是功德，是很可懷疑的。在像中國這樣的地方，生存就是不斷的掙扎，殘廢的人是沒有生存的餘地的。

正在我精神最頹唐的時候，幽默大師顯了一線光明。這次大難正到了中途，我妻子閒散地走得來了。她走到時，場地上的病人都已經移開了。她後來也覺得走廊特別忙碌，可是她在走進急症室之前還沒有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到裏邊，她在室門與手術臺之間突然站住了，臉上一陣緊

張。她看見了地上的血泊，牆上和我白衣服上的血跡，外加巴納爾在鐮一個人的大腿的奇蹟。然後略一鎮定，顫抖的手裏提着一張黃紙，歇斯地高聲說：『你們兩個人這麼晚，還不回家吃晚飯，所以我把這封電報自己帶來給巴納爾了。』

在那時候，我最不願意的人便是媯德。他是看見幾點血便怕的，而且她肚裏已經有了七個月的身孕，而現在她竟拿了這張小小黃紙呆子似的站在那裏。

『出去！』我叫，『出去！』

她一言不發，像一個機器玩具似的，旋轉身子回家去了。

數小時之後，巴納爾和我到了她那兒。晚飯還在那裏等着，當食物慢慢地吃完的時候，我妻對於我們胃口的反感，也慢慢地顯著起來。『我對於醫生所做的事早就不怕了，』他說，『可是今天你們還吃得下飯，老巴更是想不到。你假使自己可以看得見自己，方才——喔——。』她抹着眼睛，彷彿要把記憶抹去一般。

巴納爾像要發表什麼正經議論了，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只微微一笑說：『我爲這餐夜飯，工作得比幾年來任何那一餐都努力。』說罷，又伸手去拿一塊糕。

我妻子冷冷地看着他。『你們都是一窩裏的貨色，』她說，『我到那個可怕的地方來，爲的是想叫你早些看見那封電報。下次再也——』她沒有把這句恐嚇語句說完，便雙肩一聳，出房去了。

第十章 中國的語言與醫道

中國語實在是一種很引人入勝的語言。沒有充分時間學習的外國人，往往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我有一個良好的私人教師，是一位老年學者，有多年教外國人學習中國語的經驗；我所成問題的，只是時間而已。醫院裏的職員之中，有的英文很好；有的只會零零碎碎的說幾句，想法在這兩種人和我中間架一條橋樑，已成爲必要的事。

無論什麼地方，醫生的標準條件之一是會猜度；而在中國的外國醫生更是少不來的條件。一到這個國家，他就碰到一種言文並不一致的語言，並且一個聲音可以代表許多意義，全視牠音調的高低而定的。當我想到生死的關鍵完全決定在我理解口語給予明白指導的能力上面，我的脊椎骨上常常打着寒噤。直到我回到病人與醫生之間沒有語言隔閡的美國工作的時候，我才完全理解在重慶工作之緊張的所以然。

我們的先生孫老師已經是七十以上的人了，他的狀貌很是動人：瘦長個子，道貌岸然，一望而知是一個有德行的人。我想，他可以算是具備中國舊式學者所有優良品格的典型人物。

第一年夏天，他每天到我們南岸的家裏來教幾個小時，日以爲常。來了之後，便在一間幽靜的書齋裏，教我的妻和我四川官話的基本語句。新來的外人有時間可以在正式語言學校裏費一年

的，其學習說中國話的問題，要比一來就有工作做，必須請私人教師的人簡單得多。

孫老師不講英語，這對於我們做學生的只有更好。我們很用功，竭力想懂得他所說的話，到後來，我們的腦筋對於新奇的聲音變得特別敏感起來。四川話的語氣與聲調，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開始的六七個星期，總是難以辨別出來。實在，不講求聲調，單要學會那些生疏的語根，已經足夠麻煩的事了。

我們的功課，通常總以交換相見語開始，『孫老師，早！』

『貝醫生，早！貝師母，早！』

客套完畢之後，孫老師總是不肯放鬆來校正我們對『早』字的發音。他說，『Dnow！』

『Now！』媯德和我學着樣。

『不！Dnow！』

這樣，總要重複至六七次之多；然後靈機一動，我們知道這個字是由D字發音的，這才懂得了。

接下去是一個問句『這是什麼東西？』他拿着一支鉛筆或是指着房間裏的一件東西說。

媯德和我便要費盡心力把這個簡單回答的聲音和語調都說正確；好容易攪清楚了，又遇到了數目複詞的難關，因為每一個名詞都有一個特別的數目複詞。例如說『一箱子、一筆、一椅、一人，』便有四個不同的詞複在名詞的前面。依次說來，就是：一隻，一枝，一把，一個。

假使說這種揪扯可以使我們的神經破裂，在孫老師一方面一定更加厲害。他和那些外國的成人學生纏七夾八纏了一生了，現在上了年紀，實在有點兒吃不消的樣子。他早先是在儒家的教養中長大的，後來成了基督徒，遇到不能忍受的時候，決不提高喉嚨或是責罵人，而是這樣的：突然停頓了，把一隻手放在眼睛上面，靜靜地說，「*Ng men iao tsu da saoi*」這樣聲明了一聲之後，大聲地說一篇中國話，突然又接下去講功課。

大約有兩個月，每天至少要這樣做一次，熾德和我總是沒頭沒腦不懂他的意思。有一天星期日，孫老師在醫院裏領導做禮拜，我又聽見他說這一句聽熟了的話。接下去的行動，給了我一個清楚的翻譯，就是，「我們要做禱告！」

日子慢慢的過去，這位老年的紳士覺得上課中間禱告的需要也慢慢的少下去了。現在每一字都在腦子裏編好一、二、三、四來注明牠們的聲調。不論是平聲，上聲或是去聲，完全靠記憶裏編好的號子來決定。同音字聲調弄錯了，就會發生許多困難。因為聲調一轉，同一個音的意義便改變了，例如坐下的「坐」，一轉聲調可以變為走路的「走」。

不久我在醫院裏整天有工作了，我的學習不得不改換方式。孫老師現在要來來往往跟着我，一有機會就教。有時候也同我一起出診，當我們在熱鬧的街上一同走的時候，我們常常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我的中國語彙漸漸增加起來，我和他做伴的興趣，也跟着提高起來。他對於重慶人的一切，可以說是無所不知，所以他給了我不少重慶人生活方法的側影。

居民對於這位莊重的老者，是萬分尊敬的。他穿着長長的棉袍，外面一件馬褂，頭上一頂瓜皮帽。他年紀很輕的時候就接受了外國宗教，那時候信仰外教不但要爲國人所不齒，甚至還有性命之憂。爲了這個信仰，他曾經忍受了不少困苦了；所以我每當看着他的時候，我就感到，他這種莊重的態度是由困苦磨難中得來的。中國對於道德比一切都尊重，重慶人對於孫老夫子的外國信仰雖很少同情者，可是他們對於他的高尚的道德是給予無限敬仰的。

我和孫老師在一起的時間是有限的，而我的語言學習又如是之急迫，所以我對於所聽到的，一個字也不肯放過的。有許多話是從店夥，路人，轎夫，船夫那裏學來的。每一個新的詞句到了我的耳朵裏，我就一週又一週地念誦，使牠純熟，然後藏在記憶裏等用。有時候我記住了問問先生新詞句的意義，也有便根據用法而猜度其意義的。當然，第二個方法是很有危險性的。

有一天下午，我和一個以前沒有見過的船夫渡江。他從其他乘客那裏每人收了照例的幾個銅子，可是一到我這船上的唯一外國乘客這裏，他要我出一塊錢。

「一塊錢！」我說，「你當我是昨天生下來的小孩子嗎？」

「一塊錢！」他凶狠狠地重覆說。

「我只能給普通人一樣給的錢，不能多給。」我對他說，同時拿出銅子來。

他把我的手粗暴地一推——中國人所認爲最無禮的舉動——又把面孔挨近着我的臉，開始用「外國畜生」一類話罵起來了。有許多話我聽不懂，可是從他的語氣與態度上看來，無疑的是在

設罵。

等他最後停下來喘氣的時候，我問：『你要不要「臉」？』有幾個乘客聽了我的話忍不住笑了，船夫更加光火起來。可是在他回罵之前，我繼續說下去。我自己也不知怎麼的，罵人的語句滔滔不絕地從我口裏說出來。什麼地方學來的，是什麼意思，那時候我都不管，只覺得在這種場合之下是很適合的。在旁觀的乘客方面所發生的反應只是驚奇。有許多人聽得張着口合不攏來，我的敵手則簡直一動也不動地怔住了。突然心頭一陣鬆，我才停下來把銅子塞在船夫的手裏。船夫搖搖頭，口中唸唸有詞地走了。渡船浮到了中流，大家才回復到原來的平靜狀態。

我們將到彼岸的時候，有一位中國紳士跑到我的身旁來，用道地的英語說：『請問，你是貝醫生麼？』

經過一番介紹之移——他是歐洲的一家最大企業公司的華經理——便是中國人談正經事務以前所必有一番客套與寒暄。最後我的新認識的朋友——他是一個最容易使人有好感的人——才談到他所要講的問題：『醫生，你來到這裏還不到一年，是不是？』

『是的。』

『奇怪！』他自言自語地說。

『什麼奇怪？』

『你的——』他有些不好意思說出來似的，『你的非凡的中國話。我想問你一句話，請你不

要介意：你對這個船夫所講你話，都能明瞭其中的意義麼？」

「我開始的時候是明瞭的，到後來就莫明其妙了。怎麼樣——音調不對麼？」

他的嘴脣動了一下，表示覺得很有趣的樣子。忽然，大笑起來了。「不是的；講得是大家都可以懂得的。問題是在那些詞句的本身。我覺得奇怪，你從什麼地方學這許多來的。」

「你意思是說你自己不講這些話麼？」

「我麼？喔，不！」一剎那間，他看上去像很是吃驚，不過馬上就回復到很高興的樣子。

「你罵那個船夫從祖宗罵起罵到子孫，差不多罵人的話都給你用完了，苦力也沒有罵得同你這樣的流利。」

在上岸之前的幾分鐘裏，我們討論着學習英語和中國話那一種煩雜的問題。臨別，我對他說，「以後我學中國話也許只能用正統的方法學，不過我不預備把那些已經學到的話忘記，因為我已經應用過，而且很是見效。」

以後，我每逢在重慶遇見他，他總是把眼睛一霎，然後問我：「大醫生，最近有沒有在你的語彙上增加什麼動人的話？」

「一點兒也沒有，」我總是這樣回答，「爲了避免下流，變成貧血症了。」

無論如何困難，語言總是比其他問題簡單得多。我從西南回來之後，便把我朋友林某的衣服送回給他，並且附了一張條子說這些衣服是很貴重的。他回條來表示感謝，不過此後就沒有見過

他，直到在一次公共會議席上。我一看見他就覺得他的情形壞了，互相交換了一番熱烈的企慕之忱之後，我說：『你應該到我這裏來看看啦。』

他來不及回答，便有人來把我們的談話打斷了，那天我們不再有作私人交談的機會。再一個星期過去了，他沒有來，我的對他私人感情上的關心戰勝了我的業務上的通常態度，便寫了一個條子到他辦公的地方，重述他應有再受診察的必要。奇怪的是林的父親寫了回信來；信裏說我對他兒子的盡力已經够了，以後不再需要我的幫助了。當時，我彷彿受了一次打擊一般；痛心過去了，我就竭力把我們中間的友誼和關心從腦中推開。

以後我和林某因了公務還遇到過幾次。我們除了普通的客套之外，沒有說什麼話，因為雙方都感到兩個人中間有一陣障隔。再後來，他突然從公共活動上隱退了。有人說，他的父母差人到漢口去請了兩位有名的中醫來為他的兒子看病，到現在還在吃他們的藥。假使他們能請重慶地方別的西醫看，我倒也不愁什麼了；現在既然如此，我覺得我那位朋友的命運，已經註定了。

聖誕節的時候，林某那裏送了一包東西來，是他自己送的，都是貴重的禮物，附條上的話很是摯誠，是非收受不可的了。後來也幸而沒有退回去。

翌年二月初，這位病人的兄弟寫了一個條子來叫我第二天下午到他家裏去。我遵命去了，一到就有人領我到一間房間裏，滿房都是人，連林某自己在那兒也看不出來。經過了無數介紹之後，我才能注意到那位病人。一見他那腫脹得可憐的身體，簡直把我駭了一跳。當時我不管三七

二十一，開口就說：『你爲什麼不早一些叫我，老林哪？』

『你現在來的好，』他回答說；爲了家人聽着方便起見，他用中國話接下去說，『我的父母對於我的健康問題，已經費了不少心血了，可是我的身體很是冥頑，總是不見好。因此他們請你來，貝醫生，想和你商量商量。』

於是，我暗暗地想，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才來請教外國人，因爲從他脈搏的細弱上，我知道他的疾病已經萬分的嚴重了。對他這種無限的犧牲，我心裏很是難過，不過還是勉力對他們的好意略表感謝，然後再回頭看那位病人。

林把我的痛心的意思打斷了，他說：『我從你的眼睛裏看出我這幾天來的感覺是不錯的——我已經沒有救了。』

『廢話！』我表示不同意，『我還沒有着手診察，怎麼會知道。最要緊我們注意你的飲食。』隨手拿出我的方箋簿來，寫下了幾樣食品的名目。

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他又用英語說，『我從小就受那種教育，知道應該遵守五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道德，最近因了種種關係把最後一項忽略了。你也許不能了解，不過請你相信我，我實在是不得已。』『老林，假使我真有懷疑之處，看見了你什麼都釋然了。』

『那好極了！』他躺下床去，隔了一忽兒，他又慢慢地接下去說，彷彿每一字都有分量的樣子，『生命之輪轉得真是奇怪。你是外國人，年紀還輕；我是中國人，已經是中年人了；而我們

却能成爲知己朋友。」

「休息一下子，節省你的精力，」我溫存地告訴他說，「你和我兩個人的友誼，是不需要用言詞來解釋的。」

我又坐了約有一刻鐘的光景，問了他幾個關於病情的幾個問題；又爲了他的請求，講了些我到西南去的有趣的經過。我知道他疲倦了，所以突然問他說，「你這裏還有我以前給你的藥麼？」

「有許多，」他回答的時候，眼睛裏含有一種動人的似乎有先見之明的表示。

「叫人立刻給你吞一服下去；請他們要嚴格遵守這一張飲食單，明天早晨我再來看你！」

我起身要走的時候，他又講中國話了，要他的家人不要忘記我們兩人中間的友誼，假使我在重慶需要什麼幫助的話。

「這種好奇我是不敢當的，」我也用中國話對在我四周的在表示關切的人說，「我只要求你們一件事——看護這位病人，一定要完全照我吩咐的做。」

事情無論怎樣無望，一個人只要還有口氣總是要想法掙扎的。我一路回家的時候，用盡腦筋想找一些什麼醫學上的方法來和林某的疾病鬥爭。以後我每天去看他兩三次，每一次總希望能夠看見一線進步的現象，可是沒有，在這個星期的末了，他死了。

以後幾天我彷彿跌在泥坑裏一般，雖然照常做事，總在想着醫生沒有創造奇蹟的能力，同時

爲了友誼的損失而悼惜。直到現在，離開那時候已經有許多年了，我還常想起這種友誼的希罕的性質而有奇異之感，因爲那種友誼把年齡，信仰與民族的障隔完全打破了。

林某的死使他的兄弟和我成了很密切的朋友。爲了對於他哥哥病情增劇之速感到奇怪，所以我問他關於漢口醫生所用的方法。他們的理論與療法是這樣的：飲食經胃而入身體，再由血液輸入心臟。心臟將輸入的原料分爲上下二品，上品者分佈之於全身，下品者送入中焦。中焦者，人身熱火之發源地也。中焦裏的高熱把液體化爲氣體，然後用壓力使之排出。一部份由毛孔排出，即汗；大部份經過冷卻而化爲水份，經過各種不同的管子而入膀胱，再由膀胱排出體外。

至於這位病人的病原呢，是說某種外感阻礙了他的通常機能，氣體冷卻不下了，便橫道而出，達入肢體，補救辦法是叫病人喝下多量水份，可以使冷卻作用恢復原狀，而後將水份導入膀胱。至於心臟與其他機能亦應滋補，所以應該多吃肉類與珍珠。結果病人死了。

這種說法好像很是荒謬，他們的消化理論實在是和西方的理論一樣的，不過說法不同而已。林某所生的病症的診斷與療法，是中西醫法之同異的最恰當的例證。在過去的長長的時期中，中國人雖然沒有西方治療學的普通工具，機械與科學方法，他們也能發見不少可驚的人體解剖的事實。有許多這種理論，要比同時期的歐西醫學知識進步得多，而並且他們的原始形態，倒比現在經過曲解的理論，更可以爲現代醫學所接受。

在西方，專爲生意眼的製藥公司也常在過份利用最近醫學研究上的成績；在中國也是一樣，

那些庸醫們握住了過去學者所貢獻的醫學理論，把牠們曲解了以爲己用。

在中國一切信仰與教門中間，總不脫一種最古的萬物有靈的學說，給了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一種精神，不論是天，風，雨，雷，土，河，樹，草，獸，人。人的精神是由陰陽二原質合成。陽是男性——是活動的，創造的，進步的，他的象徵是：天，日，光，熱，青春與力。女性的陰是被動的，同時是具破壞性的，象徵是地，月，暗，冬，冷，老年與衰弱。這兩種原質的變相活動便是各人性情不同的原因，並且又能影響一個人的流年氣運。

在古代的中國，這一個萬有精神說，自有其相當崇高的地位，但是在紀元前六世紀之後，道教起來了，牠正像許多其他的東方宗教一樣，開始的時候是頗具感化的能力的，而到後來漸漸墮落了。（譯者按：此處與事實不符，以下更多似是而非之談。）所以牠和原始的信仰一混合之後，大眾除了無量數的迷信與禁忌之外，沒有什麼其他信仰了。那些讀書人雖然有嚴肅的儒教作抵抗這種迷信的武器，而意志比較薄弱的人，還是不能堅定他們的立場。

當然，醫道是那種迷信與禁忌的最好的活動地盤。最易使簡單理論變爲複雜的是『風水』。這使一個簡單的醫療作用增加了神秘成分，於是醫生誤殺了人也有推諉的餘地了。

中國人的癆病醫療法是迷信影響健全理論的最佳例子。中國的醫學書上早已知道這病症是傳染的，因爲醫治的第一步手續是把病人隔離起來，正像我們西洋人一樣。到此爲止，是不錯的！可是又是『風水』來了，把原來的意思打倒，而要病人住在黑暗而沒有空氣的房間裏。這樣一

來，病人便沒有能得到日光與月光的醫治效驗的機會，因為中國人認為太陽晒得太多了對健康的人都有危險的，何況是衰弱的病人。

此外，醫治癆病是與中國普通的多吃政策適得其反，要病人吃得少。因為據說，這種毛病的原由是有一種惡鬼把病人吃下去的東西消耗了，所以只有使惡鬼吃得不能滿意才可以驅除牠。

為補救病人的體力起見，給病人吃一種滋補而又有醫治效力的特製品。這種製品是寄生的惡魔所最厭惡的；但是病人更厭惡却不去考慮了。

用一隻新鮮殺好的豬肚子（即胃），裏邊塞下述各種東西：（一）從神廟的向北地上取來的一塊泥土（據說北風是有使泥土清潔的功効的）；（二）生在沒有太陽晒着的地方的一束草（這是取陰性的意思）；（三）一只小的活水蠶；（四）一只活蟾蜍；（五）四個從一只手上剪下來的指甲尖（除小指尖，因為小指是書生指，應該尊敬）；（六）一束頭髮；（七）一把紙錠灰；（八）人參湯。

塞好了，放在鐵鍋裏用火燉數小時之久。

粗粗一看，這味可怕的大菜一定是什麼海外奇談裏得來的，可是其中的確包含許多有治療功効的成份。泥土裏含有矽鹽酸與其他礦物質；草裏有維他命；水龜裏有蛋白質；蟾蜍裏有一種強心劑；指甲裏有石灰質；紙錠灰裏有炭質；人參是一種緩和劑；至於豬肚子呢，經過了滲透與分解之後，也有治療作用。人參這樣東西，我最不相信，而中國人却最相信。這一個處方裏，除了

水龜裏含碘質對肺不宜者外，都不是有害的東西，只是感覺上不愉快而已。這服藥究竟應用了多久世紀，我不知道，但是蟾蜍裏的強心劑與豬肚子之治療價值的發現，在西洋確還是最近的事。

再者，在容許我們的神經組織對這一味製品發生反感之前，我們應該記得，數十年前，同樣野蠻的混合物在歐美也很普通呢。甚至到現在，有許多『家庭療法』也是很可怕的。現在，有了清潔衛生的基本知識之後，對於這種東西，一想到便要噁心了。

醫生對可怕的景象與惡劣的氣味因習慣而感覺遲鈍了。但是在重慶的時候，我有一次看見一件事，連我的胃也要像新進看護初見開刀一樣地作嘔了。有一位有錢的商人，他的髮妻只會生女孩子，於是娶了一位如夫人，如夫人懷孕了，便來請我。這一位如夫人的年紀大約只有十六歲，生着進度很快的肺病。我介紹了一種極嚴密的調養法來醫治她，想使她平安渡到孕期的第七月，可是一次意外的流血使她早產了。

生下來的嬰孩只重一磅半，黑而多皺紋，活像一只乾蕩小猢猻，倒是一個男孩子，而且活着的，所以那位父親很高興，我要他了解孩子先天太不足將來未必有希望，可是他不相信。於是我做了一個早產嬰兒助長器；特別指定一個看護管理，一方面同了那位父親上薦頭行去找奶媽。

產婦是由一位收生穩婆照顧着，我開始注意起她們的行動來了。依照中國的規矩，女人的頭髮是光光地向後梳的；早產婦額角的兩旁插着兩根雄雞毛，是鑽過了皮膚插在骨頭裏的。這一個方法的用意是在使早產惡鬼從洞裏鑽出來。

我在旁看着，只見那個老太婆取了半杯水，裏邊放了一些從拋棄的胎盤上取下來的血塊，用她骯髒的手指攪動了一會之後，便叫那位年輕的母親喝下去。那時候，我覺得我自己也和產婦和嬰兒一樣須要請醫生了。此後好幾時，我的胃口倒了吃不下東西。我對她這種辦法表示反對，可是穩婆說那事情不容我管。關於這一點，那位父親是同意的，他說我的責任是在看顧小孩，我沒有話說，便開始去找奶媽。

到了薦頭行，看見有十數個奶媽在等待雇用。中國母親們有能力雇用奶媽的總不自己喂奶，下層階級的產婦便拋了自己的孩子出來應徵。我揀了兩個，帶到醫院裏檢查身體。體格是可以滿意的，於是叫她們用肥皂和來沙而洗澡，奶頭都擦乾淨，這都使她們又羞又怕。這兩個奶媽在看護監督之下輪流供給乳汁，用奶瓶和橡皮奶頭喂給在助長器裏的孩子吃。

八個月之後，孩子體重增至五磅，心智方面的發達也頗正常。

不久我因事離開重慶，在我不在的時候，大太太作主請了中國醫生。因為孩子的母親產後不久就死去的，爲使孩不常哭泣起見，用雅片烟霧噴到孩子的小嘴裏去。這使先天柔弱的小肺起了不良的反應，不久孩子就死了。

到此爲止，這位父親在孩子身上用的銀錢的確不少。現在孩子不能傳種接代了，也不能承續一家的祭享之職了，便被放在小棺材裏，一些儀式也沒有就埋掉了。這種行動在普通西洋人聽來是駭人聽聞的，但是中國人是十足的現實主義者。該做的事情只好做——『沒有法子！』

第十一章 中國的法律

討論中國僕人的美德似乎是非必要的，但是我還是要談。普通僕人一經僱用，便一口承諾屋子裏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包在他身上』，但是他說這句話，實在是很担一些風險的。忠心是中國人最注重的道德之一，一遇到有事情發生，這一個特點更爲顯著了。

做事情是勤奮的，彷彿不知疲倦似的，一星期做七天，每天從清早做到夜深，究竟要夜深到如何程度，全視主人的脾氣而定。有客人來是他最高興的事，因爲這可以在呆板單調的日常生活上增加一些歡樂與略感興奮的成份。

假使主婦在餐前一小時告訴廚房說，餐桌上臨時增出五六個人，他只是很有涵養地說，『可以加一些水！』（意思是說湯裏，湯字是可以心照不宣的。）一方面叫雜差和廚房助手到鄰舍人家的食物貯藏室裏去，看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可借。鄰舍人家自己也要感到不方便，他是不管的；他總不能在客人面前失面子——只要有法子想，面子是萬萬不能失的。

中國僕人有這許多美德，也有兩種缺點來抵消：第一他們是不注意清潔的，還有一點是不肯遵從主人的吩咐而一味照自己的意思做。普通外國人對於僕人問題，只有上述兩種困難。嫡德和我却並不如此簡單，所以我們的經驗是最少與而又多費錢的。

一個寒冷的早晨，我視察了醫院回家來，想拿大衣和帽子預備出診。一看兩樣東西都不在，找尋和詢問都無着落，並且發見衣襟裏有別的東西也不翼而飛了，我就報告公安局。老住中國的人看到這裏一定要笑我舉動的愚蠢，因爲一牽涉到刑法的問題，中外的見解是難得相同的。

報告之後，便有一個巡官同一個衛士到我家裏來。把事情談了一番之後，這一位老總走了，明天又同了督察長和他的衛士來。

「貝醫生斷得定衣服是被偷去的，是不是？」督察長嚴肅地問。

「一定是的！」

「屋子裏不會有？」

「當然沒有！」

「在控告什麼人之前，我們還是先把屋子搜查一下。」

我立刻同意，沒有想到這一步手續須要費兩天的時光，並且連我們的鄰居也都要搜查。果然，搜查沒有結果，督察長憂愁地說，「我們只能把貴處的僕人都拘留起來。」

我們的僕人都表示反對，要求先由西憲同人會辦理偵查事務。這一個請求被准許了，下一天便有二十五個人到我們屋子的院子裏來開臨時法庭。大司務是僕人的首腦，第一個受偵查，可是一下子就完事。他是「那麼溫」，是屋子裏的有權威的人，若然說應負過失的責任，那麼在他以下的人就自然而然的牽涉在內了。最後是那個雜差（媚德和我所認爲最沒有嫌疑的人），因

爲他是同人會最下級的會員，底下再沒有人可以受牽累的了，便成了代人受過的領羊，捉到了衙門裏。其餘的僕人都成了嫌疑犯，要每天去同人會報到，而不准工作。因爲他們還想使用方法在我們屋子裏調查以求證明自己的清白，公安當局便准他們在屋子裏自由行動。

一天，大司務和他的助手帶了一名和尚和一大羣幫閒之徒到我們的院子裏來，開始舉行神聖儀式查出正犯來。在地上燒了一團火，在火上唸着長長的咒語，又拿了兩只雞來作祭品。把雞切做碎塊，和尚與大司務的助手（我們認爲嫌疑最重大的人）主持祭禮；雞塊都燒燬了，和尚作禱告。那些幫閒的人好幾次要求我差他們到某處某地方去找尋失去的衣服。我想這一個儀式是給正犯一個交出原贓而不失面子的機會，所以答應了。但是衣服究竟沒有找着，有好幾時我只能從慷慨的朋友借穿各種不配身的衣服，使重慶人看了發笑。

幾個星期之後，衙門裏送信來要我去談話。一到了那裏，我看見了我們那位雜差老秀，住在一間低濕黑暗的監牢裏。他所有的唯一用具是一條板凳，便在這條板凳上坐、睡、吃——吃他每天的一碗飯。

他看上去已經半死了，但是有一般苦力們忍受苦難的能力，對於自己命運的不濟一無怨言。他所說的話只是表示他是冤枉的。我告訴他說，貝師母和我是完全相信他的，所以，沒有隔多少時候，我就要求衙門裏的官吏立即釋放了這個可憐的傢伙。

費了許多唇舌，他們好容易准許了，不過附有條件，要我付出老秀住在那裏的時期裏的膳費

——四十五塊大洋。除了接受條件以外沒有別的路好走，因為這樣一來，可以補救對於一個人的委屈，二來免得這個人死在半裏——這是法律和習慣預備加到我肩上的最可怕的责任。

老秀和我回家之前，他開釋的消息早已傳佈了。同人會裏派代表來對我說，這個雜差不能再。他說，他是因偷竊嫌疑而被捕的，現在再用他，同人會的面子是過不下去的。

我回頭問老秀：『你願意仍舊在這裏做麼？』

『當然願意，貝醫生，不過同人會是不准我破壞規矩的，將來也許雙方都要受累。』

現在事情是很清楚了，是被竊的人——而不是竊賊——最倒霉。我失去了衣服，四十五塊大洋，外加一個好聽差；我的家還成了諸色人等的公共聚會所。

突然我想出了報復的方法。我毫不遲疑地對大司務的助手說，我們的關係已經完了，他可以另外找事情做去。

『那要由同人會來決定，貝醫生！你辭退了我，我沒有面子。』

『隨便你，』我回答說，『你假使還要下去的話，也不見得會有面子的。你做大司務的助手沒有資格，我這裏既然少了一個雜差，你以後就當雜差。』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這一個降級令使情形急轉了，他立刻自動辭職。奇怪得很，在他走了之後，罐頭食物以及其他零碎小東西還是不時要失竊，我簡直有些兒窮於應付。

有一天早晨，忠心的老秀幫我解決了這個疑團。他那天來的時候彷彿心事重重的樣子，最後

我到底誘他說出來了。他警告我們說，在師母和我都不在家的時候，應該別讓訪客進來。他走了之後，我就去開門房，門房最後才承認，每天下午我在醫院裏嬉嬉德在房裏休息的時候，前大司務助手的堂兄弟常常來，說要看我，便藉口等我，總是逗留一兩小時才走。這正是我所要知道的消息。那個大司務助手下次又來的時候，我親自接見他，警告他假使他家裏任何人再踏進我的門，我就要扭他上督軍衙門去。這樣一來，問題果然解決了，不過牠使我知道和中國的法界打交待是應該萬分留意的。

實在這一個戒心不必由我自身去經驗才能得到，因為外國人打官司總是失敗的多，是由來已久而且前例很多的事。我們自己的醫院爲了一個生傷寒的病人跳樓跌死的事，到現在還沒有賠償了事。這一個病人的丈夫控告醫院玩忽職務，勝訴了，我們賠償。下一年她母親控告了；再下一年他的公公控告；剛在我離開重慶之前，是輪到她的太公。每一次我們都是敗訴的——因爲中國法庭是有反對西洋醫法的成見的——雖有美國領事館居間作調人，還是無效。

那所婦孺醫院的事情更壞。從名字上就知道，婦孺醫院是不收男病人的，不過和其他醫院一樣，軍事當局有令，有時也通融的。有一次一位將軍送一個病人來灌腸。負責的實習看護把石炭酸代替了規定的處方，十五分鐘之後病人死了。在驚慌之下，看護逃走了，病人的關係人就控告醫院玩忽職務。賠了病人的家屬一大筆錢，並且負責代付棺材寄存的租金，直到風水先生相好葬地揀好日子把棺材下葬爲止。不料棺材隔了五年還不葬，醫院只好永遠把租金付下去。

同一個醫院還發生過另外一件事。有一家人家稟請一位中國的女醫生去出診。醫生一到家，便有人領她到一間閨房裏，但是她在在場的人中間不見有須要醫病的人。

『病人在那裏？』她問。

其餘的人指着坐在窗口的一個年輕而憂鬱的女子。經過簡單的診察之後，醫生便問：『你們爲什麼說這位小姐有病？』

其中年齡最大的婦人，分明是這家人家的當家婦人，以諷刺的口氣說：『難道醫生會看不出來的麼？這是我的長孫媳，她有些兒忽冷忽熱，吃不下，容易發脾氣。』

醫生坐着再把病人診察一下，查不出有什麼忽冷忽熱的現象，不過她看上去鬱鬱寡歡，確是事實。醫生自己也是中國人，所以她疑心也許有什麼表面上查不出來的疾病。而且在場的許多人確乎都表示心焦的樣子，所以她建議把病人送醫院檢查。幾小時之後，病人進院了。她對於檢查不反抗，不過問她的時候總是不開口。

傍晚她的公公來了。看護就迴避到走廊裏，只聽見那老人——他一定在四處看過了——說：『窗外有一個枯井，我怕你要跳下去。』

看護就把聽見的話告訴醫生，醫生就說：『世靜沒有什麼意思。井裏只有一些兒水，跌下去也淹不死的，不過明天早上我們來把她搬個房間吧！現在一刻不離地看守着她！』

第二天，天亮快的時候，病人要一個床用便器，看護那時候叫不到人代拿，就自己到浴間

裏去拿去了。一會兒回來之後，病人不見了。找尋的結果，發見病人已經淹死了，頭倒栽在井底一二尺深的水裏。

通知了她的家屬之後，她的公公帶了八個兵士擁到醫院裏，要求那位中國醫生和夜班看護和他一同上法庭去。醫院同意了，可是發見法官便是那位公公自己，而且案件是由醫院的所在區域特別轉移到他轄下的法庭去的。控訴的理由是如此：（一）醫院玩忽職務，晚上不關窗，爲健康與安全起見，窗在晚上是應該關的；（二）在病人彌留的時候，當值看護一定是睡着了，她爲卸去責任起見，把屍身從窗口拋入井裏，誣稱自殺。

經過長時間的審問，案情不能解決。一連好幾個月，醫生和看護每星期上法庭三次，目的是把案情每次複審一遍。

一天，她們倆一去不返了，消息傳來說醫生被控殺人罪，押在監獄裏了，醫院只好由外國人的院長一個人來主持。她把快痊愈的病人送出院，病重的病人移交給別的醫院，自己的醫院就此關了門，又找了一個外國人作保人，到監獄裏去探望。監獄當局准許她走進了中國女醫生的牢房裏，她就不肯出來了。她堅持說，她身爲院長，也應聯帶負責，所以兩個人應該一同審判，一同坐牢。

這事情就變複雜了，因爲美國人是享受領事裁判權的，不能在中國衙門裏拘禁起來。一切請她離去監牢的嘗試都失敗了——禁卒不敢對外國人用強制手段——結果兩個人一同釋放了。可

是，這只是緩刑而已，因為那位公公法官現在失了面子，是不肯即此干休的。那位中國醫生只好從長江下游逃走，她為避過城門口兵士的查問，在晚上在城牆上掛下去，然後用舢板載到泊在揚子江裏的法國輪船上。

差不多有一年，醫院關着門。民意的表示在中國是很遲緩的，可是後來有一個重慶公民的代表出來要求醫院重開。教會准許了這個請求，重慶人逼着這位公公法官簽了許可狀，一場風波才告結束。

第十二章 鴉片

四川省在歷史上之所以可以維持他的獨立地位，主要理由之一，也許便是他的自給自足的能。土地是異乎尋常的豐腴而肥沃，差不多沒有一種植物不能生長的。蔗糖、烟草以及許多重要的草本藥材，還有比較普通的食糧，都有生長。廣大的鹽井，更有桐油、蠟、漆運到外省去，收下鉅大數目的捐稅來。

蠶的品種特別強壯，所以華西的縐紗綢料，比世界任何地方出產的絲織品要精良堅韌得多。叢山裏多的是礦藏，只要在鄉下跑跑，便可以看見小型的煤礦，就用人力在開採。

除了四川本省出的物品經過重慶水道運到外省去的以外，還加上西藏東部、貴州北部、以及雲南省的出產。皮革、豬鬃、茶葉、米穀、藥材、草鞭、絲綢以及羊毛，裝滿了汽輪與帆船，向漢口駛去，再在那裏分佈到各處。

假使說各種物品在四川都很繁盛，一定要把罌粟包含在內。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印度鴉片開始用強制方法大批地運到中國市場上來的時候，有許多從華南經過險峻的陸路，運到重慶來；再由重慶轉運到下游去。不久，四川的軍人知道這東西自己本地也可以大批種植，價值便宜得多，於是立即實行起來，這個計劃結果超過了提倡者最貪心的夢想，一個晚上就可以發了大財。

慈禧太后曾一度決心摧殘這一個在萌芽中的惡數，禁止一切地方上栽種鴉片，違者以極刑相饗。這一個嚴厲的辦法，收效甚宏，但是革命把滿洲的朝廷推翻了，接下去是連年的擾攘，罌粟重又恢復繁榮了。

我住在重慶的時候，處處遇到鴉片這樣東西和牠的罪惡。只是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國年鑑上估計四川省鴉片的出產量是二千一百萬兩。大部份的農民，被逼將種植食糧的土地，全部供獻出來，實在是看見了這纖弱文雅的植物（罌粟）便頭痛的。可是他毫無補救的辦法。皇帝一度命令將死罪加在罌粟田主的身上，現在不種罌粟的人，反而有同樣的危險了。現在雖然還不到判處死刑的地步，有土地而不種鴉片的人，已經有所謂「懶惰稅」的徵收了。

鴉片的價錢自每兩六角至兩元不等，自然會有偷運事情發生了。上游外國輪船的船長們認為鴉片走私是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搜尋鴉片真是海裏撈針一般難，因為可以碎為小塊藏在最不受人注意的地方。旅客手裏的扇子或雨傘的柄裏也許就藏着鴉片；他的若無其事的眼鏡盒子裏也藏着許多。但是究竟還有鼻子來做偵探，因為無論包裝得如何當心，鴉片的氣味總是要漏出來的。

當局們對於只徵收一些鴉片出口稅還感到不滿足，於是各處的城市鄉鎮裏特許開設燕子窠。我在重慶的時候，那裏便有數千家燕子窠，常常有因吸食過量而請我們去醫治的事。

有一天星期日早晨，我接到江北一家有錢人家的飛邀請我出診。那時我在重慶只住得一年光景，中國話還不甚會講。這一家人家我是不認識的，不會講本地話的外國人同不熟悉的人交接，

比同熟悉的中國人來往雙方更不容易了解。店員和醫院裏的職員在聽外國人講土話的時候，知道留留心地聽，正像我們聽英語民族以外的人講英語的時候一樣。但是不常和外國人來往的人却不是如此。他們以為我們是不會學講中國話的，所以當我們講的時候，總以為講的不是中國話。

鴉片的事情常含有各種不愉快的複雜問題的，所以我請杜醫生同我一起去，免得我和病人與家屬之間發生誤會。杜醫生會和我共事過許久，我絕對信任他。他是一個身材魁梧，樣子很好的北方人，頗富於自出心裁的才能。在醫院裏他是駐院的外科醫師，我對他的工作，從來沒有發生疑問過。

我們乘舢板渡了江，不久就到達了目的地，是一所很輝煌的住宅。出乎意料之外的，病人是這家人家的家長。他是一個抽鴉片老槍，抽量天天增加，直使家裏的人起了恐慌而減少了他的供給。這位老年人過不了癮，沒法，便把槍斗裏的烟灰取出來和酒吞了。

我曾經用抽胃方法醫治過許多這種同樣的毛病，有時是見效的，不過這一次我覺得他中毒過深，已經陷入彌留狀態了。我就請杜醫生說明毛病已經不救，還是預備後事的好。

這幾句話把他們駭壞了。他們覺得老人之死是由於他們干涉他的習慣，是間接把他殺死了，孝心使他們發生了惶恐。他們就問平常對於這種毛病是用什麼方法醫治的。我就說是用抽胃法，他們便堅持這一點最後的希望。

我表示反對：「杜醫生，告訴他們：吞一個管子到胃裏去，強壯的人有時也要窒死的。這樣

一個奄奄待斃的老年人，恐怕放進去就會致他的死命的。」

杜醫生把我的話轉達得很詳細，是決不會有誤會發生的，但是他們還是堅持着要用這一個方法。

我違反了我自己明確的判斷，勉強同意了。把管子通進去，用抽水筒一筒一筒地抽，直到鴉片的氣味完全沒有了。

當我把用具移去的時候，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病人呼吸了他最後的一口氣。立即整屋子的人像發了瘋了，並且，也是不出我之所料，說抽胃是致死的直接原因。

我費了冗長的時間和他們辯論這件事；後來覺得辯論也是徒然的了，便決定走了。他們對我說，事情已經報官了，杜醫生可以去，我必需等在那裏，把致死原因詳細調查之後再說。

這是我第一次被扣了，我坐下來，爲了不知要坐到什麼時候才了的問題而發愁。雖然我的主人對我的含意不良，對待客人的禮節倒不欠缺，因爲一個僕人泡了兩碗茶來了。杜醫生很客氣地喝了，我却不喝。

我開始愁醫院裏的日常事務了。中國一切事情總是做得慢，我也許有被扣至二十四小時以上的可能，所以我想請杜醫生先回去和別一位姓種的住院醫生料理一切。當我把這意思對杜醫生說了之後，他很長猶豫。

『我覺得這事情很討厭，貝醫生，』他一面喝茶一面用英語低聲說。『假使大家知道是他們

故意減少老人的鴉片供應，逼使他吞烟灰，烟灰是大家知道有毒的，輿論對這家人家，一定不容情。所以非由旁人來担负這個責任不可；現在運道要教把這責任放到你的身上來了。」

「假使我認識幾個江北的官場中人，也許可以有幫助！」

杜醫生點點頭：「是的；不過，貝醫生，他們也不見得會只爲了一個外國人而得罪一家富家的寵。」

「唔，不過他們也總不能不經過上級當局的手，便把我送到衙門裏去。」

杜的眼睛狡詭地一閃：「目前還是衙門最安全。」

我考慮一番之後說：「不一定，安全倒隨便什麼地方都安全的。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個人除了一些不便之外，沒有什麼別的問題。我愁的是醫院。雖然他們不見得會要錢，不過爲勝訴起見，也許會控告的。」打官司是我在重慶時候所最可怕的事。「你還是照我方才所說的話做，先回去，把我現在寫下來的條子帶了去。」

那時我心生一計。我匆匆地塗了一個條子給美國兵艦的艦長，條子裏把我的境遇略加描寫，請他把事情調查一下，假使我在二十四小時以內不見釋放的話。

杜醫生自己也寫了一些。他手裏執着兩張條子說：「假使你同意的，貝醫生，我還是留在這裏，條子差這裏的僕人送去。我想這樣比較好一些。」

我同意了，他要求叫一個人把條子送到醫院裏去。人來了，杜醫生把條子和一些錢塞在他的

手裏，彷彿講了一番很長的說明之後，才叫他走路。

數分鐘之後，看門人來敲門了，要和當家主人說話，當家主人現在是死去的家長的兒子了。

這一位主人很當心地聽着報告，叫那人走了之後，面色很激動似的來對我說：『貝醫生爲什麼要寫條子給兵艦上？』

我知道了他的發愁原來是爲此，我搭架子了。『這是規矩！』我用現成的中國話說，『你先生報你的官；我報我的官。他們可以會同商量商量。』

『但是貝醫生自己也能同官廳講話的。』

『不行！我們國裏的犯人，總是有一個代表幫他講話的。』

他的眉毛向上一挺，說：『可是貝醫生不是犯人呀！』

『我被扣在這裏，就是犯人。』

真是全家的人都在發昏了。『這是一種誤會。貝醫生要回去，就請回去好啦。』

我坐着不動。『假使你准許的話，先生，我就等官廳裏的人到。你說是我把你的令尊殺死的，我也是很抱歉的。』

『放心，醫生。這不是你，這是醫院裏的用具不好。』

『可是是我而不是醫院動手的。所以我要請我自己政府裏的代表來，把事情料理清楚。』

其時杜醫生已經把第一碗茶喝乾了，在默默地享用第二碗了。我們的主人就又對他解釋了一

香。後來杜醫生告訴我，他們願意對官廳裏來人說明，這件事和醫院與我全不相干。

我蹙着眉伴爲深加考慮的樣子。他們的不安神情一些一些在加甚，是很顯然的。官廳裏的人隨時有到來的可能，知道了是一件一無名目的事情之後，一定要責備的。更可怕的是美國兵艦駛到江北來向岸上開砲。這樣一來，他們不但和外國政府發生糾紛，全城的人也要不肯同他們干休了。這一件突然惡化的事情，真應了俗語所說的『放火容易收火難了。』

我故意這樣說了一聲：『假使先生願意寫一張此事我們不負任何責任的筆據，我是很感激的。』

『馬上可以寫，醫生。那麼診費是多少呢？』

『到江北來出診，診費廿五塊；在這裏就擱得太久了，要加二十五塊。』

到此時爲止，全家像死了一樣的寂靜。聽見了這個數目突然活躍起來了，大家都喃喃地在反對。我看得出他們都在想：『啊呀，太貴了！這個外國人不但不肯負責任，還要加倍收我們的錢。』

家長便說：『明天我們把錢送到醫院裏來交給貝醫生。』

我又坐下來了。這種人家手頭不會沒有錢的。『假使你們目前不方便，我可以在這裏等你們租法子。』我和善地說。

不到十分鐘，我和杜醫生取了五十塊錢和一張我和醫院與死事無關的筆據，跑出了那扇漆得

復是輝煌的大門。

送信人的多嘴，倒是我們的幸運。假使我們事先告訴他們要送條子上兵艦去，他們一定要扣留的。

杜笑了：「他們沒有這個機會。我給了送信人三百銅錢，叫他到了時候才講出來。」
我莫明其妙地睜着眼睛看他。

杜醫生頗有回味似地繼續說下去：「我叫他在走出大門的時候，可以對所有的僕人誇口說，他要上美國兵艦去。」

「果然靈驗了，」我表示欽佩地說，「他們所猜想不到的是條子上叫『海軍』在二十四小時以後才來尋我，不要過早。」我點了一枝香烟，又說，「杜醫生，我來到重慶以來，你已經幫我解決不少困難了。」

「生活太單調了，有一些風波也好。」他喃喃的說。

我們到醫院裏的時候，收到了杜醫生的條子的魏醫生正在走頭無路，看見了我們，問題便像炸彈似地轟來。

杜在解釋的時候，我溜到辦公室裏，寫了一張條子告訴兵艦上事情已經完結了。我在回家去的路上，正看見媯德跑出門向醫院而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她問我，手裏拿着一張從兵艦上送來問我有沒有回來的條子。

『稍微有一些兒小事情，』我若無其事地說，『這件事情，杜醫生弄了些乖巧，結果醫院多收進了二十五塊錢。』

『那好極了！我們正在爲女病房募捐，這二十五塊剛好買窗簾。下一班船開，我就寫信往上海去買。』

我腦筋裏對這筆款子也有三種用途。由命運支配罷，我想，自己是懶得再去作主的了。

第十三章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在別的中國書裏，隨時可以發見同樣的話，而中國人不論貧富貴賤，確乎是把這句話完完全全遵守着的。一個男人對於未來生存的希望是有一個兒子，可以延續一家的生命，年年祭享不絕。女人的興趣雖不如此久長；可是她的平安快樂，也是因了她的生育兒子而定的。

在中國，生育常是日常在思想着與討論着的問題，一提到人人高興聽。最普通的談話中也常常提及這個問題，不論講話的是多大年紀的人。孕婦喜吃特殊東西是人人知道的事，所以即使是孩子喜吃鹹的或酸的而不喜吃甜東西時，總是這樣問他：「你要生兒子了麼？」

在中國的外國醫生，他的大部份的時間，總是費在產科醫務上面——要比在美國的普通醫生多至一二十倍——我自己乘機收集了許多關於生育的奇怪故事與迷信。中國有一部書，叫『廣嗣全書』，是討論生育問題的，中國人常常引證書中的話。

女兒是很早就要出嫁的，是別人家的人，所以兒子是最要緊。產前性別的猜測，即成了大眾關心的問題。最複雜的方法是用算術計算：「七七四十九，上加懷孕月數；減去孕婦的歲數，再加十九。」假使答數成單，孩子是男；答數成雙，孩子是女。

這一個算式沒有顧到懷孕月數是在變動的，而孕婦年齡却沒有變。我問一位中國的讀書人關於這一個問題，以及爲什麼一定要用七和十九，他也沒有確定的回答。他說，也許是從『易經』裏來的。

還有一種主張說，假使胎兒是向前的，是男；父親的年齡比母親大，身體比母親強，是男。假使母親在懷孕期間常常嘔吐，孩子一定是女的。

關於產前的禁忌是很多的。孕婦在準備蔬菜的當兒，一定要很當心。假使懷孕的母親，正把一個蘿葡切做兩塊，而胎兒的身體在動了，那兩塊蘿葡，一定要立即重又合起來——否則生下來的孩子額角上，一定有一條疤痕。假使母親在切菜的時候，太陽光照在她的面孔上，生下來的孩子，一定是個缺嘴唇。

有一個很聰明而說話很謹慎的中國女子鄭重地告訴我，她有一個表妹，爲了對於這些事情不注意，一連生下了七個缺嘴唇的孩子。我對於這句話的第一個反應，是奇怪爲什麼這位母親不請一個別人來切蔬菜，或是至少避免太陽光的照射。我的第二反應是問這件事的是否有可能性，雖然我對說話人的誠實是完全信任的。缺嘴的成因，是細胞組織的分佈失常，是不常見的現象。現在一家生了七個這樣的人，實在是可以用相信的限度以外的事了。

懷孕期間做夢，是認爲含有各種預兆的。有人告訴我，有一個懷孕四月了的女人，下午瞌睡醒來，忽然哭泣不止。『怎麼啦？』同在一個房間裏的她的姊姊問。

孕婦沒有回答，並且接連着一兩個小時不說話。後來孩子生下來了，是一個雙子，同時也是
噎子。

中國女人在懷孕期間是不許看猴子、老虎或是戴可怕的假面具的人的，因為任何一種，都要
在胎兒身上發生不良的影響。

假使西洋人聽見了這些理論而認為荒謬，那是因為他們太健忘了的緣故。在過去，沒有一種
學術像醫術一樣，負有如此重大的愚昧的，而醫術的各部門中，產科的進步最遲緩。現在醫術還
是常常要和庸醫與迷信相搏鬥。新醫術的傳佈的道路上，這種阻礙，差不多是不可征服的。

有時候，甚至於醫生自己是這種阻礙的原動力。兩千多年以前，希波格拉第說過這樣一句有
諷刺意味的話：「病人一定要與醫生一同和疾病鬥爭的。」後來格林提到這句話的時候，加上
說：「有幾個醫生的行醫，彷彿是擲骰子，病人的幸與不幸，全視骰子擲出來好不好而定的。」
我在中國發見的許多迷信，每一種都可以在美國找出相同的來。在美國我的病人中間，有不
少相信懷孕期間胃氣痛是胎兒男性的預兆。更多的人相信惡夢、醜陋和驚嚇，可以影響孩子的一
生。最普通的迷信是說，假使一個懷孕的母親，看見一隻老鼠在她面前穿過，生下來的孩子的臉
上一定有黑痣的。

在臨盆期間，普通中國女人的常識要比西洋姊妹們豐富。而數千年的教養，也使東方的女人
知道家庭生活中，孩子要比她自己重要得多。甚至於富家女人在快臨盆的時候也要多活動一些

的；窮苦人家的女人，則繼續做她在家裏或是田裏的日常工作；不過不論貧富，伸手向上撥取重
物，是一概禁止的。

雖然生育在中國認為如此重要，墮胎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地在實行着的，但是照比例計算起
來，數量上自然要比西方少一些；難產也比較少。中國嬰孩的頭比較小是一種民族上的特質，也
是生產時候不須要用器械和不常發生陰部破裂現象的主要原因，結果是中國女人很少有子宮頸痛
的毛病。我在重慶時候的病人，百分之七十五是女的；而自始至終所遇到的這種病症不滿半打。

我所認為最可驚異的，是年輕的中國母親們，在穩婆手裏所能忍受的劇痛與慘苦。照理講起
來，大部份一定要因沒有消毒手續而死亡的。我自己遇到過一次，可以作為中國女子身體抵抗力
強大的明證。在醫院的另一極端的城隅裏，一家人家來請我去，我到達的時候，只見那產婦已經
癱瘓得快要死了。這是一位我以前沒有醫治過的病人，我凶暴地責備她的家人，為什麼到這個地
步才來叫我。

「我們知道大人是沒有希望的了，大醫生；我們希望你能救活那小的。」

匆匆檢查之後，知道胎兒還活着。我決定再等一下，直至絕對確定大人不會活了，才把孩子
取出來。我所有的用具，只是預備平產用的，若要一試刀圭，只有一把解剖用的小刀可用。我看
見產婦的呼吸更加困難了，才在須要施手術的地方，擦一些火酒和以太，結果一個健全的孩子出
來了。

我正在察看嬰孩的時候，大人的呼吸突然停止了。我以為她一定是死的了；不料她忽然又透了幾口深而長的氣。我趕快把嬰孩交出，差人上街去買葡萄糖針，接着爲病人注射強心劑。傷口上流血很多，我讓牠流着，以爲這是避免傳染的最好方法，並且可以消除尿毒。在血液流竭之前，我把傷口縫好，再爲病人行了幾次葡萄糖的皮下注射。她完全蘇醒過來了——別人倒不奇怪，最奇怪的是我醫生。我對於中國土法接生是很熟悉的，這個女人在我到達之前，一定吃過許許多多的苦了。所以我敢自由採用一種普通醫術所不許可的辦法。在美國我若採用這種方法，一定要被認爲殘忍行爲而受攻擊了，但是在醫術落伍的地方，醫生一定要能變通一些。奧斯勒曾經堅稱：緊急時候應變的才能，比呆板地依照固定的規則與機械的幫助做事，重要得多，這一次便是這個政策實行有效的例證。不過這種變通辦法，常有養成粗心與非必要的自由行事的危險。

新年，中國人最重要的季節，常常破壞我的接生計劃。數千年來，這一個季節已經積聚了許多禁忌。在這一個時期中，中國人是不許說痛苦、疾病這一類話的，說了唯恐發生不幸的結果。在家裏，這種禁忌更多更嚴格。新年裏即使是病人，也不能離開家庭的。可惜生育的事，是不願到這種幻想與希望的。

有一個病人，她整個的懷孕時期都由我看顧的，在年初一那天臨盆了。醫院裏一切都已預備好了，可是產婦不肯離開家裏。延遲了許多時候才來通知我，等我到達的時候，孩子已經由一個穩婆取出來了，割做了幾塊。我看看那個分解了的小屍體，看見一條腿上縛着一只裝着米的小鞋

子。

「這是作什麼用的？」我好奇地問。

「這孩子是個倒生，貝醫生，」那個老太婆解釋說，「像這種情形，一隻腳出來的時候，一定要縛只鞋子在上面，可以幫助他走出來，米是給他力氣的意思。」

僑居中國的外國女人，他們的生育問題亦是常生困難的。因了水土不服，身體都是弱的多，又常有患熱帶病的，所以歐美的女人在懷孕的初期，便有困難發生的。此外，還有醫藥設施的不完備，所以有許多女人，往往不憚跋涉到上海去待產的。

在重慶，困難不在缺少西醫——因為那裏有好幾個在——而在城區的分佈上面。重慶包括城裏、城外、江北與南岸。大部份的外國人都住在南岸的，而要上南岸去，一定要渡揚子江。渡江這件事，不但費時，而且受時間上的限制。天一黑就沒有船敢渡江。所以到南岸出診去，傍晚不走，便非留至明天不可。但是無論城裏與醫院裏的事務怎麼忙，南岸的產婦臨盆了，便非到她那裏去不可。

我有一位火油公司裏的朋友，他的太太懷第三胎了，她請我負責起初六七個月的診察事務。「此後我要到下游地方去待產。」她說。

「那沒有意思，」我反對，「說在這裏便不能生產，是沒有理由的。」

她冷冷地看着我說：「叫我把這一個和以前兩個一樣因醫生來不及趕到而再損失麼？噫，

不！我不是獸子，不願再聽天由命了。」

「假使胎兒是強壯的，即使遇到這種事也沒有什麼要緊，」我告訴她說。「你怎麼知道到下游去的路上，不會同住在這裏一樣有危險？在重慶生產，你的丈夫至少是在場的。」

她不說什麼，我也不去強迫她一定要這麼做。幾天之後，我到她那裏去指導她一些臨盆的常識，她突然對我說：「你勝利了，醫生！我決定住在這裏了，不過要請你發誓：我一叫你，你一定要立刻就來。假使這個孩子再死了，以後就不會再有了。我不願再吃這種冤枉苦了——我已經下了決心。」

「即使要我游泳過揚子江，我也會來的，」我毫不遲疑地答應，但沒有夢想到這一個允諾的價值是多麼大。「不過，年輕的太太，你能不能答應我：在生產之前，完全遵照我所關照你的規則做？」

以後幾個月裏，她好幾次提醒我的諾言：「我已經完全依照你吩咐的做了；現在要看你了！」我在給她肯定答復的時候覺得是很穩妥的。那時假使另外有緊急接生的話，是可以交給重慶別的醫生的。我們自己的孩子要比她遲一個月，所以答應下來沒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

沒有幾天之後的一個下午，嬌德差人到醫院裏來叫我在出診之前回家去一次。我到了家，她就說：「我有一種奇特的感覺，彷彿就要生的樣子。你看是什麼一回事？」

我知道日子還沒有到，便問：「你午飯吃了些什麼？」

「沒有吃——我不餓。」

我診察了一下，出乎意料之外的，果然有早產的現象。「唔，你是心急的人，」我對她說，「好在我今晚沒有事。」

幾分鐘之後有人打門了，我開門，從門房手裏拿到了一封信，隨手在送信簿上簽了字。

門房說：「信差說要等回音的，貝醫生。」

信上說南岸的那位待產太太有解決不了的事，要我立即就去，這是我答應過她的。我那時靠在門柱上，駭得喘不過氣來，彷彿賽跑後回來一般。「叫信差回去說，我能快來就快來。」我說了就把門關上。

「什麼事？」我妻子問。

我在床沿上坐下：「最壞的壞事來了。S太太叫我馬上就去。」

不需要再有什麼解釋了。媚德也知道上南岸一定要在黃昏之前渡江——離開目前不到兩小時了——並且既去了，今晚就不能回來了。她縮着不動，眼睛閉着，好幾分鐘之後才張開眼來說：

「你既然答允了她，就只好去。叫麗蓮和意雲來，再請一個別的什麼醫生來看顧我。」

麗蓮是我妻子在重慶的最好朋友；第二位也是朋友，而且是加拿大醫院裏的看護長。我們自己的外國看護要同我一起上南岸去的。我趕快寫條子去請旁的教會醫生，可是沒有成功。兩個到鄉下去了，一個也上南岸去接生了。史篤培是不肯料理產科醫務的：一來不喜歡，二來也不懂

長。我發瘋似的叫預備轎子上南岸，一方面決定請兵艦幫助。艦上的醫官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很能幹的醫生，不過近來不常和女病人接觸而已。

我奔過去和媼德說再會。她感到萬分不安。可是當我告訴她『海軍』是中國醫生之外的唯一希望的時候，她還能力持鎮定。

『快去罷，』她吩咐說，『今天三缺一，連滿個重慶城都找遍了。』

『差老米把這條子送到渡船上去！』我照照了看護，就動身出發。

一上船，我就命船夫向兵艦搖去。到了兵艦裏，我就對正在驚奇的醫官半哄半逼的說：『今晚三缺一，你來吧？』

『來，准來。這幾天悶得慌。』

『唔，包你很高興。』接着，我就把實在說了出來。

『但是，啊喲，』他趕緊說，『我十二年不接生了！我完全忘了。』

『趕快記起來，若有不懂的地方，問看護好了。』

『可是，老貝，』他抗議着，『我真的不能——』

他的話聲在空氣裏餘音裊裊，我却已經下了扶梯了。『祝你好運氣！』船撐開的時候，我回頭對他這樣說。一方面，我又自言自語：『願上帝保佑你，假使你不好好的看護她！』我倒坐在位上。

命運在同我們開玩笑，因為南岸的那位太太只是一些消化不良而已，她的孩子還要在幾個星期之後才生啦。那天晚上，我在房間外面的洋台上踱來踱去的踱，抽了不知多少的香烟，一方面想，戴家巷的屋子裏不知亂得怎麼樣了。天亮了，我像比昨天下午老了十年年紀，決定不等老米來。假使半路上遇到他，時間也可以省一些，可是我的計劃還沒有實行，看護在敲門了。『你可以進來再看一看麼，醫生？病人彷彿很是憔悴的樣子。』

這又是一次虛驚，不過使我多耽擱了兩個小時。老米還沒有來，所以我叫看護留着，自己急忙上江邊去，只見老米悠閒地在同一個人談話。他慢慢地迎上來，一手遞了一張條子給我。我就知道半夜裏生了個女孩子，大小均安。這一次又是『海軍』救了我。

『你爲什麼不早些把條子送來？』我責問他。老米有一些窘：『我知道是個女孩子，貝醫生。送這種消息已經不幸了；送得快了，更是不幸。』

對於這種觀念，我只好不說什麼。下一班船空着，我就默默地坐在那兒養神，忽然聽見一個船夫在對另一個說：『可憐！他的僕人來告訴他，頭生是個女的。難怪他這樣不高興。』

第十四章 成功的失敗

每在重慶過一個月，我總更清楚地理解這個城是在把我的生命充實起來。這在私人交往上尤爲確實。在這些私人交往上，沒有比與史篤培醫生所發生的關係更爲重要的了，史醫生對於工作的求全精神，使我得到了無可估計的教益。

我們到達重慶剛滿一星期，便有一位年老的人，中等身材，微胖，銳敏的藍眼睛，髮作金黃色（尙未因年高而灰白），到醫院裏來問我，有沒有時間爲他查一查身體。他自己介紹是史篤培醫生，在重慶行醫已多年了。

檢查進行的時候，我斷定這個人的醫學才能是很特出的。我的年紀與經驗和他一比較，他的請教我，實在使我很窘迫。我當時不明白爲什麼他要來請教我這個新來的生客。後來我知道了，他在業務與社交上，已經和重慶的其他醫生隔絕了許多年了，不便請教他們。並且若不是爲了身體不好，或是突然發生什麼急待解決的醫學上問題，他不見得會和任何人商量的。他說，他的心臟狀態煩擾得很厲害，我查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給他的地方，他却津津有味地和我討論起最近他醫治這種毛病的方法來。

他臨行的時候，遲疑地對我說：「有空到我家裏來，醫生，我是很歡迎的。我就住在那只角

裏。」

那天晚上，我和教會中人吃飯，飯後我突然問他們：『爲什麼沒有人告訴過我，重慶有個才能很高的醫生史篤培？』

屋子裏只有一片死一般的沉默，後來有個美國女人開口了，她說：『你怎麼會遇到他的，貝醫生？』

『他今天早上，親自到我辦公室裏來。』

『到你辦公室裏來？』每一個人都呆證着看我。

『是啊，』我回答說。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有這種反應，我完全莫明其妙起來了，『難道這是奇怪的事麼？』

『唔，他在重慶三十年了，這是第三次他到醫院裏來。還有兩次是一次大火，一次暴動。』

『什麼道理——他不喜歡監理會的麼？』

『我懷疑他有沒有到過別的教會的地方，或是什麼商業場中去過，』一個老者插進來開口說，『史篤培是難得有的人物之一，這裏的商界與教會中人，都這樣感覺到。』

『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問。

一個不常講話的女人第一個回答我：『我個人也常奇怪，這樣孤寂的生活，他怎麼會忍受得下去。』

「他家裏有這許多人，不見得會很寂寞的吧。」一個男人不耐煩地插入說。

「我不是指他物質上的交往。認識他的人，都說他的頭腦是非凡的，他的妻子怎麼會瞭解他。」

「噯，你的話錯了，B小姐！你在用你自己的標準衡量人了。假使他的心理是正常的，他決不會和那個女僕結婚。」

「也許就是這種正常心理使他和她結婚的。我們大家知道，他不是一定要那樣做的——別的外國人在同樣環境之下，一定會規避責任的。」

又說了幾句話之後，談鋒轉到別的問題上去了；但是我的新鮮印象上，加了這一番話之後，使我急於要再見史篤培醫生一次。幾天之後，我從街上遊玩回來，便去拜訪他了。

我要老實說，在他介紹他的老年的中國妻子的時候，我是覺得有些兒異樣的；而在見到他的七個孩子——兩個金髮藍眼的德國人，五個黑髮黑眼的中國人——的時候，異樣的感覺，更爲厲害。可是，一走進他的辦公室兼實驗室，這一種異樣感覺很快就沒有了。這裏所見到的，是一個真正科學家的工作成績，我對於這個人離開現代醫學研究中心這麼遠，而單獨有如此的成就，實在敬佩不置。

他的專門研究是在血液方面，我以前沒有，以後也沒有見過一個人像他一樣，只根據血液而能診斷如此正確的。我自己是很想在腸胃病上而有所貢獻的，現在得與一位血液專家爲伍，是很

幸運的。以後，我差不多每天到他那兒去請教他，他也常帶一些不常見的標本到醫院裏來。

外國人中間對史篤培會同我發生這樣深的友誼這件事，覺得很難以常理解釋，不過他們沒有當我面提到過。即使他們對我講了，我的意見也不會輕易改變的。這一個爲社會所鄙棄的人，實在是醫學的眞眞信徒。只要他願意指教我，我是不肯讓別人來干涉我的行動的。

日子一天天的過下去，到後來我們兩人中間的業務上的結合，漸漸發展成爲私人的友誼。有一天晚上，在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某種衝動使他談到他個人方面去了。他在德國大學的醫科畢了業，便在普魯士陸軍醫藥隊裏面當醫官，晉升得很快。到後來黨派意見在陸軍裏發生問題了。他所擁護的政黨失敗了，結果凡是黨員一概降級。史篤培那時年紀輕，又沒有結婚，痛恨着這一次運氣的轉變。他的自尊心忍受不了這種無理的侮辱，所以他的心一橫，便拋棄了家庭、朋友與國家，到世界的另一端蒙古地方發掘新生命去了。結果他飄流到了華北，在那裏一直住到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這一個國際性質的大紛亂，把那一方面的醫學工作破壞無遺，他便和別的外國人一樣，避難到了上海。

使他大爲驚奇的，原來有許多同國的人走了和他同一的路綫。這許多德國人的到來，常常提醒他過去所犧牲的一切。回祖國去吧，那裏有親屬朋友可以幫助他在舊的廢墟上重建新的事業。這種引誘的力量非不強大，可是一副傲骨不讓他這樣做。傲骨與引誘搏鬥的時候，傲骨勝利了，可是需要代價的，代價便是終身的流浪、淒涼與寂寞。

這第二次精神上的失敗，使他在與國人中間的最後一道門也關閉了，他隨即出發向中國的心臟而去。在那些神秘而難以飛渡的揚子水峽之上，有城曰重慶，那時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沒有到過，所以要到那裏去行醫，前途是無限量的。史篤培醫生在上海上了一只棚船，五個月之後，到了這個目的地。在這裏，只有他一個人，連可以做後盾的德國護照都沒有，他大膽地在這出名痛恨洋人的地方計劃他的事業。任何洋人都被咒咀，醫生則更甚。說海外來的紅毛夷人把人身上的東西，製成藥品的謠言，全國流行着，西部的無知人民受了僧道與庸醫的煽動，認為除去這種危害，是一己的責任。

史篤培寄居重慶的最初六個月裏，發生了三次暴動，把他的辦事處燬了，僅有的一些財物充了公。雖然受到了這種挫折，他繼續住下去，後來人民又把他放在受不起大風浪的小船裏，任牠在揚子江的急流裏飄浮。可是他沒有死。小船意外地至飄小江的灘上，於是在黑夜裏，史篤培爬過城牆，又溜到城裏來了。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把你當場殺死的？』我此時打斷他的話頭說。

『他們還不敢公然把洋人殺死。國際聯軍在華北打敗「槍砲不入」的義和拳的消息，已經傳到了華西，發生着極大的恐怖。實在，重慶人把我殺死了，是不會惹起糾紛的，但是那時的人不像現在懂得領事與護照等等的事，暴民領袖們不知道我的背後是沒有保障的。』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一定要在此地與命運開玩笑，而不到別的可以歡迎你的地方去。』

他略作苦笑道：『那時我倒也不覺得怎麼；並且我對於這裏的工作感覺得很有興趣。我也曾給了幾個人一些幫助，敵人雖多，敵人以外的人却都是朋友。中國人是一種有友誼的民族，你知道。』這最後一句話，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因為這是他對於這個民族僅有的讚語。實在他也知道這一個民族有不少可以敬佩的地方，但是嚴肅的普魯士軍人與科學家的性格，把他和這愛美的、玩世的，幽默的中國民族，在思想上隔離得有十萬八千里之遙，很難有共同點存在。

中國人逐此夷人不得，只好忍受下去。史篤培醫生暫時得到了一些安靜，便開始重建他事業的基礎。暴民們已經把他大部份的醫藥設備毀壞了，他便以驚人的創造力設計替代品。他的創造力是他的特色。在施手術的時候他沒有助手，可是他裝置了一種機械，使安放麻醉藥與施刀圭同時並進。

有一天，我不待通報便踏進了他的辦事室，看見他正在用一把消毒剪刀割治自己右眼上的一個癰。這是十分痛苦的勾當，所以我便說：『爲什麼不叫我來幫你割呢？』

他報我以一笑：『你在醫院裏的工作，不是已經很够了麼？』

即使在那時候，他也只有一個醫務助手——是一位只受過中國按脈技術訓練的重慶人。他們兩個人便在史篤培的住宅裏，有效率地維持一個有十八只床位的私家醫院。他的最受人敬佩的地方，是數十年來在沒有專業上的批評與研討的環境之下，而能把優良醫學的基本原則堅持不墜。這一個特點實實在在幫助他建立了信譽。在從前，外國醫院除了收容幾個不救的或極貧苦的病人

之外，很難招徠別種病人來住院。中國的傳統習慣是不讓病人離開家庭的。即使在現在，守舊家也還不敢打破習慣，讓病人進醫院。

但是在二三十年前，史篤培却能吸引重慶人到他的私人住宅裏去受外科治療。除了他個人的本領之外，一定還須加上極端的幸運，因為病人在他家裏死亡儘足使他在華西的事業破壞無遺。

來重慶的外國人一年一年增加，這種外人也成了這位德國醫生的病人。他的生活雖然寂寞，他的情緒仍舊熱烈不起來，所以除了與一兩個同國人稍有來往外，不能建立其他友誼。

後來重慶有一位年老的商界中人告訴我，大部份外國人雖然嫌他「古怪」，他們對於他的才能與品格，是萬分敬仰的。

可是史篤培做了一件危害自己的事。發覺他僱用着的中國女僕要爲他生孩子了，他就和她結了婚。這在歐洲人看來是不可恕的鹵莽舉動。他們很寬容地辯解說，一個外國人離開了本國的道德拘束而行爲略有不端，是在意料之中的；可是這個無行的人，要更進一步把曖昧關係合法化起來，是直接威脅西洋人在東方建立的傳統習慣的基礎了。中國的士紳階級，對於這種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也是同樣吃驚不置的。因爲一個有學問的科學家去同一個僕人結婚，已經是爲世俗所不容的了，而又是一個外國人，則其罪簡直是無可道的了。

中外都有請他離去的警告，可是史篤培又是一個道諸不理。所有從前逐漸造成的朋友，都和他斷絕關係，雖然仍有中國病人前來請教，史篤培終是一個爲社會所吐棄的人了。他自己雖不常

提到——他的天性是不求同情的——但是我從別人報告及自己觀察上，知道世上沒有比他生活得更寂寞的人了。

『以你這樣的境遇，而能忍受下來，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有一天晚上我這樣對他說。

他坐在椅上，凝視着他前面的剝啄着的小火爐。『你知道麼，此外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她是自始就忠於我的興趣的。』他的面部籠罩了回憶。『他們也常來對我說，「史篤培，給她幾百塊錢，遣她回鄉下去吧……流言不久就會不息的。」』

『那時候孩子已經生下來了，和我一模一樣的德國面貌。我就問他們，「那一個鄉村裏肯容留一個有外國孩子的人？你們知道中國的社會情形麼？」』

對於他自述中的這一點，我不加批評。我所想到的是：把這樣七個血統不相稱的人物，養育在世上是一件不公道的事。在下一代或是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下，東西媾婚也許可以認為不但是一種有利優生，而且是使生命更為幸福的事；但是目前，時機還沒有到，全社會都在反對這種結合，徒苦了無辜的孩子而已。

好了。我所最感興趣的是醫學家的史篤培。在他的實驗室裏，原是沒有抽象的是非問題存在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清楚精確，不差毫忽。他對於血液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完成了，因為對於疾病在血液上所生的可能影響，他差不多某一樣都知道。

一天早晨，英國傳教士梅敦醫生來叫我去看一個他和另外一位外國醫生所不能同意的病情。

梅敦以爲病人所顯出的，都是傷寒病的徵象；而另一位醫生，却同樣肯定是發疹室扶斯。我一檢查，覺得兩者都不是，而又不知其眞眞的病源。

我立即想到了史篤培。梅敦醫生爲人不但才能超衆，而且性情也較一般人爲和善寬容。可是他也不主張去驚動這位德國人，而我以客人地位更不應擅作主張了。不過我想，史篤培是常憑血液以作診斷的，即使不見病人也可以找出其病源。我於是取了病人的一些血，回家來的時候，順便把玻片交給他。經過仔細檢查之後，他說：『病源是在一個膿瘡上。』

『一些兒膿瘡都沒有啊！』

他只把雙肩一聳，不再說什麼話。我回到病人那裏再取了一些更完善的血液標本。

看了這一片之後，史篤培堅定地說：『現在我斷得定是膿瘡。你假使說沒有，那是你沒有檢查澈底的緣故。』

吃了這一聲責備之後，我重又回到病人那裏，現在是把病人一寸一寸地檢查了。在查喉頭的時候，我決定不只是表面觀察而用喉頭鏡。果然，在離舌根有相當距離的地方，我看見指甲般大的一個瘡。我國立刻把牠燒灼。經過四次這樣的燒灼治療之後，病情進步得多了，不到幾個星期，病人可以出院了。

對梅敦醫生，我老實承認我這個藥機所自來，不過對史篤培却不說，我知道我不向他提起，他是不來問我的。

病人出院的那天，我又取了一些血液標本給這個德國人。『這個人的毛病已經好了，』他很快就這樣斷定。『看上去，病源是什麼傳染症或瘧毒。』

我羞怯地一笑之後，便把全部事實告訴了他。

我們到重慶之後的第二個夏天，我突然患了很厲害的腸病。其時史篤培醫生自己身體也不大好，所以我不願叫他冒暑從城裏跋涉到南岸我們的避暑房子裏來。我請重慶的三個外國醫生輪流看顧我。在第一個星期裏，他們爲我注射了價值二百四十元的血清——是我自己也要如此做的療法——可是情形還只是壞起來。於是我決定請史篤培。兩天之後，我神志清醒了，看見他在我的床前。後來我可以開口了，便問他採取了什麼治療的方法。

從桌上他舉起了一個瓶來，瓶裏含着一種德國出品，在大戰時候對壞疽性的傷兵用得很多的。他在一種歐洲的醫學雜誌上看到，知道對於某種毒性腸病也很有效，他曾經在幾個病人身上也用過而告成功的。到此時爲止，重慶的醫學界還不知應用這種特別的藥品；此後一遇有腸病，便常常採用了。

媞德與四川省的氣候相搏鬥的結果是失敗的，所以我們不得不帶着小女兒回美國去；我們快要動身的時候，史篤培常常到我這裏來。一夜夜半，我們兩人由醫院步回我家，他還銜着他所喜愛的深色長雪茄。彈了一些灰，他仰起頭來說：『我看你還是放棄你將來還要回來的念頭罷。』

我覺得很奇怪，便問：『你爲什麼這樣想？到家六個月之後，媞德便會復原的——那時怎麼

樣？」

『你的太太，』他繼續說下去，彷彿每一個字都經過衡量的，『在這種氣候裏，永遠不會適合的。即使她回來，住起來也不過很短的一個時期。』

他以後便不再提到這個問題，直至我去和他話別並對他所給我的教益表示感激的時候。

『你到底要走了，』他嚴肅地說，『以後我將缺少一個談話的人了，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走的。』

『Auf Wiedersehen,』分別的時候我用德語說再會。

『不，不要說那個，』他較正我；『還是用英文的「Good-bye」好。』

我在美國勾留了幾年之後，重慶的一個老朋友帶給我史篤培醫生逝世的消息。他的體力漸漸不支，這位把一杯生命之苦酒快要吃到盡頭的人，感到沒有勇氣吃完牠了。一天晚上，他自己調了一服致命的藥，和平常一樣上床去，第二天早上人家發現他死了。

正是他爲人的特色，一切後事他自己都安排好了，不論經濟或其他，安排得詳細。他自己和他中國太太的節儉生活，使他積了一些錢。所以她的養老之費以及孩子的教育費是不成問題的。兩個白種孩子已經送回德國；五個中國特點顯著一些的孩子，也已在重慶上學，準備到上海去求深造。

我和史篤培醫生的私人感情是建築在醫學上的，以後幾年，我每逢想起他，便覺得是科學研

究上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假使命運引導他到一處較大的醫學研究中心去工作，他一定會有比在重慶的成就更爲偉大的貢獻。也許，像奧斯勒或凱萊之在約翰霍浦金，或是梅育斯之在羅徹斯特，他也將被歸在醫學上的不朽人物之列的。

第十五章 旋 渦

時間漸漸過去，我最初對重慶所生的反感完全消滅了。並不是後來對污穢與臭氣比以前覺得喜歡起來，實在是習慣把這些可厭的東西和整個背景混和了，所以牠們不再擾亂我對全盤景像的愛好。這個碼頭，對美國人的主要吸引力是牠的生命永不停滯這一點。重慶是全中國的起點，也是全中國的盡頭，牠的活動永不靜止，而是轉變不已的。就沿海各省、華北與整個長江流域而言，重慶是最後一個商埠，更就另一面深入希馬拉亞的心臟的廣大神秘領域而言，牠又是與西洋接觸的第一扇門戶了。

我往往在黃昏時候，站在我們院址後面的城牆上，遠看小江上船戶與岸上的混亂生活。那時我更有一種感覺，我是站在一個旋渦的邊緣上，華西的生活之流，在這個旋渦裏一忽兒捲進，一忽兒捲出。

屹立在住着重慶貧民的頹垣敗屋之中的，是那個兵工廠，牠的搖曳的閃光與單調的聲音，在整個的水面上加了一種怪異而不祥的情調。離此不遠，便是屠宰場，牲口的臨死的哀鳴，在這軍火工廠的地獄似的特質上，給予了最後的點綴。

水面上浮着從內地城鎮來的無數的船隻。船夫們有的在捲帆，有的在撐篙，有的在高唱，有

的在罵人。船上的家人，則顧自在料理日常的事務，餵鴨，晾衣，煽爐，燒飯。

當我一想到這種景象一陳不變地已經延續了數千年了，我才真真了解我自己這個國家的年輕與不知世故。在我家的亞那波里城，我們常以城之古老而自豪。在華盛頓時代，這城是以「美國的雅典」著稱的。我們有歷史居第三位的大學，有最美麗的殖民時代的建築物，是這新民族的創始者們集會議事的地方。我們認為自己是美國初期的重要部份——已有三百年的歷史，但是當我一想到重慶的開始建立是在紀元前二千二百年，我便頓然覺得三百年這個數目的可笑了。

我有好幾次想確定這個數目之是否可靠，怎樣會遠哉遙遙地要追溯到中國歷史中的神話時期。老派的學者對於這個年代是毫不置疑的；但是新派學者，把沒有建築上證據的年代抹去了，相信是東漢末西曆紀元後兩百年左右才有重慶城。

我有許多知識是從一位常到醫院相近的茶館裏來喝茶的外國留學生那裏得來的。他在一只美國的著名大學裏得了法律研究的學位之後，便回到重慶想依照西洋的方法推行他的法律業務。這是可以猜想得到的，他在法庭裏處處失敗了。當我認識他的時候，則三十餘歲的人已成爲游手好閒之徒，在鴉片榻上討生活的了。他是我認爲精力浪費的最好的例子。有許多別種事業儘可以給他成功與服務的機會，他不此是圖，而單槍匹馬在中國內地進行律務，其不自量正與吉訶德先生之與風車相搏鬥同。我看他坐在茶館的桌子旁，一邊在憧憬着他那挫折了的大志，一邊則原來精緻的服飾日見其不整潔，使我想起其他千百個像他一樣的留學生。他們中間有許多因太着重西洋

化而受了錯誤的訓練，回得家來，只覺得自己盪在兩種文化的中間，而一種也不能插足進去。

我到茶館裏去的時間是有限制的，但是當我看見這位仁兄抽飽了鴉片坐着的時候，我總過去和他同桌，自己要了一壺茶，便和他談起話來。通常留學生總是在研究西洋學問的時候，把本國的歷史與學問犧牲了的。他却不在此例，他可以一點一點地把中國過去與現在的輪殼，清楚地講出來。華北發見的甲骨，證明了紀元前一千五百年以前商朝文化的存在，他感到極大的興趣。

可是，像大多的四川人一樣，他對於本地的知識是很模糊的。我聽人說，四川人是由各處移入的中國人混合組成的，其中還有苗民的血份。民族的自尊心使他否認苗民的關係，他很願意同意初期的人民裏顯然有山東人存在，是因長期的大旱災向西移植來的。這便是四川話與北方話類同的原因。關於重慶本身，他沒有比其他我問過的人多知道多少。

『重慶的城牆，已經重建過四五次是不是真的？』我問。

『是的，不過不是全部重建過的。』

『雖然這地方很是險要堅固，』我接下去說，『也不能阻止那些先民來此築城。』

『他們自會有方法來克服困難的啊——你看江北以及其他地方，有艱難歷史的城市。』

『什麼東西引人到江北去的？重慶人非至不得已，總不願意住到城外去的。』

『這就是答案啦，醫生。城裏面過重的捐稅，逼着一大羣生計不寬裕的人民，不得不另找地方生活去。他們渡江到了北岸，後來人越聚越多，便自己也建築了城牆。』

有一兩次我從一般問題談到他個人：「新式的法律業務在重慶既然行不通，你爲什麼不到省立學校裏去教英文？」

「你忘記了，貝醫生，我的困難是一班官場，這種位置也在他們手掌之下啊。」

他的突然變爲銳利的眼光是一種警告，但是我知道他真真的回答還沒有說出來，所以我大膽地繼續刺探下去。

「官場中有我的朋友。假使你喜歡的話，我可以爲你去說……」

「你這樣的關心，我是不敢當的，」他自然而然地回答說，後來感情把理智的攔阻驅走了：

「難道我這樣經過學位的人去接受成都大學一年生也能充當的位置麼？我的「面子」丟盡了。」

「喔，那有什麼關係！你是受過西洋教育的人，總知道還有比「面子」更重要的東西。」

他尊敬地結束了我的干涉：「西洋教育，那自然；但是事實是事實，貝醫生，我究竟還是中國人。」

隔了幾時之後，我不再看見他了，他究竟怎樣了，我始終沒有知道。

當我和史篤培醫生談起重慶的時候，他若有所思地說：「真是一個奇怪的城，像一個金鑲似的把人吸引過來。實在此地的財富，不是從本城而是從大西方提煉出來的。重慶靠着租賦與關稅，只是從在大門經過的每一個包裹裏抽取最好的一些精華而已。」

「原來你也承認這地方自有其個性，」我淡然地說，「我以爲這種非非之想，只有年輕的美

國人才有，因此，對於異國與古老的感覺，特別銳敏起來。」

「異國情調的迷人也許是的——但是古老有什麼關係？我認識歐洲許多古城，還有北京。你到北京古都，你才懂得古老不足以解釋這個迷了。北京有的是美。當你看見了她那琉璃瓦的屋頂，大理石的宮殿，寬大的道路，碧藍的天空，你便會想起此地的惡濁與醜陋。你覺得有些兒難以爲情，「我會喜歡重慶的，一定是發昏了！」」

「那邊外國人多。」我反對說。

「且慢！你還沒有見過北京。你初見到了的時候，你也許生着住下來的心。而且，那裏有協和醫院，研究設備是再完善沒有的。」他擲出一樣引誘物來。

「以後便怎樣？」

「以後，以後你乘火車到漢口，踏上第一只到上海的輪船來重慶。」

「你至少應該申說理由。」

他搖搖他灰白色的頭，「我不能，自己鑽到這個地獄洞裏來的人，也不見得能說出理由來。」

於是我試着把事實分析起來，確乎沒有有力的理由可以使外國人在重慶浪費感情。幾年來，重慶城裏外國人的數目常在變動，自二十人至二百人不等，總是全市民中極小的一部份。每一個外人不久雖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大眾人民對他還是不歡迎的，是「外國畜生」，不得不使他常具戒心。這種猜疑的態度是並不隱藏起來的，所以西洋人常常遇到無數煩惱。這種煩惱，雖然未

必逐走了他，可是那種天氣，往往幫着完成了這件工作。

在中國人一方面呢，洋人也確乎沒有可以歡迎的理由。很少人相信教會機關的服務計劃後面沒有其他動機；中國的近代史上這種例證實在太多了。洋人的宗教只是商業的開路先鋒而已，而商業與砲艦之間的距離，又是很短的。

表面上看來中外處處不同——面貌、服飾、言語、習俗。因中國街道上的野小孩子跟在我後面罵「洋鬼子」或是唾我的影子而感到懊惱者，正表示了人類心理的矛盾。不多年以前，在亞那波里，我們常結着伴，把頭伸到中國人開的洗衣作門口罵着，「噹噹叮——噹噹叮——生吃死老鼠的中國人！」這還是起碼的小苦慮哩；但是被罵的人還是埋頭忍受着，後來我們這一班人走了，不久又有一班人起來替了我們的位置。

外國人之在中國，與中國人之在美國，主要的不同之點，是我國是會提出要求而他們却不。白種人覺得他無論何處去，總有一種特別勢力保護着的，這種驕傲的心理在重慶也常可以見到。外國人提出某種特權要求的時候，無有想不到在他的四周有國旗保護着，而中國本地人，却不抱這種希望。

西洋人無論平時國家之間的意見如何深，一遇到了困難，立即變成了同胞兄弟一般。一個外人的困難往往便是全體外人的困難，當然也是一部份理由。重慶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好幾次排外運動，最厲害的一次是在一八八六年，差不多全部外人的財產都被燬。重慶直至一八九一年才正

式陣爲商埠，而且只限帆船與棚船出入來往。一八九八年，第一只小火輪從宜昌通過險峻的三峽到達重慶，歐美人才感到了一些方便。

中外接觸機會較多的結果，把重慶人與外國人之間的障礙，去除了不少，但是雖然如此，我還感覺到雙方仍舊探着戒備態度，正像兩個擊劍者之閃避對方的進擊一般，而一遇機會，還是要乘虛一擊的。

重慶軍人鄧將軍，要想誇耀他對於現代機械化戰術的熟悉，從本省各處請了軍政界中的人物到重慶城外來看轟炸表演。他特地買了一隻過時的飛機，運到重慶，隨地裝配了起來。又從上海僱了一位德國飛行員來，指定一位年輕而未經充分訓練的中國飛行員作助手。

規定的時間一到，鄧將軍請來的來賓以及無量數的重慶人民，齊集到指定表演的廣場上來。飛機盤旋的區域是鄭重地規劃好的，區域的中心，便是預備擲下炸彈來的地方。

一飛到天空，德國飛行員覺得他的全副力量，只能做倒使破飛機飛行，再不能顧到那個炸彈了。於是計算與描準，只好由那位中國助手來負責，可是他計算錯誤了，第一個炸彈就擲在人叢裏。

結果之可怕是難以形容的。受傷的人都擁到醫院裏來，但是有百分之九十却已經不救。飛機降落之後，兩個人都被扣留，送進了衙門。當時有十幾種解釋這次不幸事件的謠言傳佈着，只有上述的一種，我認爲最可靠。

重慶的民氣很激昂。這一個悲劇殺了他們不少同胞，所以人民要求把兩個負責者立即處死。那位中國人的命運當然是註定的了，可是德國人是否有生望，也很難說。巴納爾與德國飛行員是從前就認識的，那天晚上，也是憂形於色；他覺得德國人的生命，很少有保全的希望。

其時德國領事的太太正因懷孕而病着，我每天到他們家裏去診視的。第二天早上，我到那裏的時候，便注意到屋子裏有一種秘密而緊張的情緒，我想這大概是因對他們同國人的問題憂心而起的，所以也不甚關心。我的事情完畢了，便跑出走廊想下樓，出乎意料之外的，樓梯上有一個人迎面阻止了我，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巴納爾。

「辦公時間裏，你到這裏來幹嗎？」我高聲說。

他一言不發，把我領入走廊彼端的另一間房間裏，隨手把門緊緊地關上。裏面坐着領事，六七個重慶城裏的德國商界中人，另外一個人我不認識，可是立刻有人介紹說便是那位飛行家。他的不期的出現，也經解釋明白。原來領事與衙門中人，昨天晚上費了大半夜在辯論對於犯人的處置問題。衙門中人，完全明白扣留這個外國人是會發生國際糾紛的危險的，所以最後決定移交德國領事辦理。這樣一來，假使重慶人把這位飛行員從他自己政府的代表手裏奪來，中國官吏就不會直坦負責造成國際糾紛之責了。

不論理由如何，人總是移交過來了，是穿了中國衣服，坐了掩蔽的轎子，經過擁擠着激怒的中國羣衆的街道而偷運出來的。一聽這報告之後，我便覺到事情並不是即此完了的。將來他的逃

亡的消息一定會漏出來，那時，羣衆一定要到德國人的住宅裏來找人。打進住宅要比打進衙門容易得多，我就說了這番話。

「這正是請你來商量的緣故啊，喬治，」巴納爾回答說，「我們正在商議如何趕快把他偷送出城去，我告訴他們，你正是可以幫助我們的人。」

「我！你是什麼意思？」

「一早有輪船開行，」他連忙說下去，「假使他能先到重慶過去的第一個碼頭等着，便可以上船走了。問題便是如何到那地方去，豈不是非有一只船不可？那只德國小火輪正在修理，唯一可以想法的，只有火油公司的一只。你明白麼？」

「我不明白，」是我的回答。

「天曉得，不是很明白的麼？請你寫張條子給你的朋友那位經理先生，請他把船借一借。」

「他已經上游去了一個星期了。即使他在，我相信他也不見得會借給人家做這種事情的。」

「那更好了！他的中國買辦一定不會拒絕的。」

「你想我去要他做他洋經理所不願他做的事麼？老巴，對於你朋友的境遇，我是和其他任何人一樣覺得憂愁的，但是，問題還是要由中德兩國的政府當局去解決。油公司的輪船是掛美國旗的，假使被人發覺，問題更複雜了。」到此爲止，這番對話雖限於我們兩人之間，是在座的人大人都聽見的。於是我又低聲問道：「人是由領事担保了才出來的，他怎麼敢放他逃走？」

『這由他自己去解決！他與官廳之間總有相當諒解的。你想他們會想不到這只棋子的麼？』

『唔！爲什麼一定要輪船？舢板不是也好用的嗎？』

『有給本地船夫認出來的危險。』

『他是表演飛行的當天才到的，在人前只露得一次面，穿着飛行服裝，風帽，護目眼鏡，有幾個重慶人看見過他的本來面目？』

逃犯自己開口了：『你來之前，我也是這樣說，醫生。假使我們能等到夜，我就可以穿着普通服裝走。』

『但是船夫在晚上是不肯划船的啊——因爲太危險。』他的國人之一表示反對。

重慶其時正是好天氣，晚上月色皓潔。『今天晚上假使沒有霧，船夫是肯划船的。』我就想到有時因急症，晚上上江北出診時，出了重價是有人肯渡的。於是我接下去說：『今晚九時，你和巴納爾在醫院外面等我，我們一同到江邊去。船夫只知道你是我的客人，因有要事要到那地方去。我相信不會生問題的。』

於是便決定採用這個辦法，我就走了，心裏想，這是自己討煩惱，可是既已說出，後悔也莫及了。

在指定的時間與地點，我們三個人會合了，便向江濱而去，在那邊，等了十分鐘左右，船來了。其時重慶的一切都已睡靜了。從停在岸旁的無數小船裏，不時發出一些聲音來，但是白天的

擾攘已經靜止。在月光下，我們站着聽那睡在嘉陵江胸懷裏的千百只船身的起伏的聲音。忽然間對岸有光線一閃，接着，我們頭頂上發出了機關槍彈的聲音。

巴納爾和我，對於這種光線與聲音是已經司空見慣了，所以毫不吃驚；這位逃亡的飛行家却以為末日到了。我們立即解釋給他聽。在江北的泥灘上，重慶兵工廠設了一個大靶子，預備從這邊練習機關槍打靶用的。在黑夜裏常常放火箭幫助描準。兵工廠的活動，有許多是莫明其妙的，他們為什麼在皎潔的月光下也要放火箭，便無從知道了。這種舉動，對於人民的安危是並不計及的，所以常有因描準不佳而發生死傷的事。

舢板船到了。客人上了船，我們都祝他『運氣好！』看着小船撐到了中流。第二天早晨，那隻輪船果然依照預定的計劃，把這個逃犯載向下流而去。

第十六章 鴉片。痢疾與蜈蚣

我僑居重慶的第三年初，鄧督軍寫條子來請我到他家去爲他診病。我是早已知道如何把現代的醫學方法適應中國官場的需要，所以毫不遲疑去應診了。可是一到之後，我看見已經有兩位中國的舊醫在爲他治理了。這位病人對於專門問題是素不顧問的；總是一任己意，現在也便啞着聲音，叫我和兩位中醫商酌。起初的幾分鐘裏，情形很是窘迫，但費了一小時的敷衍閒談之後，兩位醫生倒也說，由我用西法把病人診察一下，他們是頗爲感激的。

鄧將軍躺在一只竹牀上，下面是一只裝滿了冰的大箱子——形狀頗像北方的坑，裏面放着火灰，使睡在上面的人暖和的坑。我檢查之後，發見是很厲害的腎臟病，是上等階級的中國人所常患的，不過我認爲最嚴重的是肺部充血得厲害。他的體溫雖然很高，手脚却凍得發紫，我想，他假使繼續冰着，不久就要發生支氣管肺炎了。

兩位醫生也很知道是腎病，所以我很客氣地問他們：「照中國規矩，這種毛病是不是一定要
用冰的？」

「不是的，這一次我們是想減少他一些體熱。」

這與普通減低溫度的方法並不相差很遠，但是他們沒有知道既連帶支氣管炎，溫度是應該保

持的。我盡我的力量，用最婉轉的話解釋說，外國方法是要把病人保持乾燥與溫暖；並且，他們用的是增食減飲的方法，我則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們說，這種治療方法的改變，他們完全同意，因此病人的未來的命運，便不知不覺地全部移在我肩上了。

『病人抽不抽鴉片的？』我在問病情的時候順便問。

『喔，不抽的，貝醫生，將軍是沒有這種嗜好的！』他們戰戰兢兢地否認。

爲保全他們的「面子」起見，我回答說：『你們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看見他身體上有這種現象，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鄧將軍有此嗜好；也許是當作藥吃。』

他們一眼不霎，鄭重地承認說：『是，是，我們誤會了，大醫生。將軍腸胃有些不舒服，我們請他抽一些解解。』

鴉片當藥吃，通常是吞的；抽，是癮君子採用的方法。他們覺得這分別我也知道，所以趕緊又說：『將軍不喜歡吞，所以抽的。』

『病人腸胃裏既然有此需要，讓他抽一些也不妨。』我說了這句話之後，把這問題擱着不談了。

可是兩位中國人却並不即此結束。我任務將告終了的時候，僕人拿來新的抽烟用具全套，不照例請我喝茶，而請我抽起烟來了。他們以爲我既不反對鄧將軍抽烟，自己總也抽兩口的。

將軍病愈之後不久，他的一位管理教育的軍官，一天下午來訪我。

「貝醫生，是鄧將軍差我來的，」他寒暄一番之後聲明說，「他想請你幫助，教學校學生身體強壯的方法，將軍對你的酬勞一定不薄的。」

這是突如其來的事。將軍是一個狡猾的老軍人，素來是不知道什麼叫公共福利的，所以我不明白他的動機何在。並且，對全體公立學校的學生演講，要在我已經很繁重的工作表上增加不少功夫。但是，一些公共衛生工作，在重慶也確乎很急需，這一種嘗試，也許便是一種開始，於是接受了邀請，並且請他轉達鄧將軍說，對於這種有益公眾的事業，醫院極願義務合作。

重慶城內是沒有可以容納數百人的大禮堂的，所以我每星期到江北去三次。江北新設的省立學校裏，有一只比較大一些的禮堂。開始的時候學生很感興趣，常常參加討論。不論題材是什麼，總有人會站起來引證與題材有關的中國舊說。

作事有定時，沐浴，刷牙與體操，在孔夫子的禮教裏都曾注意到。「鷄鳴即起，」「齋戒沐浴，」「洒掃庭除，勇內外整潔……」這種衛生規條已經知道了有千百年之久，並不是不能成爲發展現代衛生學的基礎的。中西理論真真衝突的地方，是在疾病預防上面。

藉着有色圖表與小冊子之助，我把兩手清潔之要，食品勿染塵灰，戒絕吐痰惡習，如何處置排泄物等等解釋給他們聽。「最要緊的是使呼吸器官暢通，勿吸灰塵，」我加上說，「你們的鼻孔裏天然生着一種小毛。牠們的作用是把塵土之類拒在門外，不使牠進入內道。如鼻孔阻塞，呼吸反常，全身即受其害。」

「貝醫生，你所說的話，對美國人也許是不錯的，」有人反對說，「中國人則不然。鼻子之主要作用是嗅覺。若是呼吸阻塞，儘可以以口代勞。」

我只好把這個問題暫時擱置，待將來再行討論，可是別的問題上也有同樣困難。

「你說，我們鼻孔裏「天然」生着小毛，貝醫生；「天然」是什麼意思？」

我時常用我有限的中國語彙講話，可是一個外國人在窘迫的時候，總不免要用其本國語來作救兵的，現在就是這種機會了。

「天然的意思，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身心的機能，」我只好請翻譯轉告他們。「就身體上講，便是生長的能力，增加體力的能力，以及抵抗疾病的能力等等。我們說用鼻孔與肺呼吸是人類的「天性」；用鰓呼吸是魚的「天性」。就心理上講，人類的「天性」便是不受規則拘束的思想與行動。有人的「天性」是善良溫和的；有人是惡劣殘酷的。你們懂了麼？」

「懂了，懂了，貝醫生！天然就是「風水」。」（譯者按——本書著者對「風水」一觀念必有誤解，是時四川省之文化水準無論如何落後，中學生決不作如此說，除非以玩笑態度出之。）

「風水——吉凶兩基本勢力之在人生上所發生的影響，」我自己翻譯着。「有些像，可是又不够像。」我無法應付了，只好對我的翻譯說，「先生，謝謝天，請你告訴他們天然的意思罷！」

「要我解釋真是要我的命了！」他搔搔頭，結果只是把我起先說的一番話略加闡明而已。

我們兩個人正在對這個普通的英國語詞糾纏不清的時候，聽眾仍是很有禮貌地靜坐着。這樣

講了一兩次之後，我學乖了，便竭力避免再用這種自討煩惱的抽象名詞了。

於是我換了一個題目繼續講下去，「華西人民，天賜有米與橘子兩種食品，裏面有極豐富的營養，並且氣候溫暖而潮濕，使蔬菜的生長特別繁盛。你們的四川平原，是以一年七穫著名的。這樣豐腴的地方，是不需要再用人類排泄物做肥料了。」

「但是，貝醫生，假使農夫不用糞便，土地便不肥沃了，也不能出產這許多米穀了。」他們一致表示不同意。

「食糧用糞便作肥料，是大部份的痢疾的來源。不是少而清潔，比多而不潔更好麼？」

「不管下痢下死或是餓死，總是有人要死的，醫生。沒有法子！」

我想打破他們這種態度，所以用另外一種方法說服他們：「你們不久總都要結婚的。假使你太太生了一位公子，家裏大家都很快活。孩子的媽媽，祖母，奶媽以及你自己——大家要常常去抱孩子。假使他的小手握了你不潔的手指，齷齪便要傳到他的嘴裏去。有時挑水夫潑開了一些水來；蒼蠅在地上碰了這些骯髒的水滴之後，便到你兒子臉上爬了一轉。孩子握了一條長的胡瓜在玩，你太太讓他用嘴含着。後來，你兒子已經兩歲了，有一天他患了痢疾，結果死了，於是全家悲悼。骯髒的手，蒼蠅，用糞肥種出來的生胡瓜，有一樣就足以致他的死命。不過稍微當心一些是都可以避免的。」

用這種方式詳細講解的時候，學生們都用心聽的。這時，他們是和污穢與疾病，成爲戰爭的

青年十字軍。幾分鐘之後，從講堂一踏到街上，他們重又加入了諷嘲與不相信的世界了，這個世界裏的習俗與傳統，緊緊地聯合着，反對一切外來的新奇的東西。可是反對的力量雖大，影響並不是沒有的。成人們也來聽講了；教師、職業界中人以及軍官等都來佔了一席之地。演講完了之後，講堂變成了公開辯論壇，因為中國人是好辯的，而反駁尤為擅長。

『你說，醫生，美國有法律禁止吐痰，污水，亂拋垃圾以及其他傳佈疾病的舉動的。既然如此，美國人便應該比中國人身體強壯，壽命長久，是不是？』

這是一個預備攻擊的問題，我知道，因為中國人假使沒有傳染病以及天災人禍，都可以活到一百歲。他們的生活方法可以使他們壽長。他們的工作時間雖比我們的長，可是精力並不像西洋人一樣浪費在不自然的緊張上面。他們工作雖勤，可是並不急急。他們一有休息的機會，總是澈底休息。假使一樁事情今天做不完，沒有法子！他今天總是盡着力做的——還有什麼好說？他明天會做完的。恐嚇與賄賂都不能改變他們的態度。他做學徒的時候是學着要如此的，現在他是夥計了，為什麼只為了一個外國人的希望，便把過去的訓練忘記？一兩天有什麼關係？只要把事情做好就是了。』

中國人的生活，是處處依照這個模型的。吃飯的時候，總是慢慢地享受。在人口衆多，災荒類仍的中國，食物是寶貝，所以吃的時候應該充分取欣賞的態度。他們有一句俗語說：『工作宜快，吃飯宜慢。』

普通中國人都知道如何用最最好方法，利用自己的體力。苦力拖着重得可怕的車子走遠道，但是總想法把體力節省到最低限度。

他要睡覺的時候，任何喧囂擾攘都不妨礙他。他的神經組織已經成爲服從命令的奴僕了。高血壓、心臟病、盲腸炎與膀胱病——美國人生得很多的——中國人中間很少見。照我個人的經驗看來，中國與美國在醫藥的需要上比較起來，是一與一百之比。

當在講堂上談到兩種民族的壽命的時候，我總採取一種調和的態度說：『中國人的壽命也許比美國人長一些，因爲數千年的經驗，教了你們一種健全的生活方法。我們的國家比較年輕，生活的時候也不脫青年人的狠心態度。這種精力的浪費，使有許多人的生命短促。不過，我們的嬰孩死亡率比較的低。』

對於這一點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要求改良的具體辦法；一種人則取中國典型的戰敗主義者的態度，以爲生活既已經歷了如此久遠的年代，假使須要改良的話，古人早已改良了。

『假使你們中間有一部份人，能够遵守清潔與衛生的簡單規則，即使維持短促幾年，結果也一定可驚。四川人中間最普通的毛病，是肺病與痢疾。這兩種病，現代科學都已經有了控制牠的方法。』

『貝醫生，美國人中間也有生這種疾病的，是不是？』

『是的，但是他們是不准把病菌在親友之間傳佈的。我們國裏希望這兩種疾病，將來能同天

花一樣地少。」

「『天花，不要緊！』他們兩肩一聳插進來說。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都出過天花的，但是已經造成了一種民族的抵抗力，所以沒有人再怕他了。而認爲是由外國人帶到中國來的痧子，倒是他們所恐佈的疾病，因爲生了這種疾病而死的人是很多的。」

演講課程完了以後，我請那班成人聽衆到醫院裏的肺病療養院來參觀，讓他們目覩現代的治療方法。有不少人接受了我的邀請，以後幾個月，我給這許多有興趣的來賓一種觀察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看到休息、良好飲食、新鮮空氣、魚肝油與橘子汁在這種病人身上所發生的效果。

離開我們的地方之後，他們出去把現代醫學的福音，散佈到重慶的大街小巷。一九三八年，蔣介石將軍建重慶爲陪都之後，第一樁工作便是努力一種共公衛生計劃。當那些受過西洋訓練的幹練中國新醫師們在領導工作的時候，發見已經有幾年以前散播的種子所結的果實了；我一想到這點，便覺得高興。

有一個問題特別使我難以解決，爲什麼阿米巴痢疾鄉下要比城裏厲害。醫院工作不容我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一有機會，總是下鄉去考察村莊裏的生活方法，和城市的生活方法作比較。在兩種社會裏，這疾病的主要原因，是相同的三部曲：人糞肥料；蒼蠅；與污手取食物。

我不久就發見，重慶的城裏人比鄉下人有一點便宜。每一個小村坊都有毛坑，一只三四尺高的大瓦缸，裏面藏着用水沖薄的糞。當田裏須要肥料的時候，農人便從毛坑裏取出兩桶來，用扁

揸挑到田裏去。一到田裏，再用一只大的木勺，把半固體的肥料放在每一枝嫩苗的旁邊。假使他和他的家人，幸而沒有從他的手上衣服上傳染到疾病，蒼蠅便來完成這工作。

城裏人雖然沒有這一點壞處，却仍舊有兩種傳染的可能：第一是鄉人挑出來賣的污穢的菜，第二是燒食物的時候不清潔。把食物煮沸的習慣是他們最大的預防方法。可惜只有這一個方法。

重慶人在疾病的徵象明顯了之後，是知道就醫診治的，鄉下人則往往自己做醫生，這也是城裏人便宜之一端。鄉下人對於疲倦與不適是慣常了的，非至困乏至極，不求醫藥，即求也只是吃一些中外公認爲治瀉特效的鴉片。這一樣藥，只把機能暫時麻醉一下，並不能根除疾患，所以病人非連續服用連續麻醉不可；最後烟毒入肝，發生了膿瘍，便奪去了他們的性命。

能够有見到這許多肝瘍病的機會，是醫生罕有的特權，雖然患者是苦痛的。在美國，醫生通常看到的阿米巴痢疾，很少兼有肝病。對於這種特殊病症，現在還沒有成功的治療法，只有採連續定時醫治與增加抵抗力兩種方法，使病勢減輕。

最初，我對這疾病採用大手術，但是很少成功。失敗了幾次之後，我便採用從側壁抽膿一個簡單方法。這倒造成了好許多痊愈的紀錄。

對於普通的阿米巴痢疾我採普通應用的藥品吐根精，也不是怎麼靠得住的支柱。這種吐根精對疾病雖有相當幫助，對病人却是難當的，因爲常有嘔吐頭痛等等反應。而且效力的時間也是很短的。我開始用藥特靈或其他相當製劑，每四小時吞服十五格蘭姆，每隔一天以三十格蘭姆的溶

液灌腸，可以維持六至十小時之久。這藥連續應用之後的唯一不良反應，便是刺激神經組織。

除此不良反應以外，病人經過第一天治療後，往往覺得疾病加劇。我聽見有醫生反對用藥特靈，理由便是用了之後的最初兩三天，痢下非但不減輕而反增劇。這是事實，但是此關一過，效驗便開始顯著了，除非病人的抵抗力特別弱，可以維持六個月不再醫治。我個人的意見，這休息的時期還可以延得長一些。

關於這種疾病的治療方法，我不主張重用冰。冰對於減低大腸的運動及膿瘍的擴大，可以說是奏效如神的。在病人看來是一種無可形容的痛快，華西地方因為冰少，平常是不肯去與冰接觸的，但在醫治潰瘍的時候，都歡迎之不暇，要從醫院的電冰箱裏取出來用。

有一次我到鄉下去，逼着在那裏過夜，得到了我在中國客店裏所受到的最惡劣的經驗。那時離重慶還遠；一陣寒雨下來了，轎夫主張待天明再行。在這種客店裏，廁所豬圈與客房之間，往往只隔開一層薄板，這一家則廁所竟便在客堂的一端。

正如我初到醫院時所預言，我對於難聞的臭味漸漸習慣起來了。不過，這地方的臭氣却到達了新高峯。並且這家客店又兼營售鴉片，因為我看見沿牆一面排着幾隻鴉片舖。老米把我的吊牀安放在一只空的鴉片舖上，裝好蚊帳，我開始觀察別的旅客的行動。我貼鄰的那只舖上，是一個膚色死白而無毛髮的麻瘋患者。

過道對面的咳嗽聲使我向着那方向看去，是一個看上去像活屍的癆病鬼。年齡一定有八十左

右了，我奇怪怎麼小得像小孩子的身體，能忍受旅行跋涉之苦，無論旅程是如何的短。每次他在地板上吐口痰的時候，我總就心這是最後一口了。

看到那樣的環境，我連衣服也不想脫了。房屋的門窗，在晚上是關着的，沒有新鮮空氣可以進來消除我們所呼吸的惡臭混合物，而躲在蚊帳裏真是悶得要死。隔了一會，我把蚊帳除去，便朦朧地入睡了。

耳朵上一種尖銳的刺痛，把我驚醒了，只見一只咬我的大老鼠，輕捷地跳到房間的那邊去了。我把面頰上的血抹去，重把蚊帳罩在身上，但是不到一個鐘頭，又除去了；因為與其悶死，寧願給老鼠咬死的。

黎明四時我被叫醒了起來，只覺得全身發燒刺痛，肌肉都僵硬得糊緊了。熬着痛，開始脫下昨晚睡前所沒有脫去的衣服，看見身體上有幾條發紅的特別斑痕，很容易就認出是蜈蚣咬了。每隔幾時，總有病人到醫院裏來醫治這種毒蟲咬。患處很像被蟻酸燒過一般——也許就是蟻酸。我把自己的患處立即用阿摩尼亞洗過，但是副作用仍舊在我身體裏擾亂了好幾天。

對於這種毒咬，我曾經注意到過一種特點：咬在背上痛得最厲害，並且直接影響腎臟；有一個病人甚至到死的。因為天熱，他裸了睡覺，蜈蚣在他身上刺了一轉，刺得他一而再，再而三。

中國人見了蜈蚣，比蜘蛛與蛇還怕。外江佬初來，往往要嘲笑這種本地恐懼，認為是愚不可及；可是不久親身嘗到了這種口味之後，便不敢放肆了。

第十七章 乞丐與戲劇

在中國買東西是不需要上市場去的，店家自己會高興到你府上來。外國人只要表現出要買某種東西的心思，專作這樣賣買的小販，不久就會走上你門來，把包着貨物的大棉布包裹打開，便攤在走廊的地上任人揀購。我回家吃飯的時候，常見我妻子在作交易。

這件事情是頗費時間的，因為中國人最高興在賣買上鬥智。像我妻子那樣買東西，顧客只會講幾個中國字，而小販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交易所費的時間更比通常長得多。我們都已學會了本地人的習慣，對自己真要的東西，假裝不願的樣子，假使媚德好像集中注意在一對蠟燭台上的時候，我便低聲問：『你要買什麼——那只香爐麼？』

『唔！』她表示是不錯的，可是對那香爐却連眼也不去看一看，那個小販是完全知道這種妙計的，也在進行他自己的猜謎工作。

我也和許多外國男人一樣，大略看看貨物，聽聽辯論之後，注意力便移開去了：『飯好了麼？』

突然間要她從賣買上轉到家務上去，我妻子眉頭一皺，仰起來問我道：『這只香爐雕刻得不好，中國話怎麼說？』

這句話組織成功之後，便挑戰似的說了過去，經客氣地回報之後，便又假裝注意那對蠟燭台了。

『我願意賭東道，這個人一定有肝病，』我肯定說，『看他橙黃色的皮膚與褪色的眼白！』我妻子不來聽我，所以我就對小販說：『賣銅器的，你覺得肚子痛麼？』

吃這意外的問話一驚，他便訥訥地說：『不——呎——是的——你怎麼知道，貝醫生？』

『你的頭覺得暈，是不是？』

『不錯啊！』

『你吃些什麼藥？』

『酒浸牛胆！』

『吃了會好些麼？』

他遲疑一下：『有時候好些。』

『並不常常靈驗？』

『不——！』

『那麼爲什麼還要吃呢？』

『比熊胆或象皮便宜些啊。』

這種奇怪的東西在中國常用作肝胃病藥吃的，像豬肝，筍竹和藥草一樣。北京與上海的研究

結果，查出充補血藥的驢皮膏，是含有許多很好的補身質地的，所以我倒也未便說這種東西吃了
一定沒有用。

這時，媞德的交易還沒有完成，惱起來了：『可不可以請你讓我和他講話？』

我的反應是立即問他說：『賣東西的，那只香爐幾個錢？』

從主要交易上牽了開來，他所開的價錢倒和真價值不差多少，駁來駁去駁了幾幾句之後，交
易做成功了。我們繼續站着看他包裹餘剩下來的貨物，聽見他自言自語道：『希奇得很！這個外
國人怎麼會知道我頭暈肚痛？我一個字也沒有說——他會知道，啊啲！』

當他鞠躬而退的時候，我對他說：『明天早上到醫院裏來。我可以給你一些醫這個疾病的外
國藥。』

『真是，喬治，』媞德抱怨說，『你把這裏的走廊，也當作醫院的一部份，我想未免太過份
了。』

『不過，你的香爐不是買得比你所希望出的代價還便宜？』

『當然，你說他的病況，嚇得他差不多要送給我們了。』

『那爲什麼還要反對？你的交易滿意了，明天他的疾病看好了，大家都快快活活。』

『這是你和那些小販做交易的一種計策，是不是？』

『去！去！你怎麼疑心重！』我回答，催着去吃已經遲了的午餐。

「全世界是我的教區，」這是一位著名牧師說的話。這句話，應用到在東方行醫的醫生身上，特別確切。四周都是生病受苦的人，他的醫務工作的情形，是在本國行醫的同業所做夢也做不到的。近年來，連窮鄉僻壤的中國人，都知道了一些外國醫藥的價值。不論什麼職業的外國人，出門的時候每到一處村莊，總有鄉下人繞着；索取碘酒，金雞納霜，瀉鹽之類。於是醫生便認全體人民爲他行醫的範圍；這一種理想，常常要鬧出可笑的糾葛來的。

鄰近醫院的一處街角上，有一個中年乞丐，他的襤褸的衣服下露出污穢的爛腿。有一天，我在這個可憐傢伙的旁邊站住了，認爲不須要我們費多大力量，便可以使他走上健康而適宜生活之路。他爲着一個銅子而在哀號，並且加上真的眼淚，我想要做好事，這個機會是再好也沒有了，所以我就說：「跟我來！我有一個小小的辦法。」

涕泗與愁容，立刻變作了期望的狀態。他一言不發地拿了那只木的討飯碗，跟我走了。

到了醫院，我就吩咐把他患處洗乾淨，塗好藥。此外又給了一件棉襖，叫他隔兩天再來。一星期光景過去了，這件事情我完全忘記了，有一天早晨又看見他在老地方了，我便問：「你第二次有沒有到醫院去過？」

他支吾其詞地回答了我，我看見他的爛腿只有比以前更壞了。這比不見了藍棉襖更難解釋。可憐的傢伙，我想，他把衣服賣了買食物了。『現在就跟我去！』我立即決定這樣說。

這一次他不及上一次願意，但是到底接受了勸告，和上次一樣接受了治療，不過沒有棉襖了。

第三次是我強拉他到醫院裏的，實實在在是『強拉』。我對杜醫生說：『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非但醫不好，反而更壞了。』

『永遠醫不好的，貝醫生，』杜醫生直截了當地說。

『爲什麼？又沒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自己好像用過一種紅色的藥——你看到嗎？』

『是的，我看見的。』於是又接着說，『你要治好這樣的病，醫生，比在太陽裏逃避自己的影子還難。』

我請他解釋，他說了。我那時對重慶的情形還不十分熟悉，沒有知道乞丐是有一種職業組織的。每一個乞丐，都有一種特別的病痛或殘廢，彷彿是商店裏的貨物一般，用以博取過路人的同情心的。這個人所有的病痛，是很簡單的爛腿病。第一次我叫他跟我來的時候，他以爲自己的運道到了，因爲初來的外國人是出名比中國人慷慨，中國人對乞丐已有千百年的經驗，實在已經有些麻木不仁了。他所以勉強地忍受了不歡迎的洗滌與醫治，只是希望臨了可以得到一些滿意的酬報。結果，他只得到了一件棉襖，雖然乾淨，却還是舊的。

他一回到街上，便只好自己塗上一種紅色藥膏，使患處加劇。這一步手續是痛苦而費錢的。他爲什麼兩三次肯被拉了來，我不明白。他最初的可得報酬的心早已死了，也許是不敢違背這樣一個堅決的洋鬼子的意思罷了。

但是，現在無疑是有些兒無法可想了，便只好竭力逃避我。因爲這種好意，是要使他費錢而

且不舒服的。這一處特別的街角，是由丐頭指定，給他作為維持生活的地方的。他若要遷移地方，便有糾葛發生，若是不遷，我又要去奪去他的討飯的本錢。

以後好幾個月，他一見我走近，便連忙起來混到人叢中去。但是，他見我好久並不再去干涉他，他才回復到安定。我離開重慶的時候，他還估據着那只街角——正和我第一次看見他一樣極襤而潰爛。

又有一次，我遇到了一次有關乞丐的事，情形還要悽慘得多。那天我和一位美國朋友走過天主教堂，看見一個流浪小兒失足，從走向下層去的石級上滾到底下。

從我們站着的上層街道望下去，可以看見這孩子受傷倒在石板上，我立刻想奔下去。我的朋友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臂。『喬治，』他要求我，『謝謝天，請你不要多管閒事！』

『你說什麼話？』我憤然地回答，『假使他還活着，我也可以對他有些幫助。』

『但是百分之九十九是沒有希望的了——你看他跌下去的。而且不管他是死是活，你一走近去，便有煩惱牽到你自己或是醫院的頭上來。』

『那種危險責任，我願意負的。』我一面回答，一面推開拉住我的手臂。

我那朋友的兩肩，很有表情地一聳：『好，我阻止你不住，但是一定有一件事情會發生：你一碰這個孩子，你便要擔負他或死或傷的全部責任，因為整個的乞丐組織要冤枉你殺死他，請你吃官司賠償損失。』

我站在那裏痛苦地遲疑不決，底下的羣衆正圍着那孩子的身體。這是我第一次的行醫經驗，驟在急需與代價之間擇一而行。清楚的現實，使我回想到外國醫院已經經歷過的那些訴訟事件。並且，我又不安地記起我個人與邱營長間的一段瓜葛，幾乎使我們的醫院陷於危難之中。最後，我讓理智制勝了我的情感，便不顧一切而走開了，雖然以後有好一時曾經很難忘却那件事：一個孩子需要我的幫助而我沒有給予。

在重慶時，有好幾次人家請我去看戲，而我沒有時間接受。最後機會到了，一天下午，在豐盛的官場宴席上，主人提議去看戲。我是熟知中國的請客是費時間的，所以寫了條子到醫院裏請假，想任情暢玩一下。

當我們坐在住宅裏吃完八珍糕，正在咬瓜子，嚼香茗的時候，我問了幾個關於中國戲劇的問題。

戲園的起原約在西歷七百三十五年，即唐天玄宗時。這位皇上的寵妃便是楊貴妃，是中國傳說中色藝雙絕的女子。天子想計劃一種新的娛樂方法以博取美人的歡心，召了一班美貌的童男女，教以歌舞故事。準備完成之後，男女演員都盛裝艷服，在園亭中舉行第一次表演，這便是中國伶人被稱爲『梨園子弟』之由來。

表演時是輔以樂隊的，隊員有七百人之多，因爲玄宗時候讀書人都會弄一種樂器，楊貴妃自己便是善吹笛的人。第一次表演的結果是一片榮聲，以後愈演愈精彩，規模與服飾也愈大愈富

麗，不久便成了奢糜淫樂的徵象，引起天寶大亂。

玄宗以後的幾位天子，都不如玄宗之耽於佚樂，戲劇表演因此封禁了多年。解禁之後，進步仍是很慢。中國正統文學的寫作，只限於詩歌，散文與古文辭，沒有人肯屈身為大眾的欣賞而去創作劇本。

直至蒙古入主中國（一二八〇——一三六八年），以他們對文飾與佚樂之愛好，戲劇才發展到了最高峯。六百年之後，滿清的慈禧太后性喜宴樂，戲劇又得到了一次鼓舞。

在銷聲匿跡的時候，戲劇的名譽很壞，甚至到後來還是如此。女人是不充伶人的，所以劇中人物，不論男女，皆由男角充任。中國人對一切都很大寬容，而獨對藝術則否。伶人在社會上是與最下賤的階層同列的。

最初用露天的園亭為戲台的方法，繼續至數世紀之久。到現在，演戲也以在露天的為多；通常是廟宇前的廣場。在鄉村地方，劇員一到，只看見最簡陋的隱庇之處，也已經引為幸運了。演劇的日期，以趕集的日子為最多，鄉人四處集合攏來，觀眾是很多的。戲台上只有一個綢幔作背景，因為中國戲着重的是服裝，道具與布景都不須要的。

一齣戲往往很短，演的時候總是幾齣連演，要達數小時之久。中國的戲劇觀眾，不但要求貨真價實，而且的確能够收到實價真貨的。

重慶的戲院像內地各處的戲院一樣，是竹與蓆搭的棚，地上鋪木板。觀眾坐的地方只是一

個空洞的入口而已，充滿了一羣一羣的人，嘻笑談話，一概不禁。案目把我們領到前面幾只預定好的座位上，隨手拋給我們一塊熱氣騰騰的毛巾，叫我們揩面揩手。揩過之後便收去，停一會兒再分，再收，再收，再分，終夜不絕。

我們一到，就成爲衆目集中注視之點，因爲我們的主人是重慶的最顯要的人物之一，還有幾位來賓也都是官場。劇台主任事前就知道我們需要來，分明是準備賣力，以示尊敬的。他現在便跑到台前來，表示特別歡迎我們。接着表演開始了，我們也便力求舒適地坐在通常用的木板凳上，凝神細看。

後來，我知道那齣戲中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中國的西南，情節是說一個兒子要出外去自謀生計，而家裏則力阻其行。中國的劇情，總以勤人爲善爲主，所以戲中的兒子，最後也以犧牲自己，成全孝恩作結束。

我對於這種表演是完全生疏的，自己決不能體會出全部故事的線索來，雖然觀衆可以幫助我了解一些。還有，這種表演是並不鄭重的，觀衆中任何人，對於題材或演技要有所發表，隨便可以叫演員們暫停表演，讓他發揮意見。例如這齣戲中對兒子的義務與願望之衝突，是辯論得很熱烈的。那是不容說的，主張重孝思的，要比另一方面多得多。

雖然座位不甚舒適，我却對於一切都感覺興趣，因爲觀衆是與戲劇本身差不多同樣有趣的。茶、水果、糖果、蜜餞之類，經人大聲喊要之後，便立刻有人送上。看見認識的朋友，便鞠躬致

敬，寒暄問好，對於戲劇之進行，彷彿漠不關心一般。戲台上的鑼鼓聲，與台下的喧鬧聲，互爭雄長，其響無比。忽然間略一寂靜，我聽見有人在喊：『貝醫生和官場在一起。』

『誰？』另外幾排的人便回頭問。

『美國醫院裏的貝醫生。便是不許人家吐痰的那個外國醫生。』

一條一條的視線，向我射來，我的耳朵在發熱了。不幸，我的主人也聽見了。他站起來向我耳語，請我也站起來向觀眾點點頭。我像一個牽線的木偶似地服從了，全場觀眾都起立回禮。

出了這次意外的風頭之後，我便隱在我顯要同伴的護身符之下，覺得今晚的盛事，已經到達了最高峯了。可是，觀眾們正把注意力從我身上轉移到別地方的時候，有一個演員不當心，把握着的刀誤擊了另外一個演員，那人受傷倒地了。

表演暫時停了下來，台上辦事人員經過一度商量之後，決定續演下去，於是便又繼續了。

此時，我們的主人把後台的主持人叫了來，沒有得到我同意，便慷慨地說，我可以把傷者診視一下。『我自己可以和你一同上台去，貝醫生，』他在壯我的胆。

『去診視，我是極願意的，可不能在台上。』我堅持，覺得風頭已經出够了。

『可是，貝醫生，觀眾喜歡看你幹。』

『大人，有這許多人看着，那個受傷的演員和我，都要覺得不好意思的。』

他親切地笑笑：『貝醫生太謙虛了，不知道演員的脾氣！並且觀眾出了錢來，凡是戲院裏所

發生的事都要看，醫生，你太不老練了。」

沒有法子，我只好和他一同到台上去看那個受傷的人。傷勢並不嚴重，只是受了一些震動而已，而覺得不好意思的，確乎只有我一個人。我用一塊毛巾把他的傷處包紮好，吩咐移他到一處安靜些的地方去休息，自己便想回座位去了。

其時，觀眾們正在對我的主人發問。他隨即誠懇地回頭對我說：「貝醫生，這許多重慶的民衆，要求你的大恩大德。他們對於外國的醫藥很有興趣，想請你講一些給他們聽聽。」

「等戲演好了以後再說吧！」我無力地反對着，指着那還在繼續着的表演。

「不要緊的！那還有好一會哩，觀眾希望你現在就講。」說着，便吩咐暫停表演，領我到了台前。台上是沒有傳聲器的，坐在後排的人都聽不出我講的話，因此整排的人都站到前面來了，有的甚至爬到了台上。

一想到這是宣傳醫院工作的難得的機會，我的胆子大起來了，整整講了半個鐘點。羣衆都很注意聽，我也許會無限制地講下去，要不是戲劇是暫時停止的話。那些演員們，對這件事很是不滿，站在那裏自己互說不平。我突然覺得我是他們不滿的原因，便憂然地把話停止了。戲院的經理趕過來謝我，整院的人也都表示感激。這一種歡迎的感情在後台的火上添了油，演員們的怨言說得更響更激昂了。戲院的經理出來干涉了——這一定是他生平最忙的一個晚上。他解釋給演員們聽，沒有我的幫助，那個受傷的人也許已經死了，這實在是爲我誇張，後來，他要他們泡一壺

茶出來道歉。台上真的泡出茶來，一陣糾紛才告終結。

這時候，我一心想回家去了，可是當我回至座位的時候，招待的人又拿出一盤一盤的點心來了。這是大人早已定好了的，便又費去了五十五分鐘。

等到我最後離開的時候，我們在戲院裏已經六個小時了，戲還沒有演完，大部的觀衆也還沒有告辭之意。於是我又覺得中國人的確要比美國人結實，因為我在重慶第一次看戲，便覺得比在醫院裏工作還要吃力。

第十八章 包養兒子

中國人的幽默感是廣大而精深的，可是有兩件事情——後嗣與孝思——却不在範圍之內。一個人對付此兩事而出諸玩笑，不但不足為訓，而且是危險的，我會經遇到過一次經驗，其危難可說是空前絕後的。

一個晴快的早晨，時候還早，有一位團長到我辦公室裏來，職員告訴他，我在割症室裏要一兩小時之後才能出來，他便坐下來等我。我爲了某種原因，對於營團長之類，是避之惟恐不暇的，因為我在重慶與軍界中人發生糾葛，是與這一班軍官們相終始的。可是這一位老總的地位，比一般人所想的要重要得多。他是鄧將軍的心腹人物，現在鄧離重慶到西南去辦理要公去了，全城的軍事，便全由他暫時掌握着。

當我事畢出見，並且知道他等得這麼久了，我就覺得一定有什麼嚴重的事發生了。他雖然等待已久，却很愉快，並且與普通的中國習慣相反，一開始便談正事了。他告訴我說，他有四位太太，真是掃興得很，一共生了七個女兒而沒有一個兒子。幾個月之前，他娶了第五位，是著名生產健壯而多產女子的人家來的，現在懷孕四個月了。有人告訴他，外國醫院對於看護孕婦與助產工作，甚為擅長；他今天便是爲商量這件事而來的。

在談話的時候，他說了許多男孩子的重要性，可是我並不關心；中國人在生孩子之前，總是存這種希望的。我們把辦法商量了一下，他答應當天就帶他的五夫人來診察。他臨走的時候笑笑說：「人家說，外國人對這件事情本領要比中國人大。全仗大力，貝醫生，我想有一個兒子。」

「請放心，團長，」我很費斟酌地回答說，「我們且看看有什麼法子好想。」

隔了幾點鐘，他帶了他的太太來了。這女人很莊重，有教養，也很伶俐，我真不懂什麼惡運會使她家裏把她嫁給人家做第五位姨太太的。會不會是團長在去年打仗的時候劫掠來的？這椿故事我是不會知道的，可是在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我就希望他能生個兒子，好增高她在家裏的地位。將來我要爲我自己而盼望得更熱烈，那時是想不到的。檢查結果，知道情形很良好，我就仔細地給了她許多指導，她也很留心聽，後來決定三星期之後再來診。

指定的日期一到，他們來了，這一次是帶了二十名衛隊，另外四位太太，還有幾位男女親友同來的。

我就很客氣地表示，醫院裏不能容許這許多人進來。

本來和藹的團長，突然變得嚴厲起來了：「他們都是我家裏的人；這孩子生下來，對他們是很重要的。將來我內人住進醫院來的時候，重慶之外的親戚也要來的，那時，我要請你們醫院裏預備房間。」

「醫院，曾團長，」我解釋說，「與旅館不同，是只收病人的。你太太是病人，可以住在這

裏；別人却未便。」

他繼續辯難了一會，突然結束了一聲：「可以」。

我以爲他同意我的意思是十分自然的事。他現在居於鄧督軍的代理地位，重慶的官場，無有不歡迎團長的親友前來寄寓的。可是他是預備在我們醫院裏舉行空前盛大的慶祝典禮的事，我却到後來才知道。更料不到他之所以會接受我的條件，只是唯恐傷我的感情，他以爲我是有一種神力，可以使他得到兒子的。

他定時陪着她年青的太太來受診察，每次告辭的時候，總是高高興興地提醒我：「別忘啦，貝醫生，我的兒子是全仗大力的啦。」

我呢，總是懇切地回答：「是的，是的，託得的。」

差不多有五個月的產前診察過去了；有一天早晨，我的監理公會裏的最密切的朋友R君，到我辦公室裏來，一進門，就把門關上，嚴重地問我：「喬治，這種話是那兒來的，說你答應會團長生個男孩子？」

「我不懂你的意思，怎麼叫做『這種話』。團長第一次來，要我爲他的太太診察的時候，會和我講了一句笑話。」

「噯，你以爲是笑話，我現在來告訴你，團長是不當笑話的。他當全部事情都是真的。」

「胡說！團長又不是獸子。他總知道任何人不能把孩子的性別變換的。」

R君搖搖他的頭：『你要了解，中國人對於生產的事，是非同小可的，所以聽我的話，馬上對會團長說明，你個人對於胎兒是男是女的事，是無能為力的。』

會團長下次來的時候，又說了那句他常說的關於生兒子的話，我便說：『我自然希望你的願望能夠成爲事實，可是，你當然知道要左右這件事，是人力所辦不到的。』

產婦的吃驚的眼光向我一掃，又趕快低下頭去；她的丈夫笑了一聲說：『你說笑話，醫生，是不是？』

『當然不是，我是在竭力幫助你太太生一個強壯的孩子，並且爲你們的熱望起見，我也在盼望是個男的。至於要我肯定，却不能。』

會團長走近了一步。他的眼睛夾成兩條線，聲音好像刀鋒：『你答應我生兒子，已經有五個月了，醫生，我已經一切都準備好了。一定不能有什麼岔子！』

我來不及給他一個滿意的回答，他便鞠躬而退，他妻子跟着他——這是中國規矩，他走路的步子很是泰然。

團長相信我能左右這件事，真是想不到的，而現在竟然相信。這一次是我去找R君。『關於那個傢伙的事，你的話證實了，』我承認說，『他清楚地告訴我，要我照他的吩咐給他貨色。』

R君很是憂愁：『我就怕這一點。謠言說他預備幾千塊錢請客，慶祝。有許多從上江來的親戚，都已經到了重慶，其餘還每天有得到。這雖不是大難，你的處境總是很危險。假使孩子是個

女的，團長不但要損失許多錢——並且還失「面子」，因為他已經宣揚孩子一定是個男的。要他忍受計劃的失敗——嗚，他不是即肯于休的人：這是你我都知道的。」

「你想他會怎麼做的？」

「但願能够猜着。以武力而論，他是目前重慶最有勢力的人；在鄧不在的時候，他是可以自作主的。」

「也許鄧將軍在事先已經回來。」

「我懷疑，他或是你官場中的朋友，在這事情上能不能勸阻他。你知道，中國人對於應諾，是如何認真的，而一遇到關於兒子的事，事情更嚴重了。」

「但是我告訴你，實在沒有真正的應諾；我們說話的時候，都是帶着玩笑的！」

「我可以賭咒，他這一方面的笑是出於真心的。你知道若是我，我便怎麼辦？」他突然這樣問，自己又一口氣回答說：「我想，我還是逃走的好。」

「這是什麼意思？」

「別地方忽然發生了事要去料理，另外請一位沒有和他打過交待的外國醫生看顧他太太。」

「可是，她是我的病人，而且人很好。我的唯一的應諾，是給自己的，讓她平安過去，我只希望如此而已。」

「你願意犧牲你的醫院專業麼？」

『可是，那太豈有此理！』

『很好！你不妨和你的朋友史篤培或是別的什麼人商量商量。看他們怎麼說。』

『我越想越覺得自己是阿木林了，但是我聽從了R君的話，再和別人去商量。』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們也認爲因要事他往，是最聰明的辦法。他們說，中國人自己遇到危難時，也是以一走了之爲上策的。

我尖刻地反問他們：『你們叫我離棄一個病人，並且因爲怕一個軍人的威嚇而失去我自己的尊嚴？並且，誰能說那孩子一定不是男的？』

『你能說他一定是廢？假使不是了，你將要受比尊嚴更重大的損失。』

那時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離分娩只有兩星期了，我告訴團長說，我有事情要上北平協和醫院去（是真的），恐怕一兩天之內便要動身。我願意爲他妻子安排一切，請另外一個外國醫生負責看顧。

他對我所說的前半部，只當沒有聽見：『假使貝醫生願意告訴我什麼時候走，我就帶了內子和幾個至親，同船跟你到下游去。我們對於這件要事，只信託貝醫生，不信託別人。』

『假使我非走不可的話，我一定告訴你，會團長，』我勉力這樣答復他，同時知道我的對手的手腕，比我高明得多。『不做二不休，對這事逃避責任的心已經決定了；雖然事情還只是個開始，我的心頭，已經感到一些輕鬆。』

產婦在產前一星期進醫院來。身體的情形很是良好，並且照過去一樣，很肯聽從指導。可是他的到來，並不能使我樂觀多少。每一次我經過他門口的時候，我總是以堅決的現實主義態度猜想：『唉，五夫人啊，我和你是生死相共的了！』

仔細推算得來的出世日子到臨了，清明晴朗，是重慶冬季少有的好天氣。這一個吉祥之兆使我的精神振作起來，數星期來還是第一次如此。可惜這一些刺激並不長存，因為時間過去了，沒有一些發動的徵象。

團長和他的一大羣親友，不住地把問題來煩瀆我和職員們，我們幾次三番的對他們說，這種事情是由自然作主的，可是不能滿他們的意。

這樣子過了五天。有一整隊的兵士在我們的門口紮了營，一刻兒都逃不了的。每次向窗外一望，總看見有更多的軍隊在醫院的走道上不耐煩地踱來踱去。一開辦公室的門，總被擁在走廊裏的兵士和親戚所包圍。當我要溜向我住宅去的時候，一部最煩瀆的人竟會一路跟着我走。走到了屋子裏，媚德勉強以笑臉迎我，可是骨子裏的恐懼是蓋不住的。醫院裏的日常工作完全紊亂了；職員因職務而來往的時候，總是神經過敏地左右顧盼，聽見有高聲談話，更要嚇得跳起來。我個人呢，已經到達了一種地步，看見自己在向瘋狂的路上行去而連手指都提不起來阻擋。

第六天產婦有發動徵象了，包圍才算解除。團長，親戚和軍隊得到了消息之後，都暫時靜下來高興地等着。不容說，我自己的神經是沒有這樣安靜的。不過覺得過去的幾天實在太緊張了，

現在臨判決的時期不遠了，反而自在了一些。

意料所不及的，這女人過去的情形雖然良好，臨盆却看出是一次難產，在工作的重壓之下，我自己的煩惱倒放在次要了。十二、十八、二十四小時過去了，產婦到此為止，是自己很能支持的，現在也忍耐不住起來了。我以為用止痛藥對孩子太危險，又過了十二小時的緊張時期，我決定用手術了。

當我告訴團長需要這樣辦的時候，團長不反對，可是他和二十位衛士却擁入了手術室，把平時學生坐的位子佔據了，看着我動手。他們談話的聲音很嘈雜，直到產婦的呻吟聲因了麻醉藥而靜止下來。她的突然的寂靜彷彿有傳染性似的，因為那時連一根針掉下來的聲音都聽得出來了。我把產婦的外陰唇剪了一刀，用鉗子把胎兒的頭部夾住。孩子慢慢地慢慢地掙扎着到世界上來。他與世隔離得愈近，我的心怕得更厲害。我有生以來，從未因孩子的性別而禱告過，這次竟禱告了。當我看見團長果然生了個兒子的時候，我幾乎把孩子失手丟了。

團長和衛士們都從座位奔過來：「什麼？什麼？」他們一個又一個地問着。

「一個男孩子！」我只說得出這一句話。把孩子交給了看護，我又轉過來看顧產婦。

這青年母親的情形很是可愛，我正在對付她的時候，聽見看護在叫我解救她的困難。我對一團糟的地方一瞥。駭得我要死，原來團長抱了那初生的嬰孩，在朋友中間一個一個地傳觀。他一看見我在看他，便高聲說：「一同來，醫生，我們把孩子去給親友們看！」

我覺得過去數星期中所受的怨氣，有發洩的機會了：『會團長，』我喊着，『我把你兒子平安地帶到世界上來；假使你要去弄死他，那是你的事情。假使你要他活的，立刻把他交給看護；並且在你妻子尚未得到適當的看顧以前，不許同我說話！』

我又轉過去看顧產婦。有人胆敢當他同人的面侮辱這位團長，一定沒有命的，可是這次他却完全屈服，因為我偶然回頭看的時候，只見孩子果然又抱在看護的手裏了。不久，對初生嬰兒的規定治療手續完了後，我才允許那位父親暫時抱一會，到走廊裏去給人家看看。母親則車回病房去。我看產婦的事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了，便叫一個看護照顧着，自己去加入團長的一羣。

幸而那時醫院裏沒有重病人，因為走廊裏在造反了。我出見的時候，那位得意的父親堅持着要把我介紹給大眾，實在在過去數星期中我和他們見得不要見了。介紹之後，又用花言巧語對我稱謝了一番。這種不歡迎的恭維完了，我便簡單地說了一些謙辭，便告訴他說，孩子現在一定要保持安靜。『並且，』我又說，『假使你要我們看顧你的兒子，客人不能進來。他已經接觸了許多微生物了，這對他的安全是有妨礙的。』

微生物的話把他們嚇了一下，不過一會兒他又起勁地反對說：『有幾位親戚還沒有來；他們下午要來看的。』

我堅執不肯：『不能再有客人來看，否則，你現在就把孩子帶回家去。』

團長與圍着我們的人都面面相覷着。『沒有法子！』他屈服了，『貝醫生對我生兒子的承諾

沒有食言；我們現在也非照他吩咐的做不可。」

孩子又交給了看護，我把看顧孩子應行注意的話，對看護說完了之後，曾團長又對我說了一番感謝的話，「真的，外國醫生對於叫人家生兒子的本領比中國人大。」最後他這樣說。

「我早已對你說過，這種事情人力是無法左右的。」

他和藹地一笑：「你太謙虛了，貝醫生。現在請問你：把東西送到什麼地方？」

「什麼東西？」

「送給你一些小意思。」

我照平常一樣說了聲「不敢當！」中國病人在出院的時候，常常送禮物給醫生和看護；現在他要提前送，也沒有什麼奇怪之處。「最好是請你送回家裏去；現在我要去看顧別的病人了。」

我溜到辦公室裏，匆匆寫了一張條子給媯德報告好消息，因久已沒有了的輕快的心情做事去了。後來知道條子是多餘的，因為我妻子早已從我的僕人那兒得到了消息。下午她送了一張條子來給我。上寫着：「務請回來解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一到，看見我們的門口和院子裏擁了許多苦力，在一大羣箱子籃子旁邊徘徊。他們一看見我，都笑了。門房趕緊過來解釋：「團長生了兒子，給貝醫生的禮物。」

媯德在洋台上迎我：「這些挑夫說，他們是從會團長那裏來的，他們堅持說：這些担子都是我們的。一定是攙錯了罷。」

我問了之後，知道這些担子的確都是給我們的。我吩咐把禮物放在洋台上，給了每一個挑夫一份酒錢，他們都高高興興地走出門去，扁担和繩在他們粗糙的手裏搖晃。

媯德和僕人們已經在箱籠裏張望過了，最後一切都解開來了，發見我們有了許多成都綢緞，綵府縐紗，美麗的刺繡品，絲織對聯，銅器，大理石的擺設，最不相稱的是幾盒美國貨的罐頭水果。這些水果，在重慶不但很難買到，而且非常貴，一家外國人家一下子得了許多東西，彷彿是發了橫財一般。

會團長下決心要有個兒子，並且，正是典型的中國人態度，願意出足價錢。兩星期之後，母子凱旋回家的時候，他付了規定的費用，外加捐助給醫院一筆額外的款子。我想，現在固然很好，若是自然力一念之差，一切便完全不同了，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第十九章 大漢全席

我妻子的身體永不能適應重慶的氣候。史篤培醫生堅持她立即回美。我既不能和她同行，則還是讓她早一些和孩子回去的好，免得身體愈壞，一個人走不動身。最後決定的日期既至，我把家寧送上輪船。獨自回家的時候，一踏進門，便覺得屋子空洞得有回聲了。巴納爾仍舊同我住在一起，我們又請了一位商人名哈定的來同住。他是一個樂天主教者，聲如洪鐘，早晨一醒來，他的黃鐘大呂之音，連浴室裏的天花板都震得下來。

表面上看來，生活還是和平時一樣地過去。我的大部份時間是費在醫院裏的；回到家裏，我也不負什麼責任，因為僕人們對日常事務都已熟悉，只要自己去監督一些濾水和洗滌工作而已。大司務仍舊擔任買辦事務。有時知道輪船上的水手有貨物存下來可以拆賣，我便趕緊去要。有一次，我要半打醬油。這種東西，往往先送到江濱一位商界朋友的辦公室裏，再由他派人送到我的家裏來。

幾天之後，我回家來吃飯，門房給我一張條子，是為我代收醬油的朋友寄來的，上面寫道：
喬治吾兄：

你常常說起你愛吃醬油，我是相信了。現在派三個挑夫隨同送上。你要這許多來幹嗎！

——洗澡麼？

弟五上。

我淡然地跑進儲藏室去，心想老E這張條子時一定交了什麼好運，覺得開心——六瓶醬油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我拉開門站住，嚇了一跳。靠牆地整齊地上排着六聽五加侖裝的醬油！第一個打擊受了還未醒過來，附着的發票，又觸着我的視線，又一字一句把我打倒。

有了三十加侖的醬油，我決定好好去應用牠。早飯，中飯，夜飯，總是很慷慨地一大碟。巴納爾和哈定都是比普通更富於韌性的人，可是到後來，一看見台上有這傢伙在，也不禁要皺起眉頭來了。甚至於我自己也對那些用蕃茄做的辣醬油，漸漸沒有興趣起來，並且要承認以後永遠沒有完全恢復原來的對牠們的熱忱。

一個冬天的下午，近黃昏了，我從鄰近的教會裏接到了一次飛請出診。這是有位老年的教士——把全部生命虔誠地獻給了重慶的女教士，因酒精燈爆裂而燒傷了。我趕快過去，可是已經不及救援了。旁邊的人雖把火焰撲滅了，可是身體業已灼傷得很厲害，人不久便死了。這一件事，我覺得，對於她倒是一種可稱為滿意的結束。她不久就要到達退休的年齡，過去我每逢和她談話，總是以不忍離華回國為主題。這是外國人所最怕的事，不論男女都是一樣的；一個人既把全部生命供獻了一個國家，一種人民，總希望終老於此的了。

這在灼死的女教士看來，更是確實，因為他的生活爲了興趣與企慕，早已很顯著地中國化了。大家相信中國人有同化敵人的能力；他們對於友人也有這種能力的。曾經僑寓過中國的歐美

人士，不好中土的風物人情者，究竟是少數。有的外國人，喜愛中國比中國人自己還厲害。我常常觀察初來中國的外人態度，始則厭惡之，繼則批判之，終則愛好之。覺得很有趣，我自己便是這種過程的標準例子。

雖然是悽慘的，可是這位女教士究竟在她愛好的土地上埋葬了她的生命；假使她能知道還有全省各處的人到重慶來紀念她，她的在天之靈一定更為歡喜了。等到她舉殯的日子一到，更證明她實在是與中國人澈底同化了。那時我們大家受到了一次真真的震驚。原來她的遺囑裏，對於喪儀也有詳細的規定；她要在禮拜堂裏先舉行基督教儀式，此後一切都要依照中國規矩。於是掛了儀仗，親友們穿了白衣執拂隨行，在自禮拜堂至葬地的數英里長的狹窄街道上出殯。重慶第一次看到了一種中西合璧的喪事儀式。

媼德走後數月過去了，我這個人已經為兩種注意點所分散——家庭與事業。違反了我自己的醫學判斷，我還想媼德只須回國消度一個短短的假期，體力恢復之後，她自然會回重慶來，依照原定計劃，繼續我們的工作。這是史篤培醫生，他使我明白工作的吸，引使我成爲耽於幻想而不知現實的人。相信媼德可以仍舊住在重慶是沒有理由的，妥當的辦法是我也回國去與家人團聚。

當我一方面正漸漸要到達這個結論的時候，我妻子開始從她這一方來加以壓力了。她打了一串八角八分一個字的電報來，報費向收電人收取。而且她的電報冗長得緊，彷彿是寄一封只用五分郵票的信。她詳細地告訴我她自己身體的進步，孩子的近況，問我的身體如何，末了署名還要

加上一個「你的愛」。

我付了六七封這種長電報之後，窘迫起來了，便回電說：「電文宜短。」

這一個舉動並不收預期的好結果，下一封電報果然短了，可是說患腎臟炎甚劇，諸醫束手。

這一次我顧不到錢了，推翻前議，覆電說：「遠告詳情。」

回來的答覆：「因欲節省電文，未將事實充分說明，有勞遠念，抱歉殊深。我父患腎臟炎甚劇，前電漏父字，實誤。何日歸來，念念！願我倆永遠相愛。」

那時我精神上與經濟上一樣地要破產了。我立刻坐下來向教會當局辭職。

我要走的消息在重慶散佈，詢問之多，真是覆不勝覆。中國人慣以疾病或家務作辭去職務的藉口，所以當我以內子體弱作離去之理由時，沒有一個中國人相信是真的。一個人會因妻子的體弱而放棄一己的事業，是難以理解的事；中國人是男兒志在四方，而妻兒子女應該留在家裏的。

我在重慶的醫務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那麼癡結究竟何在呢？我的一位最接近的朋友唐君，他是海關上的高級職員，很直截地問我：「真真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醫生？」

「你是說貝夫人生的什麼病？」

「不是，我問你爲什麼要走？」

我解釋說，雖然覺得奇怪，我妻子的不能住在重慶確是唯一的原因。

他把話題轉到四川與南京國民政府的良好關係上去。他把這件事的各方面考慮了一番之後，

傻傻地問我：『若然事有可爲，我想辦一所好好的私家醫院，醫生，你願意當院長麼？』

我感謝了他的美意，然後說：『假使我可以留在重慶的話，老唐，我是仍舊要在這個醫院裏的。』

『你對醫院沒有不滿——也許對重慶城不滿意，是麼？』

『既不是對醫院不滿，也不是對重慶不滿；我在重慶工作，比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滿意。』
他對這個問題不再說什麼了，但是自從我回國之後，唐每年總有一封信來說：『你假使預備來做院長，醫院就可以造起來。』

現在我想，幸而沒有聽他的話，否則費了金錢與勞力去吸引日本的轟炸機，豈不冤枉。

每逢有朋友要出門，中國人總是要設宴餞行，以壯離人的行色。唐君饒我於重慶一所最新式的大廈中——一家俱樂部。裏面的裝修，完全仿照世界各處俱樂部的方式。在暗淡的燈光下，沿續是桌子，一端是音樂台，中間是舞池，我以爲最奇怪的，是也有年青女子充舞伴。這是含有對舊社會復仇之意的洋化娛樂，我不知道那些年老的中國人對此作何感想。在通商大埠，舊式的中國人眼着自己的兒女進出洋化的跳舞場，這是他們所不願寬恕的『蠶風』。深入內地的重慶，似乎可以避免這種『蠶風』的侵入，可是現在也竟吹到了。

吃了幾道菜之後，表演開始了。有許多節目是完全中國式的：歌唱，翻筋斗，變戲法，佔了節目的大部份。我們一共大約二十位客人——外國人只有巴納爾，哈定和我三人。唐君給了我們

每人許多舞票，可是我發覺那些舞女沒有一個真高興和人跳舞的。實在無可避免的時候，也總是喜歡中國人而不喜歡外國人。客人中大多只是面露微笑地坐着看；也有只顧吃菜而不屑對舞池加以一瞥的。重慶分明還沒有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開通。

我所參加的最精緻的筵席，是四十位社會團體領袖的公宴。我是唯一出席的外國人，主人預先告訴我準備看幾樣新奇食品。他們要我不忘記這次特別的筵席，所以用盡心思去搜羅奇珍異品，有的不但少見而且屬於傳說的了。我在重慶曾經參加過不少次數的宴會，對於菜肴完全滿意；可是這次却不同凡響，假使我同馬士撒拉一樣活到九百六十九歲，我也不會把內容忘記的。

我在離家之前就知道今天既是首席賓客，每一道菜便非由我第一個下箸不可。又知道一定有許多熱酒要喝，所以我又喝了幾兩的橄欖油以便解酒。

酒精在橄欖油裏失去了效用；不過也有不良反應的：就是嘔氣，這是中國人對於菜品滿意的表示，必須連續行之，吞了橄欖油之後，便連肥皂泡也吹得出來了。

我到後不久，酒席開始了，席上還有好幾個妓女。主人提議與身旁的美人猜拳飲酒。這一種消遣的方法，我在好幾年前就學會的，美國的小學生大多會得。

玩的方法是伸手，手指作三種方式之一。第一種方式是握緊的拳頭，代表石頭；第二種五個手指伸挺——代表紙頭；第三種是只伸食中兩指——代表剪刀。伸手的時候雙方要一齊的，負者罰酒一杯。

假使伸手的結果，一方是拳頭，一方是兩指，則兩指者負，因為剪刀不能剪石頭。反之，兩指遇五指則勝，因剪刀可以剪紙也；五指遇拳則勝，是謂紙包石。中國人在酒席上用這個方法賭勝負，還有其他猜拳方法不下六七種之多。酒是小杯喝的，所以喝得慢的時候不容易喝醉。和平的飲酒法並不是中國人的缺點；真正缺點乃是賭博。

女人只猜了一兩次拳便停止下來；男人們比較長久一些。同時菜肴一樣一樣地上來。

我們正坐着咬無處不在的瓜子時，一整隻燒豬拿上來了。主人請我先取一塊，可是只有筷子沒有刀，動手頗難，所以我要了一把菜刀來。刀來了，說要先割下額上的一塊，因為這是最好吃的地方，雖然我莫明其所以然，只好聽話割一塊往嘴裏送，可是覺得很韌，吞不下去。

每個人都吃過了豬肉之後，便是一碗一碗的湯。這當然是很鮮美的。接着是米片夾炒肉。

其次是有骨鷄，再次是鱈魚似的東西。我對鱈魚的第一個念頭是，『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筵席上看見鱈魚。』當我把這個思想向我右邊鄰座說了之後，他說，『這是一條珍貴的水蛇，醫生。這樣東西很難得，很貴。』

我就對這樣東西失去了胃口了。實在是愚蠢的，因為鱈魚與水蛇差不了多少；現在美國西南方的人，認響尾蛇為可以吃的了，我那時的沒胃口實在是荒謬的。

魚翅來了，這是中國上等筵席所常有的東西，此後是一碟細小的腿，有些像小鵪腿。不過香味很特別，吃了幾條之後，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嘗到這樣美味的蛙腿。』

我右邊的坐客又來解釋給我聽了。那些，他告訴我，是白老鼠的腿。這種白鼠是用特別方法飼養的，餵蔬菜與穀類，是認爲比野啮齒類像松鼠山兔之類更爲好吃的東西。我後來想，味道是依觀念而定的，因爲在美國我們吃其他兩種同類的東西時是不加思索的。

水栗子、筍、香蕈，一樣一樣地出現，都很好吃。

一個僕人放了一碗蝦在我面前，蝦殼已去，可是還活的。當我一見這些淡紅色的小東西在動的時候，我疑心橄欖油失了效用了。主人請我先吃一枚，我費了氣力才用筷夾住了一枚。這一枚沒有到嘴便掉落了。第二枚送到唇邊，銜住了，可是那傢伙還會動，所以險些又掉了。我趕緊吞下，又覺得在食道裏一動一動地下去，我連忙喝了一口酒，想麻醉牠。方法是靈驗的。我用同樣方法又吞了兩枚下去。其實，假使我願意和中國人一樣嚼嚼再吞，就不須要這種手續。中國人之喜吃生蝦肉，正像美國人之喜吃生牡蠣一樣。

菜肴繼續着來，飯繼續着添，末了，主要大菜來了。僕人拿了一只小桌子上來，桌子的形狀我從來沒有見過，桌子上面正中央開個洞，直徑約六寸之譜，下面一個架子，架上鎖着一隻活的小猴子。有一個人過來交了一把短柄鎚子給我，我問是什麼用的，有人解釋，在古時候，醫生說人吃了猴子腦子，對身體是大有裨益的。僕人便把猴子縛住在小桌子的洞裏，叫我用鎚子把猴子的腦壳敲破，然後再用羹匙取腦漿吃。中國人對人專實在太忙，不肯再費心情在動物身上了。我雖然過去打過獵，站着殺一隻可憐得毫無脫逃餘地的小猴子，却實在是忍爲的事。

我想推辭，可是他們堅持着說，你既是醫生，猴腦的所在一定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我看推讓是無效的了，便咬緊牙齒，對準了，一下便把猴子敲死。這隻不幸的人猿的腦子，到底對牠名爲近親的人類有什麼幫助，還是一個待決的問題；至少中國的傳說是成了事實了，而一個美國人則又增加一種獨一無二的經驗。

第二十章 再會吧重慶

西藏（本章所稱之西藏包括西康在內——譯者註）對於外國人具有一種神秘的吸引力，重慶在距離上離拉薩不遠，可是也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四川人之入藏，是與非洲人或南美洲人之入藏一樣困難的。

有時候，有從西藏相近來的人到了重慶，我們便以各種問題相詢，直至他的腦海像海綿一般地榨乾而後已。一天下午，有一位穿着廉價的中國衣服的遼長美國人到我的辦公室裏來，經過簡單的介紹之後，便請我講述白喉的現象。

我講了之後，他說：『不錯了，她患的一定是白喉。』

我立即關心起來了，我問他這疾病在什麼地方發生，因為四川省不是可以流行白喉病的地方。

『在近西藏邊境的我的家裏。我的女兒患劇烈喉痛而死。我想也許便是這個疾病。』

『那邊有沒有什麼醫藥可以得到？』

『最近是成都——離我們也有三星期的路程。』

『請你告訴我一些關於那地方的情形。』我請求他。

他開始講的時候是很散漫的，可是講到後來，他的眼睛有光彩了，語句也急切了，我則專心注意地聽着。他是在川藏邊境的土著人民中開工作的。他和西藏人接觸，只限於到最近的城市打箭爐去的時候，打箭爐是西藏與四川之間的酋哨城市。像世界各處的邊疆地方一樣，打箭爐是由一大羣流動人民組成的，主要是從各處——中國本部與西藏——來交易買賣的商人。打箭爐實在可以稱爲『大錢路』的。

我的客人願意講述關於土人的事；照他的意見，土著人民要比藏人優秀得多，甚至比漢人也優秀些。他們有許多善良的品德：其中之一便是誠實，正與藏人之鬼祟成強烈的對比。

那裏的土人，是一種頭腦簡單的民族，沒有教育，文化也是極原始的。這便是漢人輕視他們對待他們的原因。『但是他們是善良而忠誠的，』他爲他們辯護說，『值得任何犧牲，甚至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我不懂起來了。

『我妻子和我排好了日程在那區域中旅行，而我的女兒生病了。我們仍舊前進，留着一個阿媽看護她，我相信上帝會保佑她的，結果是的。』

『我想你是說結果死了。』

『她死了。』

當時我覺得我們兩人之間沒有相互了解的橋樑。不過我也不預備苛刻地批評一個人的虔誠的

宗教信仰；而且，此人那種對責任的不折不撓的態度，真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要使我輩凡人羞死的。我身為醫生，所能想像的是一幅慘景：一個小女孩被遺在荒野山區的一個無知土著僕人的手裏，和可怕的白喉病魔相搏鬥，結果死了。我的不能了解這種「亞伯拉罕——愛撒克」式的父母的心理，一定從我的眼睛裏表現出來了，所以我們的談話不久便停止了。我的客人在重慶的影蹤不久便消滅的，可是我們的簡單的接觸，使我更堅決地想到這一帶地方去看看。

當我正在辦理結束，預備離重慶的時候，機會到了。有一個商業團體從沿海地方來到重慶，計劃到打箭爐去。我趕緊整裝，揀老米作從僕，再揀了幾個可靠的轎夫，加入了這個團體。這一次旅行，須時三十天至四十天，視情形而定。到了打箭爐之後，如有事情發生，只能自己負責，因為政府的保護是得不到的。

開始幾天所經過的地方，很像長江三峽。積雪的山巒在望了，走的還是山麓丘嶺及肥沃的山谷。及至山坡漸峻，始舍轎乘騾。風景並沒有如西南一般地引人入勝，不過人民確乎是很有趣味的。人民計分三種：漢人，土人及藏人。土人的身體較川人爲短；鼻樑甚高，髮長而作波浪形，有油光。他們不用水洗澡，身上塗油，但也不常如此。男子多鬚，過長則捲於領下。由髮及鬚觀之，與印度人頗相似，唯就體格而論，則又似蒙古人。

他們的衣服自頭頸穿到足踝，好像是由一種麻袋製成的。大多數的人看上去都像買了一只大麻袋，剝去幾個洞以便使頭與四肢伸得出來。兩足也用布包好，與漢人的脚比起來要大得多。

商業團體在離打箭爐遠遠的地方停下來了，可是我想立即完成我的旅行，所以帶了僕從單獨前進。所經過的市鎮大致差不多，可是民族與民族間的仇視則較甚。漢人，土人與藏人都是互爭雌長。沒有一種民族肯與其餘兩種民族和好相處的。漢人輕視藏土人民，藏土人民則嫉視漢人。

老米和我就擱在一家骯髒的小客店裏，有一個苦力帶了一個病人來給我。我認爲應該聽肺的；可是如何聽法倒是個問題。麻袋衣服是沒有開裂的地方的，所以我拿了一把刀在外衣的前面割裂了一些。可是裏面還有衣服；數了一數，計有十四層之多，雖然時節正當初夏，天時頗爲和暖。我那位病人的身體是栗壳色的，可是希奇的是這還不是皮膚。我開始括了。污泥與油層像漆皮似地一層一層剝下來，最後皮膚顯出來了，看上去有些橄欖色——這也許是永遠不與空氣陽光接觸的緣故罷。我想到了重慶人的骯髒，不禁笑了；與這種人相比，重慶人可以說是潔淨無疵的了。西藏人也不見得乾淨多少，雖然他們所穿的要比土人的麻袋更像衣服一些。

因爲我仍舊要加入那個團體，在打箭爐只能就擱三天。我在那裏巡視了一周，雖然因外國人而受到人民的特別注意，困難却一些兒沒有發生，去程與回程一樣平安。

回到了重慶，我把事情結束好，搭上一只開向下游的船到北平協和醫院去，後來又到上海，準備回國。

兩年之前在重慶的時候，一天我接到了被邀到日本領事的公館去。指定的時間一到，一頂公事轎子抬來了，我便做了國家的貴賓坐了上去。主人在一間客廳裏迎我，一兩分鐘之內——他的英

話很好——我們互談美日兩國風景的美麗。一會兒他便請我到內室喝茶，那裏我看見他的家屬與一羣客人圍了一只矮桌子坐在地板上。大家都穿着和服，赤着脚。領事自己是穿着全副制服的，可是當他坐下來的時候，也把皮鞋脫去了。我那時對於我自己的脚感到頗為不愉快，所以藏着不讓人家看見。

我對於這次邀請的用意，不甚明白，又沒有人生病。我想一定是一種交際作用而已。

兩三星期之後，領事請我去診治他的夫人，我才知道那次請我喝茶的眞眞原因。他夫人正懷着孕，身體很不好。診察的結果使我很疑惑。我認爲她以前所受的治療是完全錯誤的，但是要我糾正過來，却須經過試驗。經驗告訴我對於這種事情的行動應該謹慎，所以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告訴她的丈夫，我所要用的辦法及其可能發生的危險。他准許我自由進行。很幸運，一切結果都很好；她的夫人生了一個壯健的男孩，那位得意的爸爸對我所做的一切，是頗表感激的。

當他一聽見消息說我要離開重慶了，便來問我到美國去的路由。我說希望打西比利亞走，他立即告訴我，從上海至俄國邊境一段路程的一切手續，可以由他負責代辦。當時我對於這種好意，接受之唯恐不暇；後來却證明有許多不利的。

重慶直接有消息通知上海的日本總領事。上海總領事招待我，代我把行李報關，送了我些禮物，派人陪我上了一只到大連去的輪船。那天晚上有大風暴，我不願意在氣悶的房艙裏過夜，從水手那裏借了油衣，把椅子縛在撐柱上，在甲板上過了緊張的一夜。到大連的時候天氣很良好。

有幾個日本人駕了小船來迎我，陪我上岸，我住定了旅館之後，又邀我到一處俱樂部去由他們招待我。這一個邀請，有點兒過分緊張，我倒願意由我自己自由費一個晚上，所以我辭謝了。在旅館裏，我跑到一位在重慶認識的商人那裏，兩個人一同出去，把城市觀光了一下。

第二天，那幾位日本領導者又在中東路的火車上遇見了，一切很是平安，直到了滿洲里。那裏，我們又經過一次通常驗關驗護照的手續，共費了一小時，便又搭上了火車。時當盛夏，大家覺得很熱，很倦，很不舒服。可是火車開行還不到五百碼，突然停下了，又跳上了幾個檢查員來。激昂的怨言，從各個車廂裏傳出來。

我自己覺得我的手續都很完備，所以檢查員走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我坦然地把護照交給他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們彷彿很愕然的樣子，沒有把護照還我，便走出去了。不久，他們又來了，要我下車去。我抗議要求說明理由。我所得到的答覆是令人不解的，而且簡直可以說把我的身價抬得太高。據說，最近有一位俄國官吏因了護照問題被美國拒絕入境，他們爲報復起見，也要對我不客氣。隔了一會，又通知我繼續赴歐也可以的，不過要有一個交換條件：付罰金五十大元六角六分美金，至於爲什麼如此，我永遠不知道。

我竭力忍耐住我的情緒，看着他們拿了我的錢走了，然後靠在坐椅裏與不愉快的思想爲伍。又隔一會，檢查員又來了，拿一張紙要我簽字。這是規定我在俄國的時候，每天必須用五元美金。我自覺唇舌和他們辯難的時候——其實我除了下車坐牢之外，只有聽命一法——一個官員搜

查我的行篋。臨了，他們取了我的簽字紙和我所有的衣服，除了我身上穿的以外，半絲半縷都不剩。他們告訴我，當我到達波蘭邊境的時候，衣服自會還我的。我用我的腦海和他們吻別，因為我永遠不願意再看見他們的了。

現在我們的路程是在向西北方進行，溫度也隨着在改變起來。達到鄂木斯克的時候，我在滿洲里時候穿在身上的一套帆布裝，實在覺得太薄了。每天晚上，我在車廂的小面盆裏洗內衣，洗襪，洗襯衫。我生平從未穿過半乾的襯衫過，可是我願意爲了清潔而犧牲整齊。

在鄂木斯克我忘却了這種不便，因爲有一位動人的年青女子到了我車廂裏來。她給我看了鋪位的票子之後，我說：『一定弄錯了——我是從上車到現在，一直在這節車廂裏的。』

『不會，』他懶洋洋地說——他的俄語比我好，『不會錯的，但是我另外找一處有女客的地方，讓男人到這裏來。』

她打鈴召侍者來，接着是一番用俄語的很長的討論。『他說所有的女舖都已定出，我只能住在此地或者下一站下車去。』她對我說。

『那也好。他既沒有說男舖也滿，那我可以讓你進來。』

又是一番辯論，完了，我的新同伴向我驚奇地看了一眼：『他說你不能離開這一間車廂——官方要你住在這裏。』

我自己想，不要讓人家說我逼着一位女子下車，不過我在晚上是要洗衣服的——沒有法子，

事情只好將錯就錯了。

她是一個混血兒，父親俄國人，母親英國人。她父親爲了政治上的理由，現在某處鹽礦裏作工，她是因事要到莫斯科去。當我們比較熟悉一些之後，她承認她希望離開俄國，可是也承認要得到允准是沒有希望的。

這女子看樣子很拮据。我是被迫要在車上用五元美金一天的，而車上除了一些蜜餞糖果之外又沒有什麼適口的東西可買，所以我堅持要代她付各種費用。關於車上的食物問題，我是早已受過警告的，所以帶了一只火酒爐，一些火腿，雞蛋，咖啡和幾瓶飲料。檢查員爲什麼肯留這些東西給我，我不知道。車上的水壞極，我連咖啡都不敢燒，所以自備的一些飲料分配得很當心，想維持全部旅程上之需要。

火車每停一站，我們便下去活動活動。現在我們是在西伯利亞，氣候頗有冬意，我穿一套薄帆布裝，等於不穿一樣。我的同伴有一條毯子，她一定要借給我用。服裝藝術家見了我，一定要覺得很有趣：穿了白帆布裝，裹了絨毯在月台上踱方步。

每到一個鄉鎮，總是和過去的許多一模一樣。房屋都是木架子造的，大多油漆都剝落了。月台上都是一簍一簍的美國農具，擱在那裏發鏽。許多地方的禮拜堂，都改作了穀倉。

兒童是我平生所見的最爲憔悴的一種，好奇地擁在火車旁邊，可是沒有一個在笑，也沒有一個在遊戲。

穿過烏拉山，到了俄羅斯本部，看見土地比較綠得多，活動也比較廣泛得多。可是，莫斯科却使人失望。她正像一個在頹敗的境况下生長過來的鄉鎮。當我提了我的行李下車的時候，侍者拉住了我的手臂，要我十五元美金作為從滿洲里到莫斯科一路的酬勞。他又沒有幫我做過什麼事情，這錢是白費的，幸而一個警察來解救我了。他踏進一步，口稱我的身體已經由他保護，不管侍者在那裏抱怨，便領我到海關去。

在車上，我曾經和一位中歐人談過幾次話，他警告我說，保持沉默是外國人在莫斯科的唯一政策。『聽我勸告，』他說，『絕對不要多說。在這個國家是很容易說錯的。』

除了用單字回答國務人員的查問外，我依照他的勸告。當他們准許我取了我那等於空的皮包走路的時候，我的那位警察朋友又來伴我了。有許多人站在車站牆壁上畫着的許多人像前面，有列寧、斯大林及其他許多要人。警察用俄語問我這些要人是誰。我是不懂俄語的，所以也不必假裝裝子。他又用英語、德語，最後是法語，可是我還是裝作不知道。

他最後的一句話，幾乎使我顯出本來面目來了。他在激怒之下，用英語高聲說，『什麼——你除了說是與不是之外，還會說什麼？』我只是向前走，他跟着我。

走到郵局，我想進去，但是我的保護者拍拍我的肩膊，示意我往前走。分明好像我是一個危險人物，不能到公共機關裏去的。在有幾家店舖的櫥窗裏，我是准許張望的，有幾家則不許。這種監視實在太單調了。我開始每見一個巡警，便繞一圈，啊，我真高興，他竟也做了兩次。

這時候，這傢伙開始覺得我是在當他阿木林，於是尋開心只好告終。他拿出槍來，撞在我肩胛下面，用俄語叫我走直線，否則……我雖然不懂，口氣與勢頭是看得來的，於是便服從了。不久，我搭上柏林的火車，在波蘭邊境我們又停下來受檢查。現在我的衛士和我告別了，而且意外地交還了我那充了公的衣服——但是有代價的：算爲過磅行李，要我付一筆從大連到柏林的車費還大的行李費。而且那些東西，也已經弄得不值這許多錢了。俄國人翻了幾次，又是波蘭人翻一次，一切都已既皺且亂了。

離俄之後，華沙看上去是一個美觀的城市，而愉快的經驗則是在柏林，巴黎與倫敦得到的：我在那些城市裏參觀管理醫院的方法。當我最後上船回美國的時候，我忽起報仇之念——要擊倒在紐約第一個遇到的俄國人。不幸，我在紐約的數小時內，俄國人似乎很少，可是即使真的遇見一個，我想，我過去所受的法律與秩序的教養，一定不許我這樣做了。

後來，我把這一次的經驗講給一位旅行家聽，他笑了：『你的美國公民資格，並不是留難的原因，我猜想起來。全部麻煩，也許是從你的日本人背景上發生的。俄國人要弄得使日本人差不多不能乘西伯利亞的火車，他們有方法在火車到達滿洲里以前，得到一切關於旅客的情報。你與日本人的關係如此密切，在他們的眼睛裏，當然是個嫌疑人物了。』

在我從紐約回家去的四小時路程上，我又回憶起早年那次火車旅行，在車廂裏拾到的那本小冊子，以及看見了裏面那張圖畫的結果。我對自己笑笑，我又回憶到我動身之前的準備工作，我

那種熱忱，我那種決心。現在，我已經努力過了，已經在那仰望的城裏完成了一些公共衛生的成績了。

我給重慶的影響與牠給我的影響比較起來，真如一粟之與滄海。從第一天到達的失望日子起，我的思想已經經過了一條很長很長的路程。當我記起了在那些古老神秘的街道上所經歷的日與夜，那裏的醜陋，污穢與酷熱的氣候，彷彿不再是一回事了。我的生命，已經被新奇的友情與對另一民族的『心的洞見』所充實。不論將來我的生命之路要引導我到何處去，我總不會忘記重慶。因為牠使我感覺到，人類不分膚色、信仰與國別，將與重慶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一樣的融洽而久長。當我一切都忘記了，連重慶的聲容笑貌因了時間的壓迫而淡薄下去了，這一個思想，將永遠與我同在，作為將來到達全人類相互了解之路的一把鑰匙。

這時候，這傢伙開始覺得我是在當他阿志林，於是尋開心只好告終。他拿出槍來，撞在我肩胛下面，用俄語叫我走直線，否則——。我豈然不懂，口氣與勢頭是看得來的，於是便服從了。不久，我搭上柏林的火車，在波蘭邊境我們又停下來受檢查。現在我的衛士和我告別了，而且意外地交還了我那充了公的衣服——但是有代價的：算爲過磅行李，要我付一筆從大連到柏林的車費還大的行李費。而且那些東西，也已經弄得不值這許多錢了。俄國人翻了幾次，又是波蘭人翻一次，一切都已既皺且亂了。

離俄之後，華沙看上去是一個美觀的城市，而愉快的經驗則是在柏林，巴黎與倫敦得到的；我在那些城市裏參觀管理醫院的方法。當我最後上船回美國的時候，我忽起報仇之念——要擊倒在紐約第一個遇到的俄國人。不幸，我在紐約的數小時內，俄國人似乎很少，可是即使真的遇見一個，我想，我過去所受的法律與秩序的教養，一定不許我這樣做了。

後來，我把這一次的經驗講給一位旅行家聽，他笑了：「你的美國公民資格，並不是留難的原因，我猜想起來。全部麻煩，也許是從你的日本人背景上發生的。俄國人要弄得使日本人差不多不能乘西伯利亞的火車，他們有方法在火車到達滿洲里以前，得到一切關於旅客的情報。你與日本人的關係如此密切，在他們的眼睛裏，當然是個嫌疑人物了。」

在我從紐約回家去的四小時路程上，我又回憶起早年那次火車旅行，在車廂裏拾到的那本小冊子，以及看見了裏面那張圖畫的結果。我對自己笑笑，我又回憶到我動身之前的準備工作，我

那種熱忱，我那種決心。現在，我已經努力過了，已經在那仰望的城裏完成了一些公共衛生的成績了。

我給重慶的影響與牠給我的影響比較起來，真如一粟之與滄海。從第一天到達的失望日子起，我的思想已經經過了一條很長很長的路程。當我記起了在那些古老神秘的街道上所經歷的日與夜，那裏的醜陋，污穢與酷熱的氣候，彷彿不再是一回事了。我的生命，已經被新奇的友情與對另一民族的『心的洞見』所充實。不論將來我的生命之路要引導我到何處去，我總不會忘記重慶。因為牠使我感覺到，人類不分膚色、信仰與國別，將與重慶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一樣的融洽而久長。當我一切都忘記了，連重慶的聲容笑貌因了時間的壓迫而淡薄下去了，這一個思想，將永遠與我同在，作為將來到達全人類相互了解之路的一把鑰匙。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上海初版

重慶雜譚

每冊定價國幣貳仟伍百元

印刷地點外酌加郵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美國 George C. Basil, M.D.

譯 述 者

錢 汪

宏

發 行 人

華

問

士 聲 渠

發 行 所

文

通

書

局

上海 貴陽 重慶 成都 昆明 廣州
中華路 華山路 中山路 陝西街 正義路 惠愛東路
三三一號 四三三號 三八三號 四八三號 五八三號

张

张